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余父裕慶。任法使四年。既屆瓜代。乃挈眷歸。從者為余母暨頭貳等。參贊海陸軍隨員與其眷屬僕役等。都五十五人。於千九百零三年一月二日。乘安南船由巴黎行抵上海。

上海道及上海縣等。俱公服相送。衙例顯者過境。為縣之長者。飲食器用。皆有供給。且鮮有拒絕者。而余父於此。無不以婉言却之。

二月二十二號。余等離滬。旋於二十六號抵津。津海關道及其他官員之迎送者。一如上海。

舊制顯官。國例有一奇特之禮儀。蓋當至中土時。必有請聖安之制。其左近之督撫。為之布置。若道台職卑。尚不足與於此焉。其時督直隸者為袁世凱。余等初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一

至。深即遣一吏來。預為存問。俾行此殊禮。布置既周。余父及其世凱。皆服朝服。冠朝冠。花翎朝珠。一如其職。以往萬壽宮。萬壽宮者。特為行此禮之地也。其時下級官吏來者頗眾。宮之最後進有案。案之中。設黃帝及太后牌位。上書萬歲萬歲萬萬歲。其時直督袁及其他官吏。先至。袁督立於案之左。官員分兩行以待。未幾余父至。即跪於萬歲牌下。口稱請皇安。旋起。立問聖躬安。袁督當以健禮答禮。遂畢。

吾父在津時。即電京中友人某。為之覓屋以居。未幾遂得一名屋。屋蓋李鴻章與列強簽辛丑條約之所。李亦旋捐館於此者。李既故。後居是屋者。以余家為第一。華人迷信。愈以為居是者。必遇不祥。第余家處此。甚安適。並無鬼怪如友人所言者。

當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一號。慶親王及其子貝子載振來拜晤。並謂太后將於翌晨六時。召見余姊妹二人於頤和園。時余母告慶王。放歌者久。率著西服。無旗

冊。無旗服可稱身者。慶王謂已將此節奏明。並謂太后頗願吾徒衣西服。觀見不必斤斤於旗服也。蓋太后欲一見西衣之穿著如何耳。時余與妹。滿志躊躇。意謂此際必衣何者為當。幼時吾母輒以同色衣服衣余姊妹二人。時余妹願著一淺藍絨絨外褂。以此色與彼甚稱。故。而余則選一鵝絨外褂之紅色者。蓋意此或可得太后歡心也。躊躇者久。卒從余說。並讓余冠紅色之冠。翠羽為飾。若若若。其色亦同。余母則衣海青色長衣。緣以紫色之鵝絨。冠黑絨。冠白羽為飾。

方聞慶王傳命時。驚惶特甚。繼念得此機緣。或可一瞻宮中景象。而見所未見。余離中國久。且余父又未將余妹及余之名報之內務府。故余入宮之望。曾幾夢寐。然以是恐終其身不可一得。迨至余父返自巴黎。太后始知其有子女也。至余父不報余姊妹名於內務府之故。則欲余等受相當之教育。惟是必不可令太后知之。不寧此也。滿洲舊制。一二品大員之女子。年滿十四者。當入宮聽選。中者得為妃嬪。余父出此。良亦由是。若慈禧太后。則咸豐所選中者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一一

聞人言。如余等者。或有留居宮中之望。果爾。或可以余之力。使后改革政治。而所以裨益中國者。甚非淺鮮。思至此。愉快無似。並決志苟能如願。當注全力以爲之。俾中國之進步與其福利。日進無疆。思念方殷。忽有一縷紅光。遠見天際。余以此而卜今日天氣之必佳也。天既明。百物可辨。漸見宮牆作紅色。閃隱目前。隨山上下。牆之頂與屋之頂。余覆以青黃瓦。耀以白日。炯炯若畫圖焉。途中佛塔種種。經過余前。旋至一村。名海澱。去宮門約四里。官吏告余。距宮頗近矣。余以困頓久。頗有永不能至之想。遽聆斯言。甚快。此村居屋俱平房。以磚建成。與北方居屋無異。且頗修潔。村童見吾徒。爭相出視。且相告曰。此等貴婦。將往宮中而為皇后矣。聞之殊可矣。

既離海澱。旋至一牌樓。鑲綉美。華人絕佳之建築也。至牌樓。始見宮門。相去約百碼。門凡三。俱圍宮牆中。中門甚大。左右二門略小。中門非太后進出不啓。余等之橋止於左門。門已啟。門前五十碼有屋兩所。築衛軍寓之。

方余等初至時見官吏等相語甚雜旋有入門呼者曰至矣至矣既下轎有四等太監二人逐於道左並率小太監十人持黃絲籬圍轎作幕此蓋太后所賜用之有殊榮簾長十尺高二尺由二太監持出者

此四等太監二人遇善徒恭恭各立門之左右肅吾徒入既入門至一廣院平鋪白石約方三百尺院中花臺極多中植古松松上懸羣鳥之籠其後有紅牆爲門亦三與初入之門同門之左右各有矮屋一行每行內有房十二間朝房也廣院中官吏甚衆各衣公服如其職視之頗作無謂之忙碌見余等至立即靜肅無聲時此二太監導余等入一室中室之廣長約廿方尺中陳紅木櫥箱各鋪紅墊有窗三悉懸絲簾余等入室未五分鐘即有一麗服之太監入室而曰太后有諭召見裕太太及諸位小姐於東宮言甫畢二太監即跪下而答曰是滿制聞太后或帝諭者其臣庶當一如帝后親臨跪以答之渠等隨令吾徒從其後復入一左門以適廣院院之大小與前院若其不同者有一仁壽殿在其北其餘房屋較前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三

爲大耳太監導余等入東側之室中陳紫檀椅雕刻極工細上鋪藍緞墊椅四張所懸之幕色質亦同壁之四方懸鐘種數之得四十架有頃有女婢二來相告曰太后方隨裝稍候片時可也彼之所謂片時者實不啻兩小時有半然華人觀之殊平淡故吾徒亦不甚焦灼也此後太監時有來者送牛奶送雜物其類極繁約得二十餘事俱太后之賜繼又賜金戒指各一上嵌明珠旋太監總管李蓮英又至服二品公服紅頂孔雀翎滿宮太監之有孔雀翎者僅李一人而已李爲人極隨且老皺紋滿面惟舉止翩翩耳謂余等曰太后立即召見且又教玉戒指指各一亦后之賜余等拜受之下驚喜特甚意謂太后尙未見余等豈賜珍物如許則其人之慈愛從可知矣

李方去又有兩宮女來僉慶王公主也問太監曰彼等能華語否余聞之殊可捧腹當先諸人答曰余等本粵人雖能作數國方言華語固所諳也渠輩聞之驚甚且言曰大奇事彼等所言與吾徒殊無歧異者余等聞之驚異之心幾與渠輩相

若蓋不謂宮中竟有惡習至是者且可知渠輩所受之教育固極膚淺又云太后方候余等入見余等乃隨之行

余等及大殿之門復遇一婦人束裝與慶王公主等惟首戴鳳冠與珠耳婦人笑容可掬與吾徒握手相見與西人無稍差異詢之他人始知即光緒皇后也皇太后告余曰太后特命余來相逐者觀其果止溫溫可親體態亦都麗惟容顏不甚美耳旋又聞大聲發自殿中召余等曰即來陛見余等旋即入內見太后著黃緞長衣繡淡紅牡丹其上頭帔亦類是珠玉之花飾其左右珠纓繫於左頂上戴玉鳳凰長衣之外復有一披肩肩係明珠所織俱精細大如黃鳥之卵色澤無二共三千五百粒余生實未之前見披肩形如魚刺復以美玉之鈎二繫一玉纓垂其上以外復戴珠釧兩雙玉釧一雙第三指及五指上有戒指數事均玉製者右手環以金護指長約三寸左手兩指環以玉護指長短與右手同環上滿繫珠纓飾以各種寶玉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四

太后見余輩至旋即起立相與握手而笑笑容珠可親且以余等關於宮禮甚似驚奇者旋謂余母曰裕太太爾以何術育爾子女至於如是誠奇事彼等久居異邦吾知之也何以所語者又與吾無二且何以貌之美麗復若此也余母旋答之曰渠父督責殊嚴耳先教彼等習中國文字後及其他且甚勤太后旋謂吾其悅渠父之悉心撫育且授以良善之教育焉太后乃挽余手密余面笑親余之兩頰而謂余母曰吾甚願有爾女與吾共晨夕也吾聞之甚悅且謝其仁誨焉太后復詢余等所著之巴黎衣履甚詳並囑余等必時時著西服因居宮中不常之見太后於西服中悅路易十五式之高底女鞋尤甚與太后語時見一人立於其側相去咫尺間太后旋言曰余日導爾以見光緒帝但爾必呼之萬歲爺而呼余老祖宗也帝與余等握手有批怩態高約五尺七寸其瘦且舉止英挺隆準廣額睛黑奕奕有光口大齒白神采甚佳余察帝雖時時呈笑容然中含憂色其時太監總管李蓮英至跪石版上而語太后曰與已備矣太后旋命余等偕至朝堂太后接

見各部尙書及各軍機之所也。步行約念分鐘可達。是日天氣清明。太后之靈輿以太監八人昇之。各衣其公服。殊奇異。太監總管處輿之左。其次級者處輿之右。各以其手輿而行。太監之五品者四人行於前。其六品者十二人行於後。其手中各有所持。如衣。如鞋。如手巾。梳。刷。粉。鏡。針。紅。墨。黃。紙。烟。水。烟。袋。等物。其末一人則負一黃椅。此外尙有阿媽二人。婢女四亦各有所持。余見此頗饒興趣。質言之。即一婦女之梳櫥室。而以人負之行者。皇帝隨行輿之右。皇后及諸宮眷則行輿之左。

朝堂長約二百尺。廣約一百五十尺。堂中有長案一。上鋪黃緞。太后既降輿。即升堂登寶座。座設長案之後。皇帝之寶座較小。居太后之左。各尙書一一跪於后前之桌案下。

朝堂之後。有廳若暖閣者甚大。長約二十尺。寬約十八尺。繞以雕鏤之欄干。高約二尺。僅有二門。可容一人出入。門之前有階。六級。暖閣之後。張以小屏風。屏風前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二年記

五

太后之寶座在焉。小屏風後。又有極大之刻木屏風。長二十尺。高十尺。實余所僅見之美物也。

暖閣係櫥木所製。上雕鳳穿牡丹圖。極精美。全閣雕紋無不類。是太后寶座之兩旁。有翠二下。端爲黑檀。上插孔雀羽。成扇形。一切鋪飾。俱黃絨絨也。太后方登寶座時。乃命余等與皇后及諸宮眷等立於屏後。吾等於此。聞太后與諸大臣之言。甚清切。余將以所聞。告之讀者。

是日也。所可永識。不忘者極衆。余於諸宮眷中。爲一新奇人也。生長異邦。習染異俗。因是種種。惹人疑問者甚易。且余以是得悉此等婦人好奇之心。固與西人無殊。慶王之四格格。嬌媚而極美者也。問余曰。爾固生長歐土。而受其教育者。吾聞人言。凡有往是土者。必飲其水。飲後。半忘故土。爾移西語。樂之。歟。抑以飲水而能之。歟。余答曰。爾兄載振往倫敦。賀英皇愛德華加冕禮。道經巴黎。余曾遇之。其時吾父亦得請柬。吾等本可同行。卒以雲南交涉事。亟。未遂所願。格格忽問曰。英土

固有君耶。吾意太后。固世界之君也。四格格之姐。爲皇后弟之妻。敏慧閒靜。聆是言而笑。卒之皇后謂格格曰。爾何若是其愚。吾知諸國各有其君。且有數國而爲共和政體者。美國其一也。對於吾邦。頗形友愛。借吾人之赴美者。率下等社會。彼土人士。乃以華人無不爾爾。吾甚願滿人貴族。一臨彼土。使知吾人之真象焉。彼繼告余。曾讀譯本之各國歷史。視其人。見聞殊博。

太后之所愛者。爲花草禽鳥犬馬等。一與常人無異。有一犬。太后愛之極篤。彼之所至。犬必隨之。犬誠馴良。余未之前見。太后以其美名之曰海潮。

去朝堂不遠。至一廣院。院之兩側。有大花籃二。以天然木植編制成者。高約十五尺。滿覆以紫藤之花。籃極精美。太后殊愛之。花舍苞時。太后必集羣衆賞之。其得也。由廣院入循廊。廊沿山坡。遂達劇場。劇場之殊特。誠有出人意識者。場共繞廣院之四面。面面不相連。凡樓五層。而臨空。而戲台則有二。連級以上。其樓之在第三層者。爲佈景及藏儲各物之用。其台之在第一層者。一如常式。第二台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二年記

六

則如廟寺。專演鬼神劇者。以太后喜此故也。

劇場兩旁。製以循廊。稍低。而循廊護其外。爲各大臣。設召聽戲之所。劇場對面。有室三。專建之以供太后者。高約十尺。與戲台等平。室外設活動玻璃窗。夏時則易以綠紗之一簾。其兩室爲太后起坐之所。右側一室。太后休息於此。室前設長榻。坐臥一如其意。是日太后則導余等入此室中。繼聞人言。太后視劇。率在此室。視聽有間。則盡寢焉。太后善眠。且熟。雖聲浪極大。不能擾之。讀者苟有曾入中國劇場者。必知於此喧譁之地。欲睡神之患。臨。其艱難爲何如也。

余等既入太后之休息室。戲即開幕。戲爲蟬桃會。亦鬼神劇也。此劇殊饒興趣。自始至終。余樂之不疲。所演諸節。其靈敏。且與真者無異。余深訝太監等之詭能。演此太后告余。戲中諸費。俱大監等所手給。而爲彼所教導者。且此劇場。與中國所築者殊。場有懸幕可上下。以節劇之起迄。太后固未曾觀西劇也。余不知渠果以何術。竟與西劇暗合。太后愛讀宗教書。及小說。時編輯成戲。而自演之。且願自貢

其能。

太后坐而言。余等侍立。有頃。詢余曰。爾知戲中情節否。余以知對。太后以頗愉悅者。旋復欣然謂余曰。與爾長談。忘命矣。爾饑否。當爾旅歐時。爾能得中國食物否。曾思家否。余離國。如是其久。思家必切。惟爾久居異土。非爾之咎。蓋余命裕庚之往巴黎也。然今亦不之悔。爾且自思。爾今足以輔余者實寡。且可使外人知滿人婦女中。亦有能操西語者。與彼等固無殊也。方太后言時。余見太監置長棒三。上各覆以精美之白檯布。並見太監甚多。各攜食盒。靜立院中。盒為木製。漆作黃色。其大可容小盤四。大盤二。太監置棒既畢。院中太監。列作雙行。以達院之彼端。一小門外。互遞食盒。至於房門。內有衣服清潔之太監四人。受之以置於案上而去。

據此以觀。則太后進餐。固無一定餐室。隨其足跡之所至而定焉。凡所用之器。俱黃色。覆以銀蓋。間有繪青龍及中國之壽字者。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禁二年記

七

余計其食品。共約一百五十種。列三長行。大盤居先。列碟次之。小盤又次之。布置既畢。有宮眷三。各攜一黃盒入。余見之頗驚。蓋宮眷且司此賤役。將來余之入宮。得母類是。盒雖重。然宮眷持之甚敬。旋有小台二。置太后前。置盒其上。而啓之。中陳小盤數事。殊精巧。各盛糖菓。糖蓮子。核桃仁。以及及時之瓜果。太后謂渠樂之。其味蓋勝於肉。賜賚甚多。并囑余等家居時。亦食之。余等感太后之仁愛。適復食之。頗夥。余見太后食糖不厭。頗訝其何以能再進餐也。食畢。宮眷二人復至。持盒去。太后復謂渠時以餘食。賜宮眷食之云。

此後又又一太監入。持一茶盃以獻。盃係白玉。其託與蓋則金。旋又一太監入。捧一銀盃。內玉盃二。一盛金銀花。一盛玫瑰。兩大太監俱跪太后前。上捧其盃。俾太后能及之也。太后揭去金茶蓋。取金銀花少許。置之茶內。繼乃飲之。並告余等。渠愛花如何之篤。並花之味使茶如何之美。又謂將使爾等。一嘗余茶。觀爾等嗜之否也。隨命太監。以其所飲之茶。畀吾徒。茶既至。復置金銀花其中。余嘗之。誠精美。加

以花之香冽。尤覺芬芳無似。

茶畢。太后乃命余等同往隔壁房內進餐。以餐棹置於此也。余初疑太后食糖後。有一定之房間用膳。繼考之。竟不果然。既入此室。太后乃命將樂碗之蓋揭去。隨坐於棹之首位。命余等立其側。且謂曩時親劇。恆由皇帝侍食。今以新客在座。頗覺羞澀。吾願皇帝母再如此之羞縮。爾等三人。今日伴我可也。余等聞之。覺太后恩寵出於情榮。乃叩首以謝之。然後進食。初次叩首使人頭眩不置。久之乃愜。方進膳。太后又命太監置樂碗。吾徒前。銀箸銀匙與焉。太后曰。爾等立而食。余心滋歎。然祖宗成例。余不能違。雖皇帝也。亦不克坐吾前。吾知西人移此。必以吾之遇待宮眷。頗不規於禮。故宮中成例。余殊不願西人知之。爾且觀吾於西人前。果止將大異。蓋不欲示彼等以真象耳。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禁二年記

八

牛肉為宮中禁品。以服力之獸。食之將獲重戾也。食品以豚肉。羊肉。禽蔬。菜為最多。豚肉之製。約得十種。如肉丸。也有紅白之別。紅者蒸以醬油。味甚可口。又有箭炒肉。絲櫻燒肉。葱炒肉片等。葱炒肉太后所嗜。余嘗之。果佳。又有雞蛋餅。煎子炒肉。白米糰肉。蘆薈燻肉。等。雞鴨羊肉。亦有數種。案之中。有黃磁大盆。一約二尺許。野中盛清湯。鴨魚翅。魚翅。中國之珍品也。此外有烤雞。烤鴨。上置松針。取其香也。另有一盤。為太后所最喜者。則烤肉也。

滿人嗜麵。不啻食米。今日所食者。種類極繁。有炕者。蒸者。炒者。或製以糖。或以椒鹽。或作龍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另有一種。中肉陷。此外有醬數種。太后亦甚嗜之。又有綠豆糕。花生糕數事。配以糖製。湯

其畢。太后乃起立。謂余等曰。且隨我往休息室。俾皇后及宮眷等進膳。渠等食時。固恆在余後也。余等既入休息室。余乃立於門首。以觀皇后等進餐。渠等環案而立。毫無聲息。且無一坐者。

此時劇尙未已。惟所演者。不如第一齣之饒有興味也。太后入室後。乃坐於長榻上。太監獻茶。太后又命進之余輩。讀者試思。余蒙如此榮幸。其欣慰如何。華人之

視其君上也。至尊無與倫。其言無異法律。凡有面之者。不得仰視。非是不教。今吾等所遇實非常之愛寵矣。且此人之言。太后性情暴厲甚。但以余身受者。斷之誠慈善。吾語亦和藹可親。世界中極仁厚之婦人也。或告者之過歟。

此後余等遂別太后皇后及諸宮眷等而歸。至家後。又見太監以人持太后所賜之寶鏡。人各四正。專候余等歸來者。遂又謝恩如儀。此次賜物。係送至家中者。余等乃置貽緞於堂中之臺上。叩首謝恩。並告太監。敬達太后。余等謝忱之如何。誠且甚也。此外尚有一事。則送物之太監。例應有所賞給。以報其勞。余等遂與太監

銀人各十兩。繼始知太監之送賜物歸者。太后必詢受物者之若何感戴。及賞給之幾何。此等賞給。太后亦允彼等受之。且又詢余家居甚詳。並吾等愛戴與否。太監等極喜饒舌。余等二次入宮時。又以當日太后所語者。一一見告。余母以父病。一旦入宮。將無人爲之左右。以是憂慮甚。然太后旨。所不能違。遂於

三日後復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宮禁二案記

九

入宮之第一日甚忙。當初到宮時。即面太后謝前日之賜。太后當語今日忙甚。將接見俄國公使夫人勃蘭康來之來。惟有俄皇國象影片。爲俄皇贈品。太后當詢曰。余能俄語否。余以不能對。並告后。俄人知法語者多。太后聞余言。似甚欣悅。旋又目一宮眷而詰之曰。爾胡謂不能俄語耶。余固不得而知之也。余聞此言。意必有以誑言欺太后者。以太后聞余言不僞。似其喜者。不久果有一宮眷見逐。蓋乘自稱能操數國語。實則一無所能也。

今日除受俄使夫人朝見外。又值太后之姪德裕納聘期。宮中復演劇。滿人貴族聘禮。例有福晉二人。往新婦家。新婦離。閉目坐床上。以候彼等。至乃置玉如意一於新婦衣上。復懸荷苞二於新婦鈕之扣上。內裝金錢各一。復爲新婦戴金戒指。二上鑄大喜二字。行禮時甚靜。且。既畢返宮。告禮成於太后。

余等今日所衣者。甚單簡。且短。蓋以地無氈毯。日以紅絨長衣行於其土。極易破損。而魯鈍之太監。又時時踐踏之。易以短者。似較簡捷。故特易之。特今日俄使夫

人之朝見也。事前未之或聞。必更長衣。乃可接待。故以此意奏知太后。太后曰。爾何故必欲易之耶。吾見爾長衣。拖於地上。其形如尾。以今較之。其美甚殊。爾第一次之入宮也。吾甚非笑之。時余方欲解明其故。太后又曰。衣長衣。想較短者尊嚴

吾語然否。當應之曰。誠然。旋又曰。果爾。速易爾之極佳麗者來。余等乃如命立卽更之。余妹及余之所衣者。爲水紅縐紗外褂。飾以普魯士之線帶。余母則著一灰白色之縐紗外褂。上繡黑玫瑰花。領衣及衣帶略帶灰青色。方更衣時。太后時命

太監來。視余等著。就未以此故。忍違特。比太后見余。至。忽呼曰。斯誠三仙子而也。長尾者。旋問曰。爾等行時。以手牽衣。付覺。世否裝束。誠鄙陋。但余不悅其尾。非衣之有尾。殊無意。吾知外人見爾等。作其裝束。必有猜度。告之命意者。且必不爲彼等所喜。至吾之意。使外人見爾等。能著西衣。俾知吾之於此道。本非茫然。吾故謂西婦之來。吾前者。吾未見其衣。有如爾三人之美者。且吾亦不信西人

如中人之富。彼所藏之珠寶固甚少也。有告余者。謂余於世界君后中。爲珠寶最多之人。今余且時時收集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宮禁二案記

十

時余等以迎勃蘭康夫人。故甚忙碌。是時十一時。勃蘭康夫人入至。余妹逐之於第一院之朝房。導之入仁壽殿。太后在焉。時太后坐暖閣內之寶座上。皇帝坐其左。余立其右。爲之繙譯。太后衣黃花縐外衣。繡蜀葵及壽字。其飾以金邊。衣扣上懸一明珠。大如鷄子。又有手釧戒指金護指等所梳之髻。與常式同。

勃蘭康夫人既入朝堂。余妹復導之至於暖閣之門。渠乃與太后爲禮。余即趨下。導之入暖閣。太后與之握手。渠隨獻俄皇所贈之影片。太后遂謝俄皇之厚贈。其措詞絕佳。余卽爲之譯作法語。以夫人不能英語故也。太后又命余導夫人見帝。余從之。帝起立。與之握手。並問俄皇安好。既畢。太后下座。引夫人入其寢宮。並命之座。相與晤談。約足十分鐘。而余爲之譯。此後余復導之見皇后。滿禮以姑媳之間。爲最嚴。太后受朝時。皇后方坐屏風後。以伺。余導之至此。始得之。見皇后畢。遂

導之入寢室。所備者。滿席也。

余今且述漢席與滿席之別。漢席之菜，率一置於棹中，人各以箸取所嗜者食之。滿席則大異，是人各有專菜，幾與西人同。太后甚悅，謂其省時，而較漢菜爲清潔，則未嘗道及也。宮中之菜，本精且潔，至講西賓則尤佳。羹略有變更也，如魚翅燕窩布丁之類，惟不盡然耳。

太后與帝，不與人同食。故陪宴者，只福晉及宮眷等。食方及半，忽有太監來云：太后立欲見吾，余聞之，其恐，意豈有乖誤耶？抑有太監以讒言中吾者耶？此蓋宮中惡習也。及見太后，乃滿面呈笑容，殊出意外。太后告余婦女之來宮中者，從未有如勃蘭康夫人之美麗端莊者。且有數婦人，品態殊不佳，惟余不願言之耳。又曰：彼等以吾輩爲華人也，曾一無所知，頗加冷眼。吾於此等事，殊加之意，以彼自許爲學識高而文化美者，乃所行若是。余見之，誠不能無疑。彼等時稱吾人爲野蠻，吾思彼之所謂野蠻者，較彼等實文明，而禮度爲佳耳。太后之接待西婦也，無論其人品態之如何，恆遇之以禮，俟其既去，乃與吾等衡其美惡。時太后語畢，乃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紀

十一

出一極美之綠色寶玉，命余持贈夫人。夫人受訖，欲見太后面謝之。余又隨之見太后，膳畢，夫人復告余謂：荷太后之賞賚，及顏色之慈霽，欣慰無似云。旋即與辭去。

凡客去後，吾等必將各事告之太后，其定例也。以太后之舉止觀之，其喜聞話，著與常人同。如問勃蘭康夫人所言者何事，喜其寶玉與否，其榮愛食與否之類。余將勃蘭康夫人所言者，洩畢，太后謂余與之夙也，作事且多，勢將疲憊，今日將不需余矣。余乃請晚安，如儀而退。

吾等所居之屋，共大房間四廳房。如上所言者，余母暨余姐妹居其三，其第四間，則令僕俾居之。時太后命一太監來伴吾徒行，渠謂太后曾遣小爾監四人，供驅使焉。倘有不是處，可告渠知之。渠並稱其姓李，但宮中太監，除總管外，姓李者多，殊難從而辨別之。

行有頃，始抵居室。渠指室之東偏屋而謂余曰：此即太后寢宮，余等適從此間來

者。余聞此言，感其既距太后宮如是其近，何步行時，乃如是其遠也。當以此節詢之。渠乃曰：此室較小，居皇帝宮之左偏，本有一道，由此處直達太后之宮，已爲太后斷絕，其故不可以告爾。繼又曰：此室宜東向，不應面湖也。余曰：面湖風景甚佳，余則樂其如是。渠笑而言曰：稍待，爾當有所聞，乃知此處之不良也。余聞其言，甚不願再有所詢問矣。余又謂皇帝之宮，即在吾等所居者之後，其大與太后宮相若，由此室望之，可見其院中之樹，露出屋顛也。余又指皇帝後之居宮屋一所，較大而低，亦有廣院者，謂即皇后之宮，宮旁另有兩宅，爲之左右翼。渠指其左者而言曰：皇妃居於是焉。此兩宮間，本有道路，老佛爺封閉之，以是故帝之與后，不經太后前，不能往來也。余聞此言，意太后出此，特以之監視彼等之行爲耳。是實余所罕聞，而不能思其故者。且恐李太監再以此等事見告，遂謂之曰：余疲甚，願思休息矣。渠聞之乃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紀

十一

禁得窗上懸紅絲麻室之大小各相，窗前爲篋，即椅也。砌之以磚，上亦蒙以紅木，榻上有杵甚高，板骨架其上，相交作十字形，紅絲帳懸焉。其餘諸器，其製甚奇，前而石洞，水令灑火於中，炙磚使熱，日間有物如兒，置其上，夜則去之。

次日余于五鐘興，並開窗遠矚，時甫黎明，天作深紅色，反照湖中，湖波不揚，且頗俱寂。此景誠足怡人，遠見太后之牡丹山，我牡丹殆遍，其景尤美，余立即著衣，以往太后宮，時皇后坐於廳下，余乃與之請安，安焉。皇妃亦在坐，余并未與之周旋，蓋有所受命也。其意或以宮妃不足齒於僑眾歟？此外尚有宮眷數人，多余所未見者。皇后一一爲余介紹，且告余曰：彼等亦宮眷也。余滿人貴族女，甚都麗，皇后又謂此十人均初入宮學習者，不得近太后側云。所著之衣，均滿式中之華美者，其服製與皇后同。

余與此宮眷相談數語後，即隨皇后入內，於此遇慶王之四格格，年念四而孀者也。及所謂袁大奶奶者，亦慶嬪太后之姪也。彼等以預備太后用物故，殊忙碌。

皇后告余等宜即入太后寢室助其穿著乃入見太后而呼之曰老祖宗吉祥時太后仍臥床上視余等而笑問夜眠安否當以安適對但余自思夜眠固甚清惟為時太短尙不及半且日昨事太辛勤殊不之慣加以奔走為勞人幾疲矣太后習慣必和衣眠故著衣時以綉為首綉絲製白色以一錦帶束之腰上但太后雖和衣以眠然日必易之取其潔也是後著一淡紅色之內衫質甚柔外加一短綉袍上繡竹葉太后晨興時率著拖鞋故亦不衣長掛衣畢太后乃趨一窗前其下有長棹二梳具布滿其上

方太后梳洗時謂余曰余之臥床極不願婢僕太監等鋪疊以其穢也故此等事必令宮眷等為之時余與妹方立其旁太后顧余姊妹曰爾等慣無以為宮眷而執婢役之事也須知以吾之老為爾祖母不難稍有服役尙無所損且至值班時爾等僅需監視俾他人為之固不必躬與其事也又顧余曰德菱爾可以助余者甚多吾將使爾為宮眷領袖西婦朝見時爾可為吾譯人由爾佈置一切餘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十三

毋庸多為之且吾之珠寶亦需爾掌管煩重事不必為之也龍菱則選一可任者任之此外尙有四格格及袁大奶奶與爾等而為四各事可協為之至於彼等亦不必過事謙焉苟有無禮於爾等者可告余知之余聞命樂甚但必先辭職於理始當乃致辭太后前謝其榮命之恩並自陳淺陋恐不足以當重任願退隨宮眷後悉心協助俾供養策乃太后不俟言畢笑謂余曰速毋言爾何謙焉若是於此可見爾之敏慧過人而毫無自負心也滿人婦女中竟有完美似爾者誠足令余驚異爾雖離國久而於此小節亦復知之甚稔太后之為人極喜笑謔語旋又囑余且試為之苟不能是必責詬余而今他人代之云語畢吾乃受職旋之以榻前觀其鋪置之如何始悉其事固甚易也此事今屬余分內特監視之以俟其事畢方太后下榻時太監等乃取其衾曝之院中繼以掃榻鋪氈其上氈之上置厚褥三俱黃綉製者牀上又布快綉被單種種其色各異上又蒙黃綉被單單繡金龍及綠雲太后之枕頭甚多刺繡極美日間均置之牀上另有一枕內裝茶

葉太后率枕之謂可以明目此外又有一枕其式甚奇長約十二寸其中有洞約三寸見方枕中所盛者為曝乾之花云太后臥時置耳洞中可聞聲息余意太后用是蓋無人敢至其前者矣

黃綉被單上有被六其色為月白為蛋紅為綠為淡紅為青為紫各各相雜牀為木製雕刻極精懸白色繡花綉紗帳其上牀架上懸綉袋甚多內盛香料惟香味太濃嗅之幾令人病其後乃慣之太后又喜辟香亦時時用之

鋪牀約費時十五分鐘乃畢回首見太后方理髮也余乃趨侍太后旁視太監為之梳之太后年雖高其髮甚美且長柔如天鵝絨黑如鴉羽太監中分其髮為兩股置於耳後編之成辮乃挽一髻於頂上既挽成以兩長針貫其中後乃盥面太后性如幼女苟太監所為有不如意者必嘔嘔不休有香水十餘事外又有香卓洗面後復以軟巾擦之敷以花製之蜜油繼復敷以淡紅香粉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十四

太后梳洗畢回顧余曰以余之老而梳洗精細若是爾見之得無非笑雖然余性喜修飾且喜他人之修飾也余見少女之修飾美者余心滋悅是以誠足令人年少耳余當告太后謂其態頗類少女且甚美余雖幼殊不敢與之較太后喜談辭聆是言甚喜是日晨余欲探悉太后好惡所以此頗覺幸勳云此後太后乃引余入一室並示余珠寶所在室之三面有架中積檀木盒甚多珠寶其中焉盒之上各標黃籤上書所藏之物室之右偏有盒一行太后指謂余曰此中珠寶皆余所日用者得爾一一視之當知其所藏也此室內約有盒三千具其外尙多另儲別室余得暇亦將示爾旋又言曰吾甚惜爾不識字也不者當以物單與爾俾爾識注余聞言驚甚果誰謂余不識字者心頗欲知其人然不敢詢之太后遂告太后曰余雖非士子然當學問略能寫讀苟以物單畀吾當試習之也太后曰實奇爾爾至此之日曾有以爾不識字告者惟為何人余亦忘之矣爾時乃舉目四顧吾意太后必知其人不欲語吾耳旋又曰午後有暇當以物單示爾爾且取架之第一行內其盒有五來吾前吾如命取之置案上

太后先開有第一盒。中藏極美之牡丹花。爲珊瑚與寶玉所製。與真者無二。花辨係珊瑚。葉則寶玉。以細綉絲連綴成之。太后乃取此花簪於右側。太后又開一盒。中盛一蝴蝶。此爲太后所心裁。以珊瑚及玉綴之成。辨之下端有孔。綉絲穿其中。此外兩盒內。藏手釧及戒指甚多。其形各異。有金釧二。上鑲明珠。又有兩釧。鑲以寶玉。金鍊繫其上。鍊之端亦垂寶玉。其一盒則藏珠纒。余從未見有似之者。心甚愛之。太后乃取其中之梅花式者。纒以小珠五。環大珠一。成梅花形。其下繫一珠。其下又一梅花。通累而成。其長。太后懸之於外衣紐扣上。值是有宮眷數人。持外衣數雙。至太后前。俾其自擇。太后視之。謂無一可稱身者。令持去。另易一他者來。惟以余視之。無不精美。色既鮮艷。刺繡復華麗。也有頃宮眷復持數雙至。太后乃於其中。選一海藍色上繡仙鶴者。衣之。隨鏡自視者。久之復將所裁之玉蝴蝶取出。而言曰。余微士處不厭精詳。著此衣而裁玉蝴蝶。其色雖美。且恐其損吾衣也。其置此盒中。另將三十五號中藏珠鶴衣取來。余於是復入珠寶房。適得盒之爲三十五號者。乃取之置太后前。太后收盒。取一繡出。飾全身以珠編成。其體爲銀。鑲珊瑚珠之編紮絕精。不細察之。不能知其體之爲銀也。上極細珠之光。與形亦完美。太后乃取以戴之。視之果都麗。太后復取一紫色披肩衣。外衣亦繡仙鶴。至手帕鞋子所繡者。無非繡。視之幾如真人矣。太后喜衣。竟光緒帝至。衣禮服。其制與官更同。惟無頂翎耳。帝跪太后前而呼之曰。親爺。帝言。宮中自帝以次。率以父稱太后。其故蓋以太后極願爲男。故命人亦以男呼之。然此僅其特性中之一耳。余之見帝。其應致敬與否。因未有告余者。余不得而知也。繼思多禮較之缺禮者。爲佳行之當無妨。然於太后前。例不得向他人致敬。故擬俟帝或太后外出。乃行之。有頃。帝出至廳堂中。余隨其後而致禮焉。適太后亦以其時外出。目昔。是異色。一若不豫者。然未有所言也。時余頗不自安。繼念禮既多矣。此後絕不爲之可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事紀

十五

於是余復入室。見一小太監捧黃盒甚多。置於室之左偏案上。太后取小寶座坐之。此太監乃啓其盒。將盒內之黃紙封。一呈之太后。太后以牙刀揭而讀之。此乃各部尙書及各省督撫之封奏也。帝復入室。立於案側。太后謂畢。乃授之。帝時余方立於寶座後。觀帝覽奏章。一目了然。歷時甚速。竟一一復納之盒中。當此時。內外靜肅。毫無聲息。覽奏方竟。太監總管入。跪太后前而告曰。駕已備矣。太后旋即起立。行至室外。余等隨其後。當下台階時。余則掖其肋而行。太后既登。駕。帝與后暨余等從之。如常儀。而太監婢僕等所持各物。一如余前一日所見者。既抵朝堂。余等仍隱於屏風後。而朝儀於是始矣。時余急欲知朝堂之情形。及所行者爲何事。奈宮眷等時時不離余之左右也。後幸改等與吾妹語。余乃潛至屏風之角上。其處有椅。可坐以休息。並得聞太后與諸大臣之言語。婦女性喜窺探。蓋誠然矣。朝堂之上段。以人衆語喧。不得悉其爲何事也。繼由屏風窺之。方見一將軍以太后語。語畢。軍機入見。慶王爲之領袖。與太后論間故事。有一名單。呈太后前。太后乃取名單。口擇數人。馬慶王於時。又舉數人。奏太后曰。此數人者。雖未列名單內。然亦應簡派。且覺人地之相宜也。太后曰。甚善。任爾爲之可也。旋又聞太后謂皇帝曰。此舉當否。帝應曰。於是各軍機及尙書。俱早朝畢。余等復由屏風出。至太后前。太后謂頗思散步。藉吸新空氣焉。時婢僕乃取太后之鏡。置於桌上。太后於是取去頭飾。僅餘一髻矣。余思此頗遠。太后又欲易其玉花。一太監授余一盒。余啟之。取出精美之珠花數枝。於太后前。太后取其一。簪於髻右。並取一玉蜻蜓。簪於髻左。太后謂此種小花。裝愛之甚。去頭飾時。恆喜戴之。時吾於側。悉心一觀。忽念太后卸下之花。將何以處置之。裝花之盒。因不知嗣後太后復將易裝。並未攜來。繼念將如之何。則可。且不知太后將作何語。思至此。疑甚。乃忽有一太監。持盒至。見之大駭。余隨置花其中。時皇帝已返宮。太監總管亦不之見。太后登山時。且言且笑。一若世間困難事。以及境內需解決之重要問題。毫不足介之意者。以余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事紀

十六

所目觀者。渠之性質誠極溫和。旋太后又回顧而言曰。爾且視爾後者。何其多也。余回首視之。果見諸人會隨太后赴朝堂者。皆一一從其後。

余等行經一廣院。旋至一游廊。廊瀕湖濱。作之字形。極長。余視之。不知其所屆。終廊之全體。刻鏤均極精麗。廊間之花板上。悉懸電燈。夜間然之。其景尤美。

太后步行極速。余等力行。始克及之。所有太監及婢僕等。悉行於太后之右。僅有一太監之負黃緞椅者。得隨太后之後。此太監幾於太后之大同。跬步不離左右。

至其所負之椅。則爲太后步行時。用以休息者也。行既久。余已覺倦。太后雖年老。其行仍速。毫無倦意。太后詢余。若是宮者。果否悅之。與之起居。愜意也。余告太后。幸使驅使。誠大好事。此志業夢寐間歷有年所。今夢境果真。殊願其矣。

及其既也。始抵一處有大理石製之舟。而余之精力殆竭。余之生平。從未見有老嫗如太后之強健者。誠無異乎。以區區華夏能治安之。若是其久也。此舟甚大。以一大理石所雕刻成者。但其中已盡損。太后乃一一指示。吾輩余時方登舟之。

破壞。太后曰。爾等試觀窗上之彩色玻璃。與其美麗之圖畫。皆於一千九百年。爲西兵所損。吾誠不欲修治之。蓋於所身受者。頗不欲其遺忘。此大可紀念者也。

余等立有頃。其負黃緞椅之太監。乃趨前。太后坐其上。而休息焉。值語時。余見有兩舟。甚大。而裝飾華麗者。移泊余等前。另有數舟較小。隨其後。及其既近。余見其製亦精美。視之如浮塔。雕刻甚佳。塔之窗。悉懸紅紗簾。以調飾之。太后曰。此即舟也。余等必至湖之西岸。始進食焉。於是太后乃起立。行至湖濱。太監二人左右扶掖之。既登舟。余等皆隨之。舟之內。甚精美。紅木器用。布滿其中。上各置以綠緞。

桌。每各意之外。有花盆無數。座室後。有房兩間。太后命余入內視之。其一室之小者。爲更衣室。滿置梳。其別一室。有榻二。榻數。太后倦時。休息於是。時太后居寶座。命余等坐地板上。太監等隨持紅緞褥來。伴余等坐焉。但著中服者。坐地上。其便。惟余所著之巴黎外掛。則殊不適。惟余不欲言之耳。余擬易西服。以旌衣因。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記

十七

其安適。且利於作事。但不得太后旨。不敢易之。惟太后見余坐地板上之不便。狀旋謂余曰。荷爾願立者。其起立。且可視舟之行。吾後者。余探首窗外。見皇后與諸宮眷等。方居後舟上。彼舟棹而前。吾舟則後退。以就之。旋太后笑謂余曰。與爾一

苹果。爾其持此擲之。言時。即於棹中之盤內。取一枚授吾。吾力擲之。乃苹果未遠。彼舟而墜湖中矣。太后大笑。復語余曰。再試之。然終未遠。太后乃取一枚。自擲之。苹果直趨彼舟。擊一宮眷之首。於是諸人大笑。余復取苹果。戲擲之。此外尚有數舟。無船。太監等居其上。另有一舟。婢僕乘之。其餘則繫船也。胡景甚美。日光照之。

呈碧綠色。吾語太后。今見湖色。頗憶海洋中。曾況。太后曰。爾旅行如是其久。尙猶未足。而想戀於海洋耶。爾且與吾共晨夕。毋得再適彼異土。且爾願享受此湖風景。以代彼風濤險惡之海洋也。余聞言。立允之。且謂得侍起居。至足樂也。誠言之。

余心實樂是。蓋以宮中風景之怡人。天氣之明媚。日光之燦爛。與夫太后之仁愛。育吾。幾如慈母。使吾愛之之心。油然而生。而時俱進。而不自覺矣。雖以巴黎之樂。

余所念念不忘者。今以欣悅之懷。亦復不之記憶矣。其後。余等遂達湖之彼岸。街有一溪。其狹。僅容一舟出入。兩岸徧植垂楊。余見此景。恍如中國小說中。曾有是者。至此時。所有婢僕太監等。各攜箱篋。行於兩岸。僅

皇后與余等之舟。至於溪中。太后曰。不數分鐘。將抵一山麓矣。行近岸。有黃橋一。紅橋數具。渾於是焉。余等登岸。行至橋側。余見太后之駕。並非農間所用者。其扛黃。由兩太監各以一扛。置肩上。負之。行駕之四角。由四太監輔之。太后方登時。語

余母曰。吾賜爾與爾女。以紅輿。並得用紅素。此殊恩也。不輕賜人者。語時。皇后目視余輩。吾知其意。囑余等叩首謝也。乃如其言以爲之。並侍其登駕。後乃覓余等所乘者。詎余等所用之太監。已各立於橋後。心甚奇之。並見轎扛上。已有吾等之名。余問太監。以故。太監謂太后昨夜命爲之也。乘此轎登山。其適。余見太后行於前。皇后隨之。上山時。其行甚險。蓋轎役之在後者。必舉轎過首。使其相平。余見之。竇其。頗慮其顛覆。致受損傷。時余之太監行於側。余謂之曰。吾甚懼夫轎役之踏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記

十八

也。渠囑余回顧。乃視彼等之轎。所有僮役之在後者。靡不舉轎扛以及於首心稍釋。渠並謂此種僮役。習練已熟。專供驅使。幸無危險也。回顧時。見宮眷等之轎。隨余後。婢僕太監等行於道左。以是心大定。久之。乃至山顛。余等既扶太后下轎。乃隨之。至一極麗之宮殿內。余視之。頗和園中之最佳處也。其名曰清風閣。宮內有室兩間。四周皆窗也。太后取其大者爲寢室。其小者爲梳裝室。凡太后所至之處。無不有其梳裝室也。太后引余等周覽各處。並示余等所植之花。花極美。隨在。有之。時有大小太監告余曰。太后食物備矣。余即外出。見有大黃盒二。內藏各種糖食水果甚多。一如昨日所述。余每次持碟二。往返九次始畢。置於太后前之方棹上。時太后方與余母述其所植之花。然語時。確又窺察余之所爲。方余置碟案中時。其矜持。且以余日前窺伺所得。知太后好惡之所在。乃將渠之悅愛者。一置於其前。太后笑謂余曰。爾所事甚佳。且爾何以知吾悅愛所在。而置之余前也。果誰語爾者。余答以並無相告者。特日前窺伺所得。知何者爲老祖宗所喜者耳。太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記

十九

后曰。吾見爾誠不似吾之左右。無往而不用心者。彼等曠力。幾不若一禽鳥也。時太后遣食其體。並給膏糖食甚多。且囑吾即於其前食之。無妨也。吾於是復謝之。蓋以爲多謝。終較少謝爲佳。故時時憶之。太后曰。以後凡有所賜給。其事之小者。爾備謂老祖宗謝謝可矣。不必叩首也。有頃食畢。乃命將盤盂持去。而謂余曰。今日應爾值班。故此等事屬爾。爾可取出。坐廊下自食之。食物所餘者甚多。因余不能盡之也。爾爾悅此。可命爾之太監隨同室中也。余於是將盤盂放之盒中。置廊下之棹上。並請皇后食之。余不審以此舉於理當否。然苟試爲之。與皇后固無損也。皇后當謂其美。渠將食之。時余方取一糖果置口中。忽聞太后呼余名。余愈趨入。見太后方坐棹上。將進餐矣。太后曰。昨日勃蘭康夫人。尙有何所語耶。渠誠欣悅否。爾視外人。果愛吾否。吾意則不若是。外人恐終不忘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也。至謂此變。由吾守舊所致。吾並不以爲意。惟中國必用西法。吾誠不明其故耳。曾有西婦告爾謂吾形容暴厲者否。余聞是言。驚甚。莫以方進餐時。特呼余入

而以此事見質也。時太后狀極嚴肅。一若甚煩惱者。余當以西人除讚美外。曾無他語答之。並謂外人語我。太后誠美。且極和藹也。太后聞之似悅。即笑語余曰。西人語爾。固必若是。謂爾主之良善。不過使爾聞之而欣慰耳。余所知者。較爾爲廣。今余亦不能再事煩惱。惟中國之貧。一至於此。余心恨之。雖余之左右。日以列強友愛中國相慰。余終不之信。惟願中國終有強盛之一日耳。時吾聆其言。似甚煩悶。不知所以答之。僅以強盛終有其時。吾等皆其助之等語相慰。其時頗擬有所忠告。繼念方值盛怒。不如另俟機遇之爲佳。余心甚憫太后。甚願舉世人對於彼之觀念。而爲人所不敢言者告之。並陳世界大勢。輔其不逮。然此時似有囑余勿言者。方太后語時。吾計之至熟。其後乃知苟有勸苦。尙非其時也。且余愛太后日篤。極不願有以忤之。必有一時。滿吾誓。今先探悉太后之爲人何若。後乃思所以感化之。俾中國之能實行改革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記

二十一

其一角內折一金製之蝴蝶。其在。上蝶背有鈞。俾懸申於額上者。太后謂余曰。吾知爾必饑矣。其命皇后及諸宮眷來進餐。爾可擇所喜者。任意食之。無妨也。此時余已饑甚。懷自晨五時興。僅略食早餐。乃奔走不已。至太后食時。日將旁午。而太后又緩緩食之。余其侍側與之語也。頗意其將水不能畢之矣。太后食肉固甚多也。時皇后立棹之首坐。餘則立於兩旁。余等以不欲爭前也。故立於棹之彼端。今日之食。與第一日所食者。稍稍差異。時太后入室梳沐。並易外衣。復外出。所易之衣。清素而華美。乃以淡紅與灰白絲織成。行時。燦燦有光。太后既出。乃言曰。吾甚願視爾等之進食也。爾何故立於棹之彼端。美饌悉不在是。其速來此。近於皇后可也。余等如其言。盡趨主棹之彼端。太后立近余側。並指一鱸魚。囑余試食之。此蓋彼所嗜也。且首曰。爾毋自外。今正爾與衆人競食時也。爾知之否。苟有不善。視爾者。可告余知之。語畢。乃出。謂將往散步。余時觀諸宮眷等狀。頗有不懼者。蓋以太后重視余耳。余知彼等稍稍嫉余。余固未嘗介之意也。

食畢。余乃隱皇后左右。因余所應爲之事。及應隨太后與否。又不得而知之矣。且以嫉余者多。更事加意。不願稍有舛誤。時聞太后與太監語。詢執掌園事者爲誰。謂彼等情甚。樹枝頗有應修削者。余聞此。乃至太后前。太后謂余等曰。凡事余必躬與。不者。余之化將盡矣。彼等都不足付。不知其果何所能也。園之內。彼等應逐日周視之。凡集枝之凋朽者。則當削削。蓋彼等以久未懲而。而日希之耳。太后復笑而言曰。余必不使彼等失望。凡有所希冀者。余必予之。時余默念此輩得毋土偶。焉有人而日希鞭笞者。太后旋顧余曰。爾曾目視行刑否。余當告以幼時曾於陝西某縣署內目視一囚之被鞭笞否。太后曰。斯何足道。此囚之罪。尚不及太監之半。故懲治彼等。亦應視此囚爲重。繼又囑余與彼習戲子戲。因難以習此者少。未能爲之。於是太后乃復入室。即頃間進餐也。室中有方棹一。及太后之小寶座。而南太后坐於其上。而謂余曰。吾且示爾以戲此之術。爾視此圖。自付能悉讀其字否。余當見有一圖。置棹上。其大小與棹同上。數色種種。圖之中。則言其法則爲所書者如下。此戲名八仙過海。八仙之名。爲呂仙、張仙、韓仙、藍仙、韓仙、趙仙及鐵仙。此七仙者俱男。僅有一荷仙爲女云云。至圖上所繪者。則中國地圖也。另有象牙竿八對。徑約寸半。厚約寸之四分之一。上鐫八仙之名。此戲可由八人爲之。或四人各執兩仙。以當八人。局圍之中。置一磁盤。以六枚擲其中。而計其點之數。如四人戲。此先以一人擲。計其點之數若干。其點之最多者爲三十六。倘有得二十六點者。則其所執之仙當至杭州。而遊其風景焉。如執呂仙者。有三十六點。乃以呂仙置於杭州。再擲一次。以視其列一仙之所在。故四人戲者。人擲兩次。若八人。則人擲一次。其點不同。其所至之地亦不同。數點之法。則取其成雙者。由一雙至於二雙。最小之點爲雙一。雙二。雙三。倘有擲得者。則當流配而出局焉。其仙遊之行圖中。而先至皇宮者。則勝。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一二十一

余既事述之太后前。視其色甚喜。曰。爾詎能如是。殊非余意念所及。此戲乃余所獨創。曾授宮眷二人。使習之。教授時微艱阻。且又教之誦讀。俾作此戲。而彼等習

此久久不成。余亦因之氣沮矣。余聞之不圖宮眷輩之愚頑。一至於此。初意彼等才智必優。故余於其前。輒未敢以中文自矜也。余嘗既入。而太后殊順利。其所執之兩仙。悉在余等前。一宮眷語余曰。太后無不勝者。爾見之必奇愕。太后乃笑語余曰。爾決不能及余之仙。又曰。爾作此戲。乃第一日也。倘爾有一仙及余之一。將有美物相贈。其速爲之。余自思。必不能追至太后前。因頃去太遠也。但太后囑余以所期之數點。呼而擲之。故余爲之頗力。惟雖如此。而擲出者仍不果。是太后大悅。至歷時已久。余亦不之置念。旋數設點時。而余所執之仙乃適在太后之大。太后乃謂余曰。吾決爾必不能勝余。因無一能勝我者。今爾雖在余次。余亦將與爾贈物。一若勝余者。語時。因命一婢。持其繡花手帕來。旋此婢持種種手帕至其前。太后且詢余所愛者爲何色也。旋取一淡紅之一淡青者。與吾上各繡紫簾花。而謂余曰。此兩帕最佳。願爾取之。時余方欲叩謝。詎兩婢已不能移動矣。勉爲之。雖能屈下。然殊覺其難。太后視余大笑。而謂余曰。爾不憤直立。至如其久也。今爾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一二十一

雨際。亦不能屈曲也。時余之出膝。固甚痛。然殊不欲直陳之。乃語太后曰。珠無妨。僅雨際覺強硬爾。太后曰。爾必去坐。下。頃事休息。余聞得坐。大喜。乃出至廊下。見皇后與數宮眷亦坐於此。皇言曰。爾立久必倦矣。來坐余側。其時余膝強直。而背亦疲殆。太后坐寶座上。其安適如何。焉知吾等之困苦也。且衣西衣者。尤非宜於北京之皇宮。余固甚盼太后之命。吾易旗衣也。方太后與余論西衣服式時。恆語余曰。西服決不若吾等所衣者之美。且迴繞腰部。其困難殊甚。若余則絕不衣是。惟太后言雖如此。然初無命余等更易之意。故余仍靜待後命焉。其時皇后由袋中取一表出。謂余曰。此戲已歷兩小時矣。余當以意念中。覺此爲久。吾之方言時。見余之太監攜回盒四。以一竹竿肩之而行。置於余等坐前。乃有一太監。取茶一盃與余。旋余母及余妹至。又各進之。其時與余等語者殊多。渠并未之。也。余旋見廊之彼端。亦有兩盒。與此相若。有一太監。其高。方以黃磁茶盤。而用銀爲其託與。蓋者。進茶皇后前。彼亦未曾進之他人。

余方由太后室中誤出見尙有宮眷兩人仍居其中未與評俟中一人告余曰吾今甚樂可暫事休息焉吾午後坐此今已相繼三日矣吾初聞此言不解所謂旋又曰今尙未儲爾也不知爾得命命否耶爾知當太后嘗時必有兩人守其旁以監視太監及婢僕等也余聆其言殊可笑誠夫之前明不稔太后室中究屬居幾何人也旋皇后詢余曰吾等連夫各自休息不爾太后將於吾等休息前興矣以是乃返室中余初尙不知疲倦及坐後稍自覺精力竭思睡其蓋五時而無不之懶可惟今所遇之事安全靡不新奇因之余之思慮又及於巴黎繼又余羈在巴黎時價以跌舞五時始得就寢全乃以五時而說奇事也環余之景况又無不新異者太監以伺余故體察室中擾擾不已一若野室中之女婢然余告以今已不之耐願之出室俾余歸也乃又持茶手持精食至並又詢所需焉太監去後余方思易衣之稍適便者忽又來前曰有客至矣視之爲宮眷二人及一少女之約十六七者余每尋事於宮中見之作事殊碌碌但未與之通詢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一十三

問耳宮眷曰余等特來視爾且察爾果暢適否余思彼等來視其意良可惟其面目余殊不欲視之其伴來之女子色亦卑陋渠復介紹於余而以其名爲長壽也見告此女子似非永年者若以其太瘠弱也下之視其色甚病較余尤病余初不知渠果如何人與致致余則答以半禮其儀詳述之如下對於太后皇帝及皇后等叩首對於聽於余者則立而屈膝焉可矣然必俟其禮畢乃稍屈其膝以答之此余之所以答長壽也

於是兩宮眷曰長壽之父職甚卑故不能長侍宮闈渠固非宮眷然亦非婢僕也余聞此言幾欲笑出然終不知伊究何如人茲聞伊與宮眷等並坐故今亦竊其坐焉宮眷復詢余備未並愛慈禮究何似也余當告以太后爲最可愛者余殊未之前見余入宮雖未久愛之心已甚篤矣彼等聞此乃與長壽相視而笑余見其出此奇異之行動覺煩悶甚又詢余曰爾愛居此否且欲居是果至何時已也余謂甚願久居此並當竭吾力之所至以待太后以余至未久太后視余

已仁愛若此且犧牲吾身以服事君上亦分內事也彼等乃笑而言曰吾等此憐爾並爲爾惜縱爾勤於所事爾固難望正當之鑒別爾果如爾言以行恐將爲衆人所嫉惡矣

余聞之始終不知其所言者爲何事且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念此殊奇特莫若另設他論避其言鋒之爲愈於是詢彼等之譽誰爲梳櫛彼等之職誰爲工作一若其所詢余者彼等乃以一切皆其女僕爲之見答時長壽復與兩宮眷言曰可以宮中事詳告之彼荷爲自身計者將必易所志矣余固不喜長壽者其面目尤不足動余以彼稚女額尖脣薄笑時人僅聞其聲其面目間率不克呈喜怒色余方思亟以他語雜之乃彼等詰其竟不容吾有所言而謂余曰今日且以各事爲爾詳述之他人無知之者余等愛爾故願有所忠告俾爾於艱困時克自衛也吾答以於事靡不竭心力以爲之當不至遇艱困彼等笑而言曰此無與也太后將尋爾慈尤矣余聞此殊不之信頗擬以不願聞是拒之繼念莫若姑聆其語免致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一十四

許以余平生不欲植仇敵也余乃告以老祖宗和藹如此而心復慈善想不至惟孤立無助之女子如余輩者愈尤是尋余等固其子庶也苟有所欲爲爲之可矣彼等乃曰爾固不知也此間之黑暗爾尙毫無聞知其悲慘與苦難誠非爾之所能臆度者吾知爾得侍慈禮故欣慰必其且將以宮眷自榮惟爾祈至其日月尙未至焉耳渠今待爾誠極慈善但爾久於此渠心厭惡爾將知彼行爲矣余等居是久故宮闈生涯亦知之甚悉彼李蓮英者方於慈禧太后後以執掌宮中事想爾早有所聞矣吾等無不之彼固爲不能感誘老祖宗者然凡有所懲治無不由伊議定爲余等所盡知之者故余等苟獲慈意尤率挽伊爲之開脫渠恆謂無力足以左右太后且不敢多言言多必遭詰責云余等無不恨太監者以其惡劣也渠輩以爾方得太后之歡心也與爾輒作傲岸之禮貌此余等所親見者其狀如此久之惡將如余輩非爾所能堪者矣

老祖宗性極無恆今日愛是人翌日則恨之如毒存心深而衡人輒不得其當雖

皇后也。亦畏李蓮英甚。視之殊有禮。質言之。無一人而不敬禮伊者。彼等之言。刺刺不休。吾頗意其將無已時矣。其時王太監入室。進茶茗暨前。忽聞呼聲。其遠余。乃詢王聞以故。彼宮眷等亦聞是。忽一太監踉蹌入而曰。王老。祖宗醒矣。葉等旋起立。語余曰。當往視太后也。乃盥去。葉等來謁余。而作種種駭人之談。余心滋不憚。且述太后行爲。至於如是。余心尤戚。蓋余第一日之至此也。即愛太后甚。故自念凡彼所言。決不之置念。

此外又有所不幸者。則以彼等之來。無暇更衣。而即趨太后前也。余至其臥室時。見太后方盤膝坐牀上。另有一兒置於其前。笑謂余曰。爾休息安否。會寢否。余以未寢。對曰。日間不能成眠也。太后曰。俟爾及余之年。爾將無時而不能眠者。今爾方壯。會嬉戲耳。吾思爾必往山中探花。否則曾作長行者。以爾外觀似甚疲也。余於此僅能答之曰。是時兩宮眷適在余室。設非太后者。亦入室相助持梳具焉。余見之。念頃間方力刺其非。今又面之。爲之羞慚。不置。太后既盥面畢。復梳其髮。婢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

二一五

僕等持鮮花如素馨玫瑰之類。至其前。太后乃一一簪之。慨謂余曰。吾愛花甚。以其較玉與珠之爲佳也。且愛物植之漸以長成。而余自瀝灑之。爾至此。余以此殊忙碌。今則久不視之矣。其命速備餐。余將於其後稍遊憩焉。余復入室傳命。既復進糖食其前。時太后已著衣。竟出坐廳堂。而作骨牌戲焉。乃詢余曰。如是日月。爾究樂之否。余答以得與太后俱。其樂之。又曰。恆有於余前。逃巴黎之美者。其地究奚似。爾居之樂否。願歸來否。離中土至三四載之久。必其苦。是當爾父則滿得余之命。其來歸也。想爾等俱甚欣悅矣。

太后之言若是。余之不能以離巴黎故。而其悲感也告之。乃傳答之曰。太后又曰。吾思中國無物不具。其不同者。僅人之生活耳。且果何所謂跳舞者。有語我者。謂二人攜手而跳舞室中。苟如此。則誠無樂。爾曾與人跳舞未。並有語余者。白髮老嫗。亦跳舞也。余乃詳述種種跳舞戲。如總統所設者。私人所設者。以及所謂假面跳舞者。太后曰。余誠不樂假面之跳舞。苟人爲而戴假面具也。則與之舞

者。將不誠爲何如人。余於是又詳述主人之設宴也。其邀客之如何審慎。品行有不端者。絕不能與上等社會爲伍。太后乃曰。吾甚願爾舞。爾可稍示我否。余聞命。乃往尋吾妹。渠方與皇后作長談。即告以太后願吾徒跳舞。必爲之也。時皇后及諸宮眷等聞是。僉欲一瞻云云。吾妹謂曾於太后室中。見一留音機。可於此得音樂焉。余思其言甚當。乃見太后。乞川其留音機。太后曰。跳舞尙需樂否。余聞之。欲笑。乃語之曰。用樂較佳。否則不能整齊步伐耳。太后乃命太監將留音機取出。堂中而曰。爾跳舞。余進餐也。余取機尋之。其音片中。盡中國樂。其後乃得一二入跳舞之曲。於是乃舞。其時觀者甚衆。彼等視之。或將以余爲發狂矣。舞畢。太后視余等而笑曰。若吾則絕不爲此。爾等頻頻旋轉室中。不覺暈否。吾意爾必疲甚。斯誠足樂。中國數百年前之女子。恆爲是。吾知此大不易。且舞者必有殊榮。但余終以爲男女相攜而舞。殊不雅觀耳。且男以手抱女之腰。尤吾所反對。惟吾其悅女子之相舞也。且吾決不令華人爲此。以男女殊無芥蒂。吾知西人頗不以此爲意。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

二一六

以此見西人度量。校吾徒爲洪耳。聞西人殊不敬其親。謂可以答之。且可以逐之。他適斯言確否。余答以殊不如是。告者言之誤耳。太后又曰。或其下等人中。間有之以傳言之。誤。遂相率以西人之無不如是也。中國亦有與是相若者。余聞是殊愕。果誰以此種謬言相告。而使之深信不疑耶。

余等食既已五時又半。太后謂將往廊中散步。故吾徒復隨之。渠方以花示余。謂其所手植者。凡太后所至之處。從者之衆。一如早朝時。行至長廊之彼端。約需時十五分始達。太后乃命將其坐椅置之一涼室中。此室爲竹所建。一切器用。無不作竹形。太后既坐。闈人乃進茶與金銀花。太后復命之給余。繫而言曰。此則余之自奉者也。吾最愛鄉景。此外尙有佳處甚多。將一示爾。且可必爾見之。將不再樂彼異邦矣。世界風景。固無一若中國者。使臣之由外國歸者。恆謂彼土山林。視之殊頑惡。此言信否。余謂之。知必有語是傳其欲心者。故告太后。余足跡幾遍各國。亦曾見有風景之美麗者。惟終不若中國耳。語時。太后謂其寒。且以之詢余。並

謂余曰爾之太監俱立此會一無所事此後可命之攜衣囊相隨吾思西衣極不適非太冷則太暖爾之腰覺縛束否不知爾奚以能飲食者太后語畢乃起立余等從其後緩緩行以返宮渠坐於堂中寶座上復戲骨牌余乃出至廊下皇后語余曰吾知爾必不慣終日工作而莫之稍息也爾必倦矣莫若易旗衣衣之蓋較此爲適且便於工作視爾長踞行時且必牽之也

吾告皇后謂苟能易旗衣豈不甚願但未得太后命而余又不敢自陳也皇后曰爾不必言之吾必太后行將使爾易之矣今之欲爾著巴黎衣者蓋欲悉西婦之衣如何與時更易也渠見西婦之來頤和園者率衣毛製之衣吾等初見之亦以西人不若吾等之奢及見勃蘭之康夫人乃知其不果是猶憶太后之言否渠固謂勃蘭康夫人較所見之西婦不同即其所衣者亦與衆異也渠之衣蓋紗質綉花其上太后甚悅之值語時電燈忽然余乃復至太后前觀其有所需否太后曰今可以疑前再作戲子戲余等於是復入局此與午後所爲者無異此次太后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事

二十七

復勝然僅歷一小時已畢事太后語余曰奚以爾終不能或勝也吾知渠喜嘲語乃以命運不佳答之太后笑而言曰明日其著爾靴左右顛倒之此必勝矣余告太后必爲之似覺使伊甚悅者然值時也余乃悉心省察太后之性情蓋於渠前除服從外無一可使之欣悅者太后繼謂其戀余等乃以牛乳進又語余曰每晚於吾寢前爾其往次室中爲吾焚香稽首佛前余甚望爾之非基督教徒也若果如是則爾將永不能爲余所有矣其速應吾非是也此間殊出余意料極難置答爲余個人計必謂非基督教徒也始可然以此欺太后覺爲罪至深但除是又無他術勢必出此而後可然默念時吾已不自然而應之矣因不能稍有所踴躍不者將敢其疑竇時余面色雖未稍異然余心之怦怦固未或已以欺愚太后故自問殊慚蓋余最初所受之訓誡則無以真言爲羞也而今乃反是時太后聞之非基督教徒也笑曰甚欣羨爾雖久與外人居竟未嘗信其宗教不獨此也爾必堅守爾之所舊有者且永守之及書終身爾今蓋不知余心快慰之奚似也余頗

疑爾已信外人之上帝矣雖爾不願如是渠等亦必有術使爾信之余今就寢矣余等乃助之解衣而余則置其珠寶於室中一如平時太后則戴一玉釧並易臥衣以眠於綢被中而言曰爾今可以去矣乃相與之致敬而向室中退出時見廳內之石板上坐有太監六人皆守夜者終夜不得寢息太后臥室中又有太監二婢二及老婢二有時且有宮眷二人爲之數人者亦不得寢息每夜兩婢則按摩太后之脛由老婢二人監視之太監二人又監視老婢而老婢復以宮眷二人監視蓋慮其或有舛誤也凡此數人互相輪值而宮眷等之必需終夜守者則以聞人爲不足恃也太后固深信宮眷者此上所言皆余詢之太監而告余者聞之爲之驚愕不置

此後又有一宮眷告吾宮中常例每晨必輪值一人至太后臥室喚之興也翌晨值余其下一日則值余妹言時而呈奇異之笑容余初不解其故後乃知之繼詢之究以何術而喚之醒也渠答曰是無他術由爾自決可矣但必審慎毋使太后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事

二十八

怒也今晨值余余知太后昨日大忙意其必倦故喚之之時僅揚吾聲音俾之始醒乃太后興後大怒痛責余謂稍寤矣凡太后起運恆令人之聲音不揚未能醒之也然余知太后必不如是待爾以爾方來未久但非所論於數月後耳凡彼所言使余悶甚但太后之爲人以所目視者決之苟所事甚當而必謂太后之怒之也吾終不之信耳

次日興時較早著衣亦至勿遽蓋恐後時也至太后宮時已有宮眷數人坐地席下彼等笑而逆余且囑與之偕坐因爲時尙早僅及五句鐘而告余者則謂五時三十分喚醒太后也有頃皇后亦至羣與之致敬請晨安焉皇后與吾徒作數語後即詢會喚醒太后未並詢輪值者爲誰余因自承皇后乃立命入太后室余入室時未使稍有聲息旋見婢僕數人立於其中一宮眷坐地板上蓋昨夜之輪值者彼見余至即起立低聲語余謂余既至渠將去更衣並稍稍梳刺太后未醒前莫或離此室也彼既去余乃至太后榻側而言曰老祖宗今已五時三十分矣時太

后面牆臥，未見呼者之爲誰也。旋叱曰：去。毋溷我。吾未嘗語爾以五時三十分也。以六時喚我，語畢復眠。余乃候至六時復喚之。太后乃醒而言曰：誠足令人驚怖。爾何若是？怒人厭惡也。太后言畢，舉目四顧，見余立榻側，大愕，呼曰：是爾耶？果否？是爾，誰令爾來喚我者？余答曰：一宮眷告余。今日輪宗侍老，祖宗寢室也。太后曰：是誠奇異，彼等竟敢不俟余訓誨，而輒以命人，彼等因此事之甚幸，勳也。乃舉以畀爾。以爾初來不知之耳。余聞是未之置答。是日太后事甚苛，余悉心左右之，果覺此非易事。但至下次，余則力以新奇事，或其饒興趣者，分其所思，而鞫困亦因之稍減。

讀余書者，必不能想像余於此時，得返室中，其榮果何極也。蓋此時僅午前十時三十分耳。時余倦極，且思睡甚，未及解衣，徑臥床上。首方及於枕，而已成眠矣。至此以後，所事無不同，每晨必有早朝，其時甚忙。余直至十五日以後，始得悉宮中真像焉。從此宮中日月，余頗樂之，而愛之之心，亦與日俱永。太后視余等極仁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禁二年記

二十九

熱。並引吾周視各處。一日曾往視太后農圃，圃在湖之西岸，行經一橋，橋名玉帶。太后時偕余輩乘舟來其下，或步行其側。此橋蓋太后所悅者也。時攜其椅坐橋頂上而飲茶焉。每隔四五日，太后必一至其圃，苟於其中，而得蔬與穀也，則樂甚。並收而自烹之於院中，余思此誠足樂，亦捲余袖而助之。圃中時時產有鷄子，太后且教吾如何與紅茶煮而食之也。太后之寵，其製甚奇，係銅製，外砌以磚，無烟突，可到處移置之。太后教余先煮鷄子使熟，破碎其外殼，加紅姜半盞許，與鹽與香料煮而食之。太后曰：吾極樂鄉居，以此較宮中爲天然也。且甚樂少年之嬉戲，其嚴肅之貴婦人如余等者，甚惡之。余固不能再還童年，然嬉戲之心，仍甚篤也。凡有所烹調，太后必先嘗之，且囑余等備當而詢曰：此味不較庖人所製者爲美歟？爾等以爲何如？余等無不以精美答。故余在宮中，遊嬉時蓋居其大半。余每晨必見光緒帝，苟得閒，渠必詢余英文。余見其頗嫻拚切，甚異之，且覺其頗有興趣。彼與吾等居，幾判若兩人，有笑有戲，詭但一至太后前，則立嚴肅，若其懼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禁二年記

三十

其將死者然，有時似甚愚蒙。其侍帝入朝者，恆告余以帝之爲人，謂其頗不聰穎，且絕不言語也。但余每晨見之，故知之較詳。且以居宮中久，覺帝誠華入中之最顯敏者。渠極善外交，理解力亦極富，惟無機遇，不得一展布之耳。外人頗有以光緒果有剛氣及其理解力見詢者，彼固不知宮中法律，其母子間，嚴厲之甚。豈若吾徒對於父母者耶？帝之生活極苦，幼穉時復多病，渠生而爲音樂家，種種樂器，僉不學而能，極愛洋琴。時迫余教之，朝堂中有琴數具，均甚美。渠因嗜西樂者，余曾教以一種跳舞曲，渠按拍之果佳。余殊覺其可友，且嘗以其困苦爲余訴之。西邦文化，余等屢述之，詎意帝無不知之，頗頗告余，頗思所以福利其國也。帝愛民殊切，苟值饑饉，必思有以拯之。余察其頗心焉，黎庶而太監等，時作譚汚之，謂其殘酷，余未入宮前，已有所聞矣。帝視太監甚善，惟主僕間，不無溝隔，不與閹人語，不得與之語，且不得作閒談。余居宮中久，知閹人之殘毒甚惡，彼等對於其主，毫無敬意。蓋悉由下等社會中產出，無教育，無道德，並無感情，雖其儕輩也，亦若是。外間所述，多謂帝之足格不善，余敢告讀者，此種議論，率由閹人以語其家庭，而家庭中復互相傳述，以作美談，而漏布於外耳。北京居人，大半得悉此種言語，即余居宮中，亦頗聞之。

一日值太后晝寢時，余等忽聞一種可駭之聲浪，聆之類爆竹然。此類聲音，宮中絕不得有，是以爆竹爲宮中禁物也。太后旋以是驚醒，不數秒後，人大亂，東西奔突。一若居屋被焚者。太后旋下令，令太監等無譚，而彼等若若不知，奔走呼號，狀若狂。太后大怒，余等以黃袋與之，帶係黃布製，內裝竹板，形式大小各殊，專以之笞太監、婢女及老婢者。凡太后所至，袋必隨，俾意外事用之。故袋袋處，吾等靡不知也。既從袋中取竹板，太后命余等持往院中，以笞太監。以女子如宮眷及婢女者，各手一板，以笞聲動之羣衆。此狀誠足娛矣，余自思此事殊足竊，不禁大笑。回顧諸人亦無不笑者。時太后立廊下監視，但相去甚遠，不能明瞭一切。及聞種種聲浪，故知余等之笑，亦必不能盡聞也。時余等頗擬竭力將羣衆分開，奈以

笑之劇也。幾無方足以制之矣。乃忽然間。寂閣立靜。無有語者。蓋中有一人。見李蓮英及其僕從至其前也。彼等見之。懼甚。直立如土偶。余等亦止其笑。各持一竹板。以趨太后前。蓋李亦於是時晝寢。聞誦諱聲。特來詢究。俾告之太后者。蓋一小太監捕得一鴉。鴉為不祥鳥。太監等深恨之。而人又率以鴉名太監。以其令人厭惡也。故恨之尤甚。彼等時以機捕之。懸一大爆竹於其爪上。乃燃爆竹而釋鴉焉。鴉既高翔。火藥爆裂。此鳥遂於空中炸成片片。彼等為此。似非一次。有告余者。謂其恆以此殘酷行為事為樂。且恆設宴飲酒以賀。但率於朝堂外為之。詎今日之鴉。乃徑向太后宮中飛去。行經廣院。火藥爆裂。而太后方寢也。時李總管。既以此情舉陳之。太后前。太后大怒。命將此閣執之來前。而鞭朴之。總管乃立命臥之地。上兩閣立其側。各執大竹板。二而答其股。被刑者絕不敢聲。總管一數之。數其至百。始命停止。而跪太后前。以俟後命。並磕響頭。求懲其荒疏之罪。太后謂非其咎。且命將犯罪者逐去。時犯者仍臥地上。未敢或動。於是太監二人。各執其足。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記

三十一

曳之以去。余等侍其側。喘息亦不敢稍揚。蓋畏太后謂吾等目擊行刑。而背議其殘酷也。至此種刑事。幾日有之。殊不以為意。余初至時。頗憐憫之。及一經寓此。心胸亦為之一變矣。余第一次所見之被刑者。婢女也。因渠為太后取靴。誤擇其非配偶者。太后察出後。乃命一婢掌其頰。每頰十掌。惟此婢掌之不力。太后遂謂其友愛甚。致不遺其命令。乃反令被掌者掌掌者。余思此。極可憐。幾欲笑出。惟不敢耳。是夜。余乃詢此兩婢。既互相掌頰。其感情變何似也。至余之所以詢此之故。因見彼等方出太后寢室。而嬉笑一如平時矣。渠等告余。是無足異。蓋已久慣之。此等細故。殊不足煩悶也。余不久亦習是。其感情之淡薄。幾與渠等相若。余今乃述彼婢女也。彼等蓋較之太監優甚。率為滿人士卒女。俱必入宮。侍太后十年。而後嫁。余入宮之第一月。即見有一婢嫁人者。太后曾賞之銀五百兩。婢愛之。其出宮也。殊非易事。人極慧。其名曰秋雲。太后以其秀麗。若秋時之雲。故以是

名之。余與之處。為時雖暫。然亦殊愛之。伊曾告余。宮中人語。勿信之。並謂太后曾於其前。謂愛吾鴉也。是年二月二十六日出宮。余等於其去也。無不黯然。太后於其未去前。尚不以為意。及去後。始覺伊之不能稍離矣。以此數日。余等日居困難中。凡事幾無一可當太后意者。太后並非無秋雲不憐。奈餘婢心甚怯。雖竭力從事。期博太后歡。其能力幸不能達。故余等不得已助之。免激太后怒也。孰意太后立止余輩前。而言曰。爾等所事。已甚充。不願爾之再助婢女也。即若是。殊不足令余欣悅。太后言時。顏色甚厚。蓋深知余等所為。不足當其意也。旋又顧余笑而言曰。吾知爾誠能助之。俾余不致忿怒。惟諸婢之黠太甚。彼等之不能是非。真不識也。爾知余將選一敏慧者。侍余寢室。而此事又非彼等所喜。故作愚頑。俾余怒而遠之。得從事於尋常事耳。至太監等則尤劣。蓋無一願居秋雲位置者。吾知之。審矣。自今以往。余將擇其愚頑者。俾余驅使可也。時諸人驚怖無似。余見之欲笑。繼思其人。並非懶惰者。或真愚也。遂日與之從事。始知其不果然。至太監輩。則後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記

三十一

如全無腦系。舉止奇特。毫無感覺。其狀態終日如一。至其狀態。余當以殘酷二字形容之。方太后有所命。無不應之。曰。是一至余等之想室中。又一詢之。諸人而言曰。頃間何所命。余已盡忘之矣。於是必趨頃間之在太后前。而問是命者之前。而怒之曰。乞爾以所命告我。因太后語時。吾未之聞也。余等恆以是非笑之。因知彼等不敢面詢太后。乃舉而詳告之。有一太監能書。日間太后有所命。渠必錄之。因太后於事無不欲記載也。共有太監二十。曾受教育者。學識均甚優。太后於中國文學本嫻。然凡有所詢問。均能答之。吾見苟有能答太后者。或所答不若其所知者。均足使之欣悅。蓋彼恆非笑之。而以是為樂也。太后亦喜戲弄。彼固知宮眷輩之不能中文也。然必時時詢之。苟所答者。能仿佛近是與否。靡不足使太答笑者。曾有告余。謂人之太慧者。為太后所不喜。其愚者亦不之悅。余初頗以為憂。及三星期後。始知所以侍之之術。固不難也。凡敏慧之女子。太后固未嘗不愛慕。惟太自炫者。實所惡耳。至余之所以能得太后歡心者。其術則若是。凡余侍其

側無不注全力以爲之。且事加之意焉。有所命無不如其願以遂之。此外尙有一事。惟余所察出者。則太后凡有所欲。如菸與手帕之類。渠則先視其物。後則以目視侍於其側者。而不明言也。蓋太后室中有棹一。其日用所需者。皆置其上。余既習其性。僅視太后之目。不轉瞬間。即知其所需爲何物。鮮有誤者。渠之悅余。亦良由是。太后性極強執。其所謂是者。必爲之。且自信極堅。有時余見其狀。一若甚悲戚者。彼之情緒極深。而願望尤深。能使其貌之美不稍衰。且願人與之同情。但僅可於行爲中表著之。不可以言。蓋其心中事。不欲人知之也。吾知讀者閱此。必以爲人而爲慈。視太后之宮眷。誠非易事。但余於是則適相反。蓋余深悅之也。以太后之爲人。殊饒趣致。即欲使之欣悅也。亦並非大雅事耳。

是年四月初一。太后以久旱。故憂甚。每朝後必禱。相繼至於十日。而卒無效。而吾徒亦無敢有言語者矣。太后移日一無所命。且未與人交一語。吾知太監等恐怖。其故不俟其進食。徑往宮中。是日晨。余所事極多。且又饑甚。凡諸宮眷。無不盡然。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記

三十三

而余中心。則其憐太后及其既也。太后謂頗思休息。余可暫去云。余於是乃返室中。詢王太監曰。太后究以何故。因無雨而煩困至於此者。余等固無日不覺天氣之甚佳也。彼謂老祖宗。實爲貧困之農人而煩困耳。久無雨。其所植之穀。殆枯槁矣。王太監復謂自余入宮。從未雨也。余初不信。無雨竟至兩月七日之久。繼又念其時似較此爲長。因宮中歲月。殊足愴樂。而太后待余之慈者。幾若識余爲時已甚久者。是晚太后所食甚少。各處都無聲息。人亦無敢語者。而皇后則囑余努力速食。余幾爲此語所迷。其後余等入憩室中。皇后告余。太后甚爲貧農煩擾。且將禱雨而禁囚三四日焉。是夜。太后寢息前。下命北京城內。無得屠豕。其故蓋以人之戒肉。以自犧牲。大或憫而降之雨。旋又命各人必沐浴。且澣其牙齒。俾洗除污穢。而克禱於上帝前也。皇帝且必入禁城某寺行禱。帝亦不得食肉。或與人語。並禱上帝。謂彼貧農。而施霖雨。身懸一玉牌。上鐫齋戒兩字。字爲滿漢體。而隨帝之太監等亦懸此。其意蓋欲徹其行禮時敬肅將事也。

次日太后與時較早。並命余勿以其珠寶與之。著衣甚促。所食之早餐。僅牛乳麵饅而已。而余等所食者。則菜粥。加鹽少許。殊無味。太后除命令外。從不與人語。故余等亦無語者。是日太后衣淡灰色長褂。都無修飾。襪亦灰色。手帕亦然。余等隨之。至一廳堂。有太監一人。手持大柳枝一。跪其中。太后攜取一枝。簪頭上。皇后亦若是。並囑余等做之。光緒帝亦取一枝。插髮上。而太后復命太監婢女等。亦取而簪之。故各人頭上。柳葉招展。狀甚奇特。見之殊可哂也。太監總管入跪。太后前曰。已於宮前廳堂。備齊一切。候行禮矣。太后乃謂。今往祈禱。願步行。行不數分鐘。已過庭院。而達此室。余見室中。置大方棹一。上有黃紙一方。暨一玉版。內盛銀珠。以之當壘者。復有大筆二。棹之兩個。置大磁盤二。亦插柳枝其中。時各人俱靜肅。無語。而余之意。念中。則頗以戴柳枝爲奇。亟欲得其故焉。時太后所衣之黃緞外褂。則置於棹之前。太后立此。取檀香而置於黃盆內焚之。皇后乃密囑余前往。相助余。乃如嚼香其中。俟太后謂已足。乃止。於是太后跪其外褂前。皇后跪其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記

三十四

後。余等復居其後面。跪作長行焉。祈禱乃於是始。是日晨。皇后曾授余等以禱辭。其辭爲敬乞上天。與其諸佛。垂憐余輩。而救貧農於饑饉之中。謹願犧牲以代。而乞天降之雨也。余等讀禱詞三次。而叩首亦三次。至九叩乃已。禱畢。太后視早朝。亦如常。是日退朝較早。因午時將還回禁城中也。蓋光緒帝應往禁城祈禱。而帝之所至。太后必欲隨之。退朝時。在是日晨九句鐘。太后旋命余母攜珍寶入禁城。因渠將不御。是余於是乃往珠寶室中。書鎖各物。而置鎖匙於黃袋內。復書之。以置於諸袋中。而授之執掌鎖匙之太監。復還太后喜用之物。而檢拾之。其中以太后所衣之長褂。惟最重要。然以太多。勢難盡攜。平時余見管太后長褂之宮眷。惟最煩也。渠乃還之。俾四五日間所應需者。而告余曰。已選出五十襲。或可應用矣。余謂太后居禁城中。僅四五日耳。似無需如是之多也。渠謂多攜較妥。因不能必其意中究何所欲耳。惟居宮中。檢拾各物。其事蓋甚簡。時太監等攜來黃匣甚多。匣木質。漆以黃

色。約長五尺。寬四尺。深一尺。余先置黃絲巾其中。後置長掛。復以厚黃布蓋之。其他各物之檢束也亦如是。共檢束五十六匣。約歷兩小時始畢。先以太監攜之去。太后駕出宮門時。光緒帝與后暨諸宮眷。均跪於道左。駕過。乃各覓其輿而乘之。駕行時。兩簿其衆。且都兵士行駕前。親王四人乘馬。居駕之左右。其後有太監四五人。亦各乘馬。隨之。各服禮服。帝與后之駕。其色與太后同。妃嬪者作深黃色。宮眷則紅色。各以四人荷之行。而太后者則八人也。余等之太監。亦各乘馬。相隨而行。久。始見帝之駕。息於鋪石之道上。余等從之。始見太后之駕。仍前行。余等則由徑路。趨萬壽寺迎之。余等下橋後。旋即備茶。及其食品。余復扶太后出駕。上台階時。並掖其右臂以行。太后坐寶座上。余等乃置俾其前而余味進茶。常例太后外出。或祭祀時。則此類事。由余等爲之。不用太監也。余等復置食物。太后前。始退而休息。至萬壽寺者。則太后由順和園至紫城時。恆憩於是焉。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記

三十五

漢之居。常太后其欣矣。且時有以令余等歡喜者。綴復思及柳枝。而終不明其用意所在。抵寺有頃。太后乃偕帝進餐。而余則外出。旋見皇后力均院左之小室中。有宮眷數人與之。皆皇后見余。乃招余去。至。見彼等方飲茶也。皇后謂余曰。吾知爾必倦且飢矣。可坐余側。少飲茶。吾謝之。乃傍之坐。而互談途中所見。並述此行之樂。皇后曰。尚須一小時。始可達禁城。渠並敘晨間祈禱。且囑余等各宜虔誠。以致甘霖。而余回以柳枝之疑。爾未釋。不復能忍。乃急以其故詢之。皇后笑而告余。謂佛教以柳枝可致雨也。而宮中習俗。凡祈雨時。必簪之。渠又告余。以後每晨仍必禱。俟得雨乃止。

時間太后方於院中話語。殆之。知其已畢膳矣。余等乃隨太后入廳堂。食太后之餘。一如曩日。今日之食。雖無肉。然余覺其甚美。及食畢。出至庭院時。則見太后方緩步其間。謂余等曰。以乘輿。故余脛殊強直。去此之前。當稍行動。爾等覺疲否。余等以不疲。對渠。余等從之行。太后居前。余等從其後。環繞院中而走。見之。殊足

發。時太后回顧而言曰。吾等大類馬之行。於殿中者。然此言也。殊足令余追念。賽馬場也。時李蓮英來。跪太后前。謂此時宜啓駕。小者。恐不能於所選之吉時。至禁城中。以此。余等遂離萬壽寺。此時。駕行其速。約一小時。餘已抵宮門。余等從帝駕後。由徑路行。而宮門則大啓也。帝與后之駕。徑入宮門。余等則下輿。步行入內。復有小輿。運吾徒焉。此輿。由太監以索置肩。上荷之行。如上所述者。既至朝堂之廣院中。帝與后方在相候。太后駕至。帝跪於前。皇后暨余等。跪其後。列作長行以迎之。亦如往時。抵此。午後及夜間。均行禱禮。俟太后寢息後。余等乃返臥室。及至其中。各物已佈置有序。而余之榻。亦由太監安置妥貼矣。太監於余。殊有益。以有種種之事。不能自爲之也。時余倦。四肢亦因亟就寢。直至叩窗聲。乃醒。余亦不自知。成眠。歷幾何時。旋醒。睡處而興。時見天光黑暗。疑雲之彌布也。中心甚樂。意天或降雨。而太后之心。或以是舒。乃急急著衣。衣竟忽見對面窗上。已有日光。不禁大失所望。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記

三十六

禁城內之宮殿。歷年已久。其貌殊古。而結構亦其奇。庭院小而循。顧覽凡所居室。無不曠暗。不燃燈。夜間以燭。人居室中。不能見天日。非於院內仰視不可。今日之興也。日尚未出。猶未清醒。雙目昏迷。故疑其有雲也。余既至太后之宮。而皇后已先余在是。每晨之至太后宮者。恆以皇后爲第一。而裝束亦其整。余不知其果以何時興也。皇后告余。今尚未晚。太后雖醒。而未起床。余乃入太后臥室。而與之請晨安焉。一見。即問天氣如何。余乃以無雨。象實對。於是太后下榻。著衣進晨餐。如昔時。且告余。今日將不視朝矣。而帝則入某寺祈禱。餘無要事。可注意者。余等之禱也。繼續至於三日。仍無雨。余覺太后甚沮喪。旋命余等。日各禱二十次。每禱一次。以銀珠。蘸水記點於黃紙。

四月初六晨。天始有雲。余見之。即趨至太后臥室。告之。孰知已有語之者矣。太后笑。而謂余曰。以是佳音。告余者。爾尚非一人也。吾知爾等必各欲爲之首也。今日余覺其倦。思稍臥。爾且去。當吾興時。將命人呼爾。余乃出。往尋皇后。而諸宮眷

等均在焉。既見余。羣詢余知欲雨未。及余等由憩室外出。見庭院已濕。有頃。雨大至。太后乃起。復禱如常。幸雨未止。終日傾如盆焉。

方太后戲骨牌時。余立其椅後視之。旋見皇后及婢女等。俱立於廊下。而太后亦見之。乃謂余曰。速去。命彼等往憩室中以伺。獨不見。余已濕。余於是至其前。乃未及啓齒。皇后已告余憩室中亦甚濕。而水復流入也。蓋此室歷年久。且無溝渠。如上所述者。太后之宮。甚高。有階十二級。憩室在宮之左。築於平地上。故無階級。時余方立廊下。相語。乃不數分鐘。而余服亦濡矣。太后以手敲窗之玻璃。囑余等趣入。蓋宮中定例。非侍太后左右。或有職務者。雖皇后。不得入。太后命不墜入其宮。是日太后甚樂。見余等大笑。謂吾等似澎湖中而探出者。時皇后著淡綠外褂。首飾上懸紅纓。紅水滴瀉。衣上殆遍。太后笑謂余等曰。視諸女衣。盡污矣。旋命諸人退而易衣。

彼等既去。余復入太后室。太后視余言曰。爾亦濡矣。惟衣上不顯。吾耳蓋余所衣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記

三十七

者。為加修米爾絨。甚清潔。太后撫余臂曰。爾衣何若是其濕矣。莫若易之。且衣其稍厚者。吾思西衣其不適體。腰亦太細。居諸人中。殊不稱。吾可必爾易。故衣後。當尤美。吾願爾易之。置爾之巴黎衣為紀念物可也。吾儂欲知西婦之穿著如何耳。今吾視之。已甚稔。下月將屆端午節。吾將為爾製美衣數襲。為余則。是乃叩首以謝。並告太后。謂余苟能易旗衣。則誠大慰。前以久居他邦。所衣者盡西製。其他則無有也。未入宮前。固思易旗服。因得命令云。老祖宗欲吾等衣西衣入觀。而止。余之因易旗衣而欣悅者。則有數故。其一。則以初入宮時。宮眷僅以外人目余輩。其二。則余知太后。本不喜此。且居宮中。尤非所宜。故決意易之。以此較適也。况終日所事多。而立時尤久。尤非得有疏散之長衣不可。時太后乃命太監。以其衣授余。試著之。余乃返臥室。去其濕者而易之。吾試著太后衣。覺太寬大。惟衣之長短與袖之大小頗適。太后乃命太監。之能書寫者。將余衣之尺寸記錄。俾為余製之。並謂此尺寸必適於余。至太后之於余。母暨余妹也。亦若是。並命太監。凡書等之

衣。祕成之。繼又與吾研論衣之顏色。謂余必著色之淡紅或淡綠者。蓋於余等甚遠。而又為太后所善。故也。余見此。知太后甚樂。旋又論及冠等之頭飾。並命人製之一。如諸宮眷所簪者。續語余曰。吾知爾能著吾之襪也。爾第一日至此。吾曾試著爾之襪。爾憶之否。吾必為爾擇佳日。俾爾再為滿人。而此後永著西衣也。時伊且言且笑。旋取歷書讀之。有頃。言曰。是月十八日最佳。而太監總管李蓮英。尤知所以。博太后歡心者。乃自陳屆時必命各件之預備齊全也。後太后又囑吾等之。宜若何始。可且替何種之花。質言之。太后甚喜。吾等布置。俾成旗裝也。無何。太后乃命余等退出。而天之雨。滂沛。至於三日未止。至雨之第三日。帝乃歸。而各禮亦自是日停矣。太后雅不喜寓禁城中。余亦深恨之。故亦與太后表同情。每晨著衣。必以燭。因室中極黑。雖至午後。亦無不如是。惟為雨阻。未能即歸。其後太后乃謂。翌晨必返願。不計其雨與否也。余等無不大喜。月之初六。乃返願。園。是日天色晦暗。惟未雨耳。余復檢束各件。一如來時。並憩於萬壽寺進餐。而余

等之食肉也。亦於是日始。余見太后嗜肉。且詢余食無肉可悅。不余答以雖無肉。而各味甚美。深愛之也。太后則謂此種食物。不能下箸。苟非齋戒。不撤肉也。是年第一次之遊園會。為慈禧太后所設。以講外交團中婦女者也。會是在是年四月間。此會。太后欲使與英昔稍異。乃命園中置種種。而以珍奇繡花花卉。置其中。一若陳列所者。而此諸物。則將以之贈來賓者也。其所宴之客。則美公使康格夫人。美使館參贊章廉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及其女公子。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及其士官諸婦人。英使館頭等參贊瑟生夫人。德使館婦人。二及法國士官諸婦人。此外則海關關吏之婦人。數人焉。是日太后選一極麗之外掛衣。掛色作孔雀綠。上繡鳳凰。凸出衣上。鳳凰口內各綴細珠一串。約長二寸。行時珠串前後移動。其悅目。頭之所飾。則玉鳳凰。與帕亦無非繡鳳凰者。一如往時也。余母則衣納芬得製之掛外掛。飾之銀。頭上所飾者。稱是復益之羽毛。焉。余妹及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記

三十八

等之食肉也。亦於是日始。余見太后嗜肉。且詢余食無肉可悅。不余答以雖無肉。而各味甚美。深愛之也。太后則謂此種食物。不能下箸。苟非齋戒。不撤肉也。是年第一次之遊園會。為慈禧太后所設。以講外交團中婦女者也。會是在是年四月間。此會。太后欲使與英昔稍異。乃命園中置種種。而以珍奇繡花花卉。置其中。一若陳列所者。而此諸物。則將以之贈來賓者也。其所宴之客。則美公使康格夫人。美使館參贊章廉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及其女公子。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及其士官諸婦人。英使館頭等參贊瑟生夫人。德使館婦人。二及法國士官諸婦人。此外則海關關吏之婦人。數人焉。是日太后選一極麗之外掛衣。掛色作孔雀綠。上繡鳳凰。凸出衣上。鳳凰口內各綴細珠一串。約長二寸。行時珠串前後移動。其悅目。頭之所飾。則玉鳳凰。與帕亦無非繡鳳凰者。一如往時也。余母則衣納芬得製之掛外掛。飾之銀。頭上所飾者。稱是復益之羽毛。焉。余妹及

余均衣淡綠色之中國綢外褂。上以愛爾蘭絲繡作古錢紋。復以極細之絨編飾之。所戴之帽。作綠色。上簪淡紅之玫瑰花。其餘諸宮眷。無不衣極華麗之外褂。方行於朝堂時。景色之美。實所罕見。

是日晨。太后狀極樂。謂余曰。余苟著西衣。其態不知奚若。余腰纏細。惟余此博大之外褂。不能稱身耳。即使縛腰如爾之緊。余思當不至有所苦。惟余終不信世界中。有能如旗衣之美者。今日之客。太后與帝先受其朝覲。有日耳曼公使杜揚氏。及各使館中之繙譯。與之偕來。入朝堂時。諸賓作長行。由杜揚氏代陳頌辭。頌辭譯成華語。達之慶王。由慶王轉達於帝。帝旋以華語答之。而由杜揚氏之譯人爲之譯。於是杜揚趨至暖閣之臺階上。與太后及帝行握手禮。其餘諸賓。乃次第以進。彼等俱立於太后之右方。趨前時。各自呼其名。與其所代表之使館焉。太后與諸賓各有數語語之。及見有面生者。必詢其駐華之年月。段何及曾否樂居於此等語。凡此諸語。均由余爲太后譯述之。各人致敬畢。復趨下。以立於朝堂中。而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記

三十九

其餘。

其偕來之譯人。行禮時。不與焉。但立於朝堂中。俟禮既畢。由慶王率之。至於別室。茶點之屬。備於是。譯人既去。太后與帝乃下座。以維於諸賓之中。

常禮既畢。遂有椅座。持來朝堂中。各人得以自適。太監等後進茶。畧作數語。乃延諸賓入茶點室。而太后與帝。后妃。不與。太后既退。乃由其繼襲之公主。作主人焉。入座時。康格夫人居其右。西班牙公使夫人佳瑟。則居其左。所食者俱華菜。但有刀叉。以備諸賓用。進食時。公主起立。作歡迎詞。余爲之譯作英法語。食畢。乃延賓入宮園。太后與帝均遲於是。有鼓樂一班。奏歐洲曲調。

時太后爲諸賓導。周覽園中。凡經陳品之樹前。各賓俱立而觀。互相讚賞其品物。而此諸物者。太后將以之持贈諸賓。作此次之紀念品也。既行抵園中新建之茶室內。各人乃坐而休息。且飲茶焉。於是太后乃與諸人興辭。余輩導諸賓至其轎前。而別。諸賓既去。余等至太后前。以所遇之事情。並述諸賓之如何欣悅。一如往

昔。太后曰。西婦之足。奚以皆如是之巨也。其駭形似舟。而步履時。殊可哂。余誠不能讚美之。且西婦之手。余從未見其有摻摻者。其皮膚雖白皙。而面目間。則白毛被之。爾固以爲美否。余答以外出時。曾於美國婦女中。見有美者。太后曰。固無論其容美之若何。惟晴作綠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憶彼貓眼也。不數語後。太后謂余等必倦。囑退去。時余等精力已竭。聞之。笑甚。乃向行禮而退。

自余之入宮也。且兩月餘矣。而吾父之病。未或有瘳。卒無時機可出而省視。且可否請假外出。茫如也。吾父時有書來。勸余自勵。且盡職焉。余母曾詢皇后。荷乞假太后前。而歸去一兩日。於理當否。皇后旋告余等。此舉甚當。惟能俟至初八日以後。則更佳。以是日爲節期也。蓋每年四月八日。宮中率有食青豆之禮。據佛教。自此日以後。人之生命。乃次第以分。即謂善者死後升天。而不善者入凶處受苦難焉。太后於是日。必擇其所愛者。給豆一盤。共入粒與食之。皇后謂余荷以豆。還進太后。伊必欣悅。其意蓋謂此後可相遇也。世俗則謂之乞緣頭。余如其囑以爲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記

四十

是日太后共樂遊湖之西濱。而於是處進餐。時太后與余母。述余等第一日之入宮情狀。旋謂余母曰。吾不稔裕庚病已瘳。果以何時始可來宮。自渠使法後。吾尙未見之。余母當以其病稍痊。惟兩脛殊弱。步履維艱爲答。太后乃曰。吾忘語爾。荷願回去者。可請假也。近來余大忙。忘語爾知之。余等乃俱謝太后。並告以頗願歸去。一視父病。奚若。太后遂發命。余等以次日出宮。旋又問余等家居。爾幾何時始可。余等如常儀。而以候其後命對。太后乃謂兩三日足否。余等對曰。於意甚滿足矣。初余聞太后語。私付不知果有以余等所欲者告之否也。抑其意本若是乎。心甚異之。

當太后午後晝寢時。余乃以暇往視皇后。后之爲人。慈善和藹。見余至。命坐其側。彼之太監。復以茶飲。余室中所鋪設者。一如太后。惟視太后爲精。而外觀殊美耳。相與語宮中事。既久。皇后乃謂渠愛余甚篤。而太后亦然。余乃以太后曾命余等歸去兩三日告之。並述吾頗異太后之留心於事也。皇后謂余等入宮已兩月

曾有人以此事提醒太后。事後余乃知總管李固知余等之歸心切也。皇后旋語余曰。吾將有以救爾。益爾智慧。蓋太后雖命爾明日寧家。然尚未有一定之時。爾且不必以此事語人。且不可以急切思歸。狀現於色。毋易爾衣。仍作事如恆。似並未曾以此事置懷。抱問者。苟太后忘速爾去。爾亦不必爲逃之。而依常例。以次日歸去可也。爾之返宮。可較定時早一日。以示爾之急欲視太后也。余聞言大樂。並詢皇后返宮時。可否持物獻太后。皇后謂此乃應爲事。故余次日仍操作如常。並侍太后入朝堂也。朝畢。太后命於則聖之茶室中進膳。此室居牡丹山頂。殊精美。以竹建成。覆以茅草。一如鄉村居室。然所有器用。亦竹製。窗之架。則作摺字與蝶形。而懸淡紅綢簾其上。室後有竹棚。緣以圓干。上懸紅燈。倚榻設座。俾坐者安適也。吾意此棚。蓋將作宮眷之憩室用者。食。余等復侍太后作戲。戲既久。余竟得勝。太后大笑。而語余曰。爾今日誠幸甚。吾思爾以得歸。故樂甚。因是爾之仙子。助爾勝也。爾今可以歸矣。蓋今日之戲。卽余所述之八仙過海也。太后語時。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雜事

四十一

顧一太監。詢以今何時矣。彼以二時三十分對余等。乃向之叩首。立其側。以俟後命。太后曰。余見爾去。甚淒惻。固知爾必於兩三日內歸。而慰余也。又顧余母曰。裕庚當善自珍衛。速已其疾。余已命太監四人。隨爾去。且予以余食之米。於是余等又叩首謝恩。終乃言曰。爾等今可以去矣。

余等既退出。見皇后方坐廊下。余等即向致敬。並與諸宮眷告別返室。預備一切。以備啟行。余等之太監甚佳。已將各物檢束妥當。乃各賞之銀。兩輪役各四兩。其常例也。行至宮門。余等之橋已遲於是。乃與太監告別而去。其可奇者。則太監等狀殊悲。且囑余等之速歸也。太后所命之太監四人。往視余家者。方疑於此。余等登輿後。乃乘馬相隨。余居宮中兩月。恍如入夢。而今日之離太后也。心殊悵然。而同時願見吾父之心。又至急切。行兩小時始臨家。見吾父舉止較健。其得見吾輩也。樂可知矣。同來之太監。乃入客室。而置黃米袋於案。吾父乃叩首。以謝太后。諸太監則各有所贈。彼等亦稱謝而去。

吾隨以宮中情狀及太后待余之慈。一一稟告吾父。父問余能否感誘太后從事改革。并謂願望於其生前。得目擊之。惟此事能遠與否。固久榮余懷者也。當允吾父竭余心力以爲之。

抵家之第二日。太后又遣太監二人來視吾輩。且賜食物果品甚夥。彼等謂太后以吾等之去。殊悵惻。並囑彼等問吾輩亦如是也。吾輩當以翌日返宮告之。居家僅兩日。來視余等者。又至衆。故終日甚忙碌。吾父囑於夜間三時啟行。便於太后未與前主顧和爾等。於是於三時首途。維時天色甚黑。其景一如兩月前之所遇。而事之變遷乃異是矣。私念余誠世界極快樂之女子也。恆有告余者。謂太后愛吾至。中。以皇后言之。尤切。况吾又聞太后。固不喜少年人也。顧余雖樂。而宮眷中。頗有忌余者。且太后之事。究應如何。而可。若輩殊不願見告。致余時覺困難。當太后以愛余語余母時。若輩相視而笑。幸余時時審慎。必使有所以悅之。今則返宮。行將又見若輩矣。惟然。吾當決意以驅此困難。吾但願能於太后有所裨益。其餘諸人。則所不計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雜事

四十二

抵顧和園時。方過五句鐘。余等太監。相見喜甚。并論太后尚未興。已備早餐。可往室中食之。未晚。余等乃先往見皇后。渠方擬往太后宮。晤面亦喜甚。并謂曾見吾等之旗衣。已製成。且極美。時覺甚饑。乃往室中進早餐。食甚多。食後往見太后。時太后已醒。故運往其臥室中。見太后即行請晨安之常禮。並叩首其前。謝專家所賜什物之恩。太后乃坐於床上。笑謂余曰。爾歸去。樂否。吾知凡有來此與吾居者。不久。即不願再去矣。顧余母曰。見爾甚樂。裕庚果笑爾。余母當以吾父痊可答之。又問家居兩日。究何所事。並欲悉吾等前此所選易衣之日。竹筐之也。不。余等當以頗悉其期對。於是太監等。乃攜大黃匣三入室。內盛華麗之外衣。與鞋。白絲襪。手帕。荷。頭飾之類。質皆之。則全套也。余等乃叩首以謝。並言所賜諸物。無不足令余等愉快者。太后又命太監逐一取出。令吾等視之。而謂余曰。吾今爲爾製禮服。全製計疏。珀頭飾一副。繡花長掛兩雙。常用長掛四雙。忌辰長掛兩雙。一天藍

色一紫色者稍有批飾此外尚有內衣甚多云余見之興致大奮當告太后亟欲之太后笑曰爾可候吾已選定吉日矣必俟之爾必先備爾髮此事殊不易可請皇后教爾吾知太后雖命余稍候然苟見與致奮發必更喜也太后旋問余第一日入宮髮何屈曲乃爾吾乃示太后特以紙使之屈曲者是後太后乃復以是囑余矣太后并謂余苟不能梳髮使直而著旌衣則狀必奇醜云是晚余方坐廊下一宮眷笑語曰苟爾旌衣不知爾究能美醜否吾告以但願其自然耳渠又謂爾出外數年吾等頗以西人目爾也余告以自太后目余一如其所出中心殊自足不勞代煩吾知其甚嫉余故余始彼獨居此而往尋皇后時余方與皇后於廊中相話語而此宮眷又至傍余而自笑不已時又一宮眷方為太后摘取髮者見之並詢其自笑之故渠言后亦見之亦以此事相詢渠概不置答仍自笑不已適其時一太監入謂太后請余乃去後余嘗以其自笑之故詢皇后然終不能得是後數日間甚安謐太后殊愉悅吾亦然一日皇后告余等各事須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四十三

早置備備十八日易服也因為時已僅餘兩日矣是夜太后寢息後余乃返室中戴旌裝之頭飾往見皇后渠謂余較美且可必太后見余旌服將更擊愛余告皇后未赴歐洲前復衣旌服故知所以戴之並告渠宮眷輩恆以異邦人目余誠不識其故渠謂以是僅足見彼等之愚耳并謂彼等嫉余余可不必置之念云
次日與時較恆常為早而著新衣焉衣後自視乃並己之目力亦不免自信頗類前之他人果是吾否也此類裝束雖余不恆著之然今自視似何不爾時皇后入觀太后途經余室來俟余聲與之偕往及抵廊中來視余聲者頗眾且議論不休使余頗覺羞縮渠謂余衣此衣較西服美甚惟光緒帝與眾特異渠謂余曰爾之巴黎裝實較是為美余向含啼而笑未之置答渠乃頻搖其首而往太后寢室中繼李蓮英主及見余聲乃與致突然囑余即往謁太后余告之曰人爭不脫余一若余為奇物者渠曰爾不自知之美也願爾勿再著西衣矣及太后見余

大笑不已余以是頗不自適蓋慮今之裝束或不自然太后曰余殊不信爾猶是前此之女子也旋指一鏡語余爾且臨鏡自觀之視爾姿態其變更果何似吾思爾後誠屬吾有矣再置外褂與爾時李蓮英謂是月二十四為日見至各人之數均於是日易金以玉而余等尚未之有云太后乃謂李曰爾以是語吾吾心殊悅既使彼等旌衣吾必各給以一玉釵李乃去旋復持翡翠玉釵一盒至其前太后乃取一美者以予余母並告之曰特此者已有太后三人矣又取釵之較美者二與余及余妹謂此兩釵本為偶其一東太后恆簪之其一則幼渠時所簪者也余見太后賜物甚多而余殊未有以報答思之良惡余等乃竭誠以謝並示感戴之意焉渠曰吾今視爾一如吾有至為爾所製之外褂誠最佳者且將給爾以宮服與皇后同制爾固余之宮眷其階級本相若也時李蓮英侍其後與余作暗號使叩首以謝是日也余叩首頻頻幾不能憶其數矣其頭飾太重戴之殊不慣且慮其墜落太后日謂將於其七十壽辰昭示吾等之職位於宮中蓋太后萬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四十四

壽每進一秋渠可賜殊恩於其所愛者或有功績而有所裨益於太后者太后固無論何時可以晉人職位惟此際特覺殊異耳旋皇后來賀余謂太后已選得一親王匹吾使余嫁之渠亦嘗戲弄者余乃以所遇寵眷一一函告吾父父諭余受此寵眷頗冀余內省無愧思有所以裨益之且必忠盡無情以終其身也
余時歡愉似宮中日月誠有足令人愛慕者太后慈護始終不衰且自余易旌裝後待遇優異大與前殊視如伊所自述一日月下侍太后棹舟湖中太后嘗詢余仍思適歐否是夜月光皎潔余舟之後尾有數舟其一舟中有太監數人奏笛聲韻悠揚頗足悅耳並弄一樂之名琴者太后復引聲而歌聲極柔媚余聞是言乃告太后得奉晨夕於願至足任彼何處亦不願去矣太后復囑余誦詩而彼日為余訓迪余告以吾父曾使余習之能稍自作太后聞之狀似驚異而言曰前此奚不我告吾樂詩爾可時時為吾誦之余善詩甚多各體無不備余告太后中

后與彼嫺習文字。曾思啟迪宮眷輩。俾能書誦。卒以彼等荒惰。遂爾中止矣。昔吾父語吾。苟有所能。無見詢者。切毋自炫。故余之於詩。遂秘而未宣。迨宮眷既知之。遂頗有與余不治者。且自是而怨日積矣。

四月也。除此外。堪稱歡愉之日。今已過矣。至五月既朔。宮中人無不大忙。蓋自朔日以至初五。爲毒虫節。或亦謂之龍舟節。是日除皇族宮眷太監外。凡督撫將軍顯宦。靡不有精美之貢品。其貢物之多。實余所未曾見。凡貢進者。人有一黃帖。帖之右角。書貢者之名。名之下。復書卽進二字。至其所貢之品。亦書於其上。太監輩乃以黃匣。一一攜之入。此五日中午。無不繁劇。尤以太監爲甚。至貢進之多。余亦不能計數之。貢物靡不有。如居屋器用。絲綢珍寶。種類極繁。其最多者。爲舶來品。余且見有刻鏤極美之御座。與繡貨焉。太后命將諸物。均儲諸別室。備留舶來品於其宮中。蓋多所未見者也。

五月三日。爲宮中各人進獻之期。其情狀殊足娛目。余等以置備故。前一夜迄未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四十五

眠。且爲皇后襄助。至翌日晨。乃陳各人進獻之物於一廣院中。而置諸黃匣之內。皇后之物。列匣作第一行。凡彼所獻。悉其自製。爲鞋十雙。餘則繡花絲帕。橄欖袋。烟膏。包種種。靡不精美。至宮眷所獻者。人各異。蓋於節前。不克請假外出。以購之。市中也。至余等日。必有一二人居太后側。尤無一可以外出者。故頗樂以所購之物語人。余等固未嘗請假出宮。然所有獻物。已早爲之備矣。而宮中人又無不各就獻物。預測太后之愛憎。吾母暨吾姊妹。曾函致巴黎。購有法國之華麗繡緞數段。及法國古式之器用一副。余等居宮中。爲時雖短。而太后嗜尚所在。已盡悉之。故此又購行蓮扇。香粉。胰皂。以及法邦之新物焉。凡所獻物。太后必逐一視之。苟見有惡劣者。必究獻者之姓氏。下至太監婢僕等。亦有所貢獻。且頗不惡。太后於諸物中。擇其所愛者留之。其餘則令持去。竟有水不滿意者矣。至其所最喜愛者。爲外國品。尤以法國之錦緞爲最。蓋渠幾無日而不製外掛也。他若香粉。胰皂。亦頗使之悅。足以美其顏色也。渠以是恆謝余輩。爲狀至殷。且謂余等思慮周

詳能爲好。雖得佳品。不寧此也。卽對於太監婢僕等。太后亦必婉言慰之。衆人以是大快。

五月四日。則爲太后賞賚余輩之日也。親王顯宦婢僕太監等。亦均有之。太后記憶力極強。凡所貢物。盡悉靡遺。且能知獻者姓氏。是日余等又大忙。太后一視其人。所獻者。爲賞賚之等第。有一黃紙。凡將所有貢賚之姓名。悉書其上。某親王福晉所進之品極劣。太后大怒。囑余將其進物。置室中。謂將重視之。以究其果爲何物也。閱其面色。似溢不懌。繼命余等短長其綢緞。加以絲綉。而置之廳堂中。辨之尺寸。各殊均太短。不足以緣外掛。至其衣料之品質。亦至不良。太后謂余曰。爾今可以知之矣。其所進物。果佳否耶。吾悉此諸物。必人之贈。彼特留其佳者自用。而以其餘畀之吾耳。卽其所進。蓋殊出於不得已。非其本心。然疏忽至於此。令余甚爲驚異。彼或以余受物至多。不得悉加審察。殊不知其最劣者。余最措意。蓋必如是。而各物始能悉識之。凡所進獻。其欲悅余者。余知之。其出於勉強。而非其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四十六

本心者。余亦知之。余將如其所進以報之可也。是日各宮眷。太后悉賚之美。隨外掛一雙。銀百兩。皇后妃嬪亦然。至所賚余等者。則稍異。是有繡花外掛兩雙。青紫者數雙。短衫。雙無袖短衫。數雙。外則有驪與所簪之花。太后謂余等外掛不多。故不賚銀。而特爲余等製之。此外又賚余極美之耳環一雙。而余妹則無之。蓋太后見余所服者爲金。而余妹則飾以珠玉也。一日太后謂余曰。裕太太。吾見爾於二女間。蓋有所偏愛。龍葵乃有美隨之耳環。而爾則無之。時余方侍其座。後太后未疾。吾母謂余曰。吾將製一美者與爾。爾今爲吾有矣。繼余母以余不欲服耳環之重者。告太后。太后笑曰。此無與彼。今已爲吾有。吾將視彼所需。一與之。爾可不與聞其事矣。太后所賜之耳環。果甚重。太后語余。苟日服之。必恨乃不幾時。余果覺如無物者矣。今且至節期矣。是節亦謂之龍舟節。凡五月五日午時。於諸毒虫最不利。鱗介類如蟪蛄。百足。蛇蝎等。無不深藏泥土中。蓋此時殊足令之麻痺。故製藥者。率於此

時捕之。藏之瓶中。俟其既乾。而製藥焉。太后曾舉是告余。故余於是日。獨掘土中。以捕之。然卒無所獲。舊俗。太后率於午時。取酒一小杯。置雄黃少許其中。以毒釀酒。於吾輩之耳與鼻下。塗黃點一二。以此可避夏季之虫類。毒人身體也。至其又謂龍舟節之故。蓋以周時。國分爲七。各有其君以臨之。楚國大夫屈原。曾陳其君。與其餘六國相聯合。其議未行。而慮其國之必將沉淪也。彼意既不能感喻其君。乃抱石投江而死。死之日。即五月五日。楚王哀之。乃乘龍舟。而投角黍江中。以祭之。從此國人。乃以是日爲節期矣。今日宮中演劇。其第一齣。即此歷史也。殊有興味。繼又演介鱗之於午時前。所以自藏其身者。宮中諸人。無不著虎鞋。蓋鞋之顯形如虎首也。且以黃綢製作虎花簪之頭飾。上虎花本童子所習者也。而太后亦余等習之。滿洲貴族夫人。僉來宮中。見之無不非笑。余等乃以太后命答之。凡宮眷生辰。太監總管。無不登記之。五月十日。余之生辰也。彼於數日前告余。宮中舊俗。值生辰者。必有所進於太后。其物則果品糕饅之類也。以是故。余乃命人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二年記

四十七

購之。共約八盒。是日黎明。余盛粧著宮服。且整飾端詳。力求娟好。趨太后前請晨安焉。俟其裝束既竟。太監乃以進物入跪地上。余獻之太后前。叩首者九。太后謝余。並祝余壽。復賜余檀香手釧一雙。雕鏤絕美。並有錦緞數疋。且謂以余生辰。故已爲余備備矣。此類亦謂之長壽禮。習俗如是也。余於是又叩首謝之。繼復向皇后叩首。得驛兩雙。綉花頸飾數事。爲回禮焉。比余返臥室。宮眷等所贈之禮。已滿其中矣。綜言之。余之生辰。蓋極樂者也。五月十五。余終身所不忘之日也。蓋此日之於宮中。無不凶者。是日晨。余等一如往日。以往太后臥室。乃渠腰痛甚。不能即興。於是輪流按摩其背。其後。乃下榻。惟爲時稍晏。然其意殊快快也。繼皇帝入室。跪其前。請晨安。而太后乃若毫不經意者。余見帝以太后不適。故鮮有所語。而往昔爲太后梳髮之太監。又以是日病。於是又命一人來。爲太后佐助。太后乃命余等監察之。母使之落一髮也。蓋落

其一髮者。準不能稍有所容。而此太監。又不若向之梳髮者之點。彼復有術以蔽之。使不之見。彼則不知所措矣。時彼惶懼甚。而太后又於鏡中窺得之。乃詢曾落其髮。未與以實對。於是太后大怒。命易其人。余見欲笑。但此太監。悚慄無似。不禁大哭。太后命其立離室中。且謂將有以懲治之。余等不得已。而爲太后助。此事良不易。蓋太后之髮太長。梳之實難耳。

於是太后復臨朝。一如恆昔。朝畢。乃舉其事以告李蓮英。李誠狠毒人也。當謂太后曰。何不於其時撲殺之。少間。太后命李以其人來。於其宮中。加之刑焉。既畢。又謂食物粗惡。命取庖人而刑之。有人告余。值太后怒時。蓋無一事而不非者。余以是故。雖以今日所遇。而處之漠然。太后曾謂余等之昏。垂於後者太甚。殊覺過事修飾。蓋滿洲頭飾。率置於項之正中。其梳於後者。謂之燕尾。率垂至額之下端。余等之髻。固無一日不如是。而太后未嘗道及之。當時彼目余等而語曰。余今視朝無需爾輩。其各歸室。重櫛之。苟再見有如是者。余必立削其髮。余聞太后語。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雜二年記

四十八

嚴冽如此。驚懼之甚。實生平所未有。余不知太后曾指余而言否也。但漫允之爲宜。遂如其言以應之。余等方擬返室。太后復立止。監視。行不數武。又聞其詬叱長聲。謂渠之自以其昏爲是。亦命之去。遂中頗有非笑長壽者。以是頗使之憤憤。當太后怒時。恆謂余輩所事。特欲使之怒者。實則余等無不敷衍。誰敢出此。蓋無不力求所以愉悅之。而適得其反耳。是日也。太后之怒終不已。故余時謀離其左右。余見太監輩。有趨其前以陳白者。且間有緊要者。太后乃讀書不已。始終不之睨。實言之。此日余實自覺悒悒也。初時。余尙以爲太監皆僕役之忠盡者。乃遂日視之。始盡悉其爲人。偶而獲咎。殊未嘗有所苦之也。旋皇后囑余仍入太后室。侍之如常。謂余苟遇太后作戲子戲。彼或以是而忘其煩。慈焉。余初懼將有所誣。實頗不願往。繼見后爲狀至誠。乃以試爲答之。當入太后座室時。彼方觀書。既見余。乃言曰。其來前吾頗有以語爾。爾知宮中諸人。固無

一良善者否。余深惡之。以後爾將母再太低。以垂於腦後。今晨余未怒爾也。吾知爾與衆人殊。恨毋爲他人煽誘。頗願爾日居余側。如吾所語爾者。以從事可也。太后語時。狀極慈。其面色亦不如晨間之厲。吾當許太后。苟能有以悅之者。實所大慰也。凡所語者。一如慈母之語愛子。故余之志慮亦因之以變。且念太后學竟無不是之處。但復聞更人言。謂人之爲太監者無不凶惡。蓋時時思所以傾害人。而可則毫無理由也。

是日。各人之從事。無不格外審慎。有謂太后一經噴怒。則無休時。然所以語余者。溫語實甚。似盡忘其困擾者。例此言。適得其反。太后固不難於侍奉者。惟必觀其舉動耳。余思其魔力甚大。蓋一經語余。後令余忘其曾經盛怒者矣。而余之思慮。又似已爲太后覺察。彼謂余曰。吾能令人恨吾如毒。然亦能令人愛吾。吾固具此權力者也。余思此言良然。

五月二十六日早朝。慶王奏太后。美使夫人康格。來請私觀乞示時日焉。太后諭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四十九

俟至明日留之意。蓋欲得暇思索之也。時余仍居屏風後。方傾耳以聽。而宮眷聚譁甚。旋太后乃命視朝時。無得或語者。余心大樂。蓋如此。太后與宰臣之言。余或得聆其一二。其言固至饒興趣也。朝後。太后命余排雲殿備居某山之巔。夫時太后頗健行。故吾等乃緩步隨之。共登山二百七十二級。且行崎嶇之石上者。約十分時。乃達其地。太后於登山時。若毫不介之意者。有小太監二人。左右掖其兩臂。扶之以上。其狀至可哂。余見太后步履健。恆及太監之先。且不與一人。當抵殿時。余等德極。精力弱竭。太后固善行者。視此狀大笑。蓋太后之爲人。苟其智與毅力。有能勝人者。輒歡悅。彼言曰。吾老矣。然吾步履。猶能較爾少年爲速。爾輩誠無所能。果以何事而至是耶。太后性尤喜讚美。吾居宮中久。頗知設辭以悅之。然有讚美而不得其當者。彼又恨之。故雖設辭也。亦不審慎出之。

排雲殿。一瑰麗宮殿也。殿前有一廣場。如庭院然。中植紅白夾竹桃。殆遍院中有磁棹。及磁椅數事。太后坐御座上。飲茶。默不一語。是日天甚湛明。且有日光。惟

風甚厲。坐其中。不數分時。謂風至巨。遂入殿中矣。吾見其如是。喜不自勝。耳語皇后。風將吹吾頭飾去也。時太監輩。方置食物於檯上。皇后暗示余等隨之去。余等從之。及至殿後之遊廊。遂共席窗檯。以坐。窗內窗牖。無不低者。窗之內。窗之下。砌磚如檯。廣約及寸。謂之窗檯。而宮殿中。除御座。從未見有椅者。皇后乃問余。曾知太后有所思否。余告以太后所思者。或晨間慶王所述之私觀事也。皇后謂余所度者甚。且詢余曰。爾究知私觀果何所事。且將於何時舉行耶。吾告太后尙未之置答也。

方是時也。太后已食畢。緩步室中。而視吾等進食。旋至吾母前。而謂之曰。吾甚異夫康格夫人欲觀吾之故也。殆有所事與吾語耶。頗欲知之。備爲之答。吾母謂或有人欲見太后。而使康格夫人居間耳。太后曰。否。不可。若是欲入宮者。必先呈名單。若常例朝觀。吾殊不置意。而令固無所用其私觀者。吾極不願人有所詢問。爾等豈知之。彼西人也。依其習俗。固和藹且恭謹。惟其禮儀。則不能與吾徒並論。余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五十

且作保存之官可也。蓋中國俗尚。吾深佳之。終吾之身。頗不欲其或有更易。爾試思之。凡吾製歷。何一非自製年。授之揖讓。爾且以最古之訓。與新道德衡之。然彼人民或樂是也。主吾之所謂新道德者。蓋指基督教言也。以彼其高曾考妣之神主。而付之火。此間人民。以教士之故。而望家世離者。不知其幾。彼固恆誘惑青年。以信其教者也。至吾之因其朝觀。而中心不適者。蓋以彼凡有所謂託吾等終覺。抑過甚。不忍有以拒絕之。而彼外人。乃若不明其故者。今吾將以所籌度之語。爾設彼等之言。而有涉於諸案者。吾將語以凡事必與宰臣商之。吾不能主之也。吾雖爲太后。然國法在所必遵。若日使尤西德夫人者。余則愛之甚。人既和善。且從無呆笨之疑。問日人本與吾人相若。其進化之懸殊。尙不遠耳。去歲。在爾等未來之前。曾有一牧師夫人。與康格來者。勸吾設一女校於宮中。當時吾不願拒之。乃以容再計議。答。今且就此言論之。苟設女校於宮中。豈非大愚。且吾又從何處而得如許之女子耶。事之類此者甚多。余實厭之矣。而貴族中之子弟。余殊

不願其來吾宮中從事誦讀也。

太后誦時。視余等而笑。諸人亦無不笑者。太后曰。吾固知爾等之必笑也。彼廣格夫人者。人誠和善。而美人之對於中國。亦極友愛。吾於光緒二十六年。始感其惠。但吾終不悅彼教士耳。李蓮英告余。謂教士之在此間者。恆以藥食善人。人乃無不願從基督教者矣。然必僞為誠善。而使華人慎重思之。一若不願聽人。之信其宗教。而稍違其本願。然者。且又恆取貧苦之幼童去。而挾其目。以作藥劑也。余於是告太后。謂是誠不確。余曾見教士甚多。其心無不慈善。且願願有以補助貧民者。並告太后。教士之所以待孤兒者。奚若。如此之居屋。給之衣食之類。恆以時身入內地。取兒之不能奉事其親者。而教養之。余所知。蓋不一端也。有時鄉人以其殘棄之兒女。給之教士。以家貧不克撫育之也。且又述彼等之學校。與其所以補助貧民之術。太后笑。謂余曰。余固信爾之言也。惟教士又奚以不居國中。而謀所以裨益其國民者。余聞此。思多言亦復無濟。惟吾甚欲於此時使教士之在中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五十一

國者。所遇駭聞之事。俾太后之知也。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曾有教士二人。被暴民殺斃於武穴。而教堂亦燬於火。時張之洞督兩湖。余父奉檄往查其事。疊經困難。始獲三犯。而依律絞殺之。被難教士之家族政府。復與以賠償。焉其翌年。宜昌左近之麻城。一天主教堂。復燬於火。暴民謂於該堂中。見有醫童甚衆。皆自之被挾。而從事工作者也。宜昌守亦謂教士。確曾取兒童之目。而製藥也。余父於時。乃取醫童入署中。面詢之。守之為人極戾。亦極排外。乃給諸童以食。而教之。謂教士確挾其目。乃翌日詢之諸童。余謂教士待之極優。給之寢居。而與之豐衣美食。未入教前。醫已久矣。並謂宜昌守曾授之意。伴稱教士之見處。惟此殊不確耳。且求仍返校中。謂彼處誠足樂也。

太后曰。彼等之拯濟貧民。而救其苦難也。良或有之。蓋如佛祖之以其肉而食。肌膚也。苟彼等能置吾民而他適。則所深願。吾等且信吾固有之宗教可也。爾抑知拳匪之亂之所由興乎。彼中國教民。誠不能詳其咎矣。拳匪受其虐已久。故思從

而報復之。此固下等社會中恆有之事。惟其舉動太暴。且又火北京居室。藉以致富也。其火居室也。不問其誰氏之屋。而同期於盡。蓋欲延長其時間。而為攫取錢財之計。至中國教民。又庶民中之最劣者。鄉民之土地財產。彼等恆奪為己有。而彼教士。又從而庇佑之。俾有所分潤焉。其有拘至縣署中者。皆不跪。不服從法律。且時時侮辱官長。教士又不計其有罪與否。出全力以蔭之。教民之言。輒以為實。而使縣長釋其罪。光緒二十四年。爾父曾訂有官吏與教士往來之規則。爾尙憶之否耶。吾知庶民信彼基督教者多矣。但高級官吏。吾終不信其有信教者。語至此。太后四顧。而低聲言曰。康有為曾勸皇帝信此教矣。但撝吾之生。無一人得而信之也。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羨者。如其海陸軍與機械之類。惟論其文化。吾必謂中國實居首選。至拳匪之亂。人民頗信其與政府相聯絡。此實大謬。當發難時。吾疊降諭旨。以兵力逐之。奈已煩原。不可收拾。於時。余決意不出宮門一步。以余之老。死生何足置念。惟端王及那公力速余去。且勸吾易裝為余大怒。未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五十一

之立允。迨余返鑾。恆有語余者。謂人民頗信余微服去也。且謂余衣一女僕之衣。乘一破驢車。而此女僕。乃作太后裝束。乘吾之轎以去。吾誠不知誰造謠者。人既信之。則居北京之外人。自不難得而悉之矣。今再與爾述拳匪事也。其時。奴婢侍余之慮。蓋已甚矣。方吾去時。幾無一人願為吾借。且還都之議。宮中尙未及。而彼等已於其先相率避去。其不去者。則環立吾側。以觀動作。而不事所事。余見其如是。決意親詢之。以視願隨者有幾人焉。故語之曰。願從者。從。不願從者。離此也。可。乃余甫言畢。而侍側以聆是者。已寥寥。吾見之。誠不能不驚奇也。僅得大監十七。老婢二人。婢女一人。即長壽是也。渠等僉謂無論如何。必與吾俱。吾之太監共三千人。乃不俟吾點驗。而去者垂盡。中有劣者。且有所無禮於吾。擲吾寶貴之瓶於石板上。而破碎之。蓋知吾之將去。不能有所懲治也。吾涕泣終日。而禱於太祖太宗之前。祈其護祐。從吾者亦隨吾。至吾之家族相從者。僅皇后一人而已。戚族某。吾最愛之。凡有所需。均如其願。乃亦竟不我借。至其所以不借之故。蓋以為

外兵。凡官人之走者。無不殺之耳。

余等行後七日。余遣一太監歸。見此賊人仍居北京。伊詢太監。曾否有外兵追逐。而余之見殺未也。但此後數日。日兵佔居宮殿。彼即見逐。蓋彼初意。慮其必死。繼以余尚未見殺。故來居宮中。或可與余等偕去。至彼遣征之速。余迄今尙不得其故。一日晚。余等方居鄉人陋室中。彼忽與其夫偕至。其夫固甚佳者。彼當告余。以余之去。如何悵。及急欲知余安危之狀。且言且泣。吾當禁其弗語。僅以所言殊不之信告之。自此以後。遂與吾秘密矣。而余之旅行。艱困殆極。日居轎中。自日之未出。以至於既暮。夜則宿於鄉村中。爾今聞是。必且憫余。以余之老。猶且受此苦難也。

行時。帝則乘車。以驪負之。后亦若是。余於途中。仍自藏高。乞加冥佑。惟帝則終始無言。從未啟齒。某日。又遇數事。是日雨大。至轎役逃者數人。而驪又暴斃數口。天既至熱。雨如傾盆。一一注余頭上。另有小太監五人。又復逃去。至其所以逃去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五十三

之故。則以前夜余見其虐待縣官。而不得不懲治之也。此縣官曾供給周至。務期安適。惟食物本難致。余曾聞彼與縣官爭鬪。而縣官則跪其前。乞其勿語。且充其所索。余於斯不禁大怒。夫以旅行之景况如是。苟有爲之供給者。誠不能不自足矣。

行經月餘。始達西安。余之疲困。幾不堪爲爾言。而余心煩悶之甚。更不待言矣。以是致余大病。幾三月始愈。終余之身。余不能忘之也。

光緒二十八年春。余等始返北京。及余得見宮闈。誠不能無恐怖之觀念。蓋凡百事物。大異初觀。吁。可哀矣。宮中華飾。其可資費者。非經破損。即經劫竊。三海內之珍寶。幾無一存。即余所日禱之白玉佛。亦復有人壞其手指。外人且有登余寶座而攝影去者。當余居西安時。雖以督署備余行宮。然其建築太老。漏重。且易致病。余寓其中。如入地獄。繼皇帝又因是病矣。今欲一一語爾爲時。頗良思余生。不備。當艱阻。而以末年爲最。苟余有暇。當爲爾詳言之。吾頗願爾知其真像焉。

今吾且再論康格夫人私觀事可也。此次私觀。必有特故。吾但願其再勿有所呈請。以余深不願却之也。爾能度其一二否。余告太后。必不致有特故。或康格夫人以其嫻習禮也。故爾有是舉。且吾亦不信其有所呈請。太后曰。吾之所反對者。僅以康格夫人。恆借一女教士來。爲之譯人也。今吾既有爾母。及爾姊妹。吾思之。必且足用矣。彼之此舉。吾誠不能謂其必是。且譯人之華語。吾又不能盡解。外交界中諸夫人。吾甚願見之。但非所論於教士也。苟有機遇。吾且祭之。

次日晨。農王告太后。謂美國海軍大將伊文斯。暨其夫人。及其偕行諸人。欲觀太后。美國公使。特請分兩次朝見。並謂昨日昨所陳康格夫人。自請私觀事。實誤也。早朝既畢。太后乃笑而言曰。昨日吾非語爾。既謂朝觀。必有其故耶。吾寧見美國海軍大將及其夫人也。又回首語余等曰。其整齊各物。務期悅目。凡吾室中所有。其靈易之。必如此。則吾等起居况。始不致爲外人所知也。余等均知此舉。不啻舉官殿而翻覆之。事大不易。然皆應之曰是。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五十四

當預定朝見日之前一夜。余等乃舉障窗紅簾。而易之以天藍色者。此色爲太后所厭惡。他若椅杌之墊褥。亦易之。與是向。於是時也。余等方督太監輩從事工作。忽見數太監入室。攜一大匣。滿盛時鐘。而太后亦於時入。乃命將青玉之佛。一一移去。而寶玉華飾。亦間移之。而置時鐘。蓋以爲世所希有。不輕欲外人見之也。余等又易繡門帘三襲。而以綠色者代之。至此門帘。亦所希有。蓋繡爲金絲織成。繡佛五百尊其上。道光帝曾用之。太后以爲懸此於戶外。可辟百邪。故太后特命朝見後。必以一人復懸之。母或忘。繼余等又整齊其器用。伊之梳粧台。爲諸物中之最重要者。恆不欲人見之。雖官吏之夫人亦然。故乃爲之移置密室中。而加鎖焉。繼又易其榻。凡有紅者。盡以綠代。其原有之器用。皆檀香製。榻上之雕刻物。質亦同。而此檀香。於未製器用前。半分置於佛寺中。以聖潔之故。亦不可使西人見。然以榻上之雕刻物。非余等所能移動也。乃以綉帳幃之方。是時太后趨入。囑其臥室。暫緩布設。蓋以次日。僅有海軍大將及其隨員朝見。必不致入私州。

若伊文斯夫人與其他婦人之朝覲也。則在是日之後。並謂朝堂中。不知果如式。佈置。當視之。此要事也。旋言曰。其僅於吾廳堂中。鋪地毯可也。吾深惡之。然殊無如之何。

余等工作既畢。太后乃以諸夫人朝覲時。余等當衣何服見諭。顧余曰。豈為爾無庸來吾御座前。彼間皆男子。吾當於外部卿丞中。命一人來。吾殊不欲爾與生人語。此非滿人禮。彼等皆不相識者。一經返至美土。或將以爾之顏色語諸人。其時太后又命次日取其黃袍來前。俾臨朝衣之。謂於此際。伊必衣其公服。此袍係黃緞製。上綉金龍。且帶一頸環。共有珠一百八粒。亦公服中之一。旋又曰。吾殊不願衣公服。頗不美觀。吾懼夫將必衣是也。又謂余等曰。爾等所衣。固不必殊異。次日。太后與時較早。亦較曩日為忙。以余所知。凡有朝覲。余等無不大受騷擾。時有舛誤。頗足激太后之怒。太后曰。余方力求嬌妍。而此輩乃復使余曠怒。吾知美國海軍大將歸國時。必以吾之容止語人。吾殊不願其觀念或有差謬也。其髮約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五十五

兩小時始梳成。而常例早朝為時已晚。太后乃命俟外人去後行之。類引鏡自窺。謂彼殊不悅公服。且詢余荷外人見之。曾知此為公服否耶。又言曰。吾衣黃袍。致余色亦陋。余面變與袍色相若矣。吾當告太后。今日乃私觀也。荷彼願衣他服。當無不可。乘聞此。似甚喜。而吾則深懼夫所言之或誤。然以大忙。亦不之置慮。太后乃命將其種種外掛。一一持來。選之既久。乃取一淡青緞袍。上繡壽字。而飾以寶石與明珠者衣之。太后衣畢。謂此衣始足稱身。且命余入珍寶室。取花以飾其髻。其花之簪於頭飾左者。為壽字。右者為蝙蝠。若靴與帕。以及他物所繫者。無不類是。粧竟笑而言曰。今余始覺不嫌。且往朝堂中候之。並可於暇時作戲子戲焉。於是又謂余等曰。臨朝時。爾等可居屏風後。欲窺視者亦可。惟務不願爾等為人所見耳。於時。太監等置圍棹上。將入局矣。忽有一高級太監趨入。跪太后前而言曰。美國海軍大將已入宮門。美公使與之偕。約得十一二人。太后笑語余曰。吾料僅有美國公使與其海軍大將暨隨員二人而已。其餘果為誰耶。雖然。此無與

也。吾頗願受其朝覲。余等乃扶之登暖閣內之寶座。並整拭其衣履。而以所備答詞授之。乃偕皇后退居屏風中。其時甚靜。都無聲息。朝見者行於石板上之履聲。猶得聞之。余等乃從屏風向外窺探。見有親王數人。引導諸人升殿階而入朝堂。海軍大將及美國公使既入。立作一行。與太后鞠躬者三。時帝亦坐寶座上。居太后左。其寶座甚小。幾與尋常之椅同。太后之答辭甚簡。僅歡迎海軍大將之來中國而已。諸賓於是趨至暖閣前。與太后及帝行握手禮。其升降也。各異其側。旋由慶王導入別宮而講之。於是早朝遂畢。此蓋極高而僅具儀式者也。

朝畢。太后謂曾聞吾輩有於屏後笑者。他人聞此。或將等議。伊極恨之。余告太后笑者實非余也。太后曰。此後再有外人朝覲者。爾不必再來朝堂中。但非所論於尋常早朝來觀者皆吾之臣庶耳。是日午後。太后未入寢室。彼謂頗俟諸人既去。而聆其作何語也。約兩小時後。慶王來前。謂諸人已畢膳。以得見太后顏色。靡不歡汗無餘。今已去矣。至此大海軍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五十六

大將之入宮。乃由左門入。其中門僅太后與帝得出入之。惟獻國書者。亦克行。故海軍大將之退。亦由其所入之門以出。繼太后詢慶王。曾否引諸人周遊宮殿。指頤和園。彼等見之意態何似。曾否有所語。慶王曰。復語慶王曰。爾今日去。明日為諸夫人覲見期。凡有所需。速預備之。是夜太后又謂余等曰。明日所衣務期其同。且擇其最麗者衣之。今來宮之夫人。後或不能再與吾徒相見。今苟不以前所有示之。無機遇矣。乃命吾等均衣淡青色之衣。皇后與皇妃亦然。又語余曰。荷諸夫人詢誰為皇妃者。爾則告之。倘不見識。余不願爾介之相見。余之為人。無不審慎。蓋以宮中諸人。不慣與人周旋。恐其舉止。或有乖誤。而為西婦非笑也。又與余等曰。嗜善婦女之來宮中者。余恆有所贈。而前次入觀。則全無。今果應按贈與否。吾不得而知之矣。顧余曰。爾可預置寶玉數事。備余之需。以精匪盛之務。期妥當。惟不得余命。勿持之來前。又曰。吾等話語已久。爾等可去以休息矣。余等乃與致敬。請晚安焉。余以得返室中。中心大快。

次日晨各事無不順適。且亦無所騷擾。諸人靡不悉心修飾。太后以是大慰。旋語余曰：爾之面色脂澤太淡。人將以爾爲瘡。且爾唇可塗丹朱。習尙如是。今日不爾爾。可返室中重敷顏色。爲余於是復歸己室。施脂粉如素。惟自窺姿色變異。不禁大笑。於時又入太后室。太后曰：爾之顏色今誠美矣。苟爾以脂粉爲費者。吾將爲爾購之。太后且言且笑。彼固恆戲弄余者也。

此時太后粧飾已畢。乃有數宮眷持來外掛甚多。備之選擇。彼謂將衣其色之淡青者。乃選之至三十襲。迄無一當。命再持數襲來。其後選得一外掛之綠色者。上繡百蝶。復衣一紫色坎肩。亦繡蝶者。掛之下端垂珠纓。太后並戴明珠。其中之一大如雞子。蓋彼所最愛者。非有要事不懸之也。頭飾左右皆玉蝴蝶花各一。手釧與指環亦無不有蝴蝶者。質言之。無物不與之相配也。其頭飾上珠寶之中。仍鮮花。白茉莉。其最愛者。皇后與宮眷不得簪鮮花。但出於太后殊恩而賞之。則可。余等可簪珠與玉之類。太后謂鮮花僅欲可用。其意以爲余等年太幼。簪之恐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雜二年記

五十七

損花也。太后裝束既竟。乃隨之入朝堂。當囑將骨牌攜之與俱。蓋將於此時戲之以消遣。戲牌時。且與吾等語。謂吾等對於美國婦人。各宜和悅。且宜恭謹。並可引之周覽各處。太后曰：今各物都已更易。此固無妨也。又曰：吾思之。頗欲自笑。今更易各物。果何爲乎。彼等見之。將意余等起居。無不如是。此後如有詢爾者。爾可以並不如是。每有朝覲。則更易對。俾令彼等爲之驚奇也。且爾必語此不者。將無人知之。而前此之忙碌。太不值矣。今日固私親也。故太后未用其寶座之大者。僅坐小寶座上。居朝堂之左。每晨受諸臣之朝。則於此。而皇帝立於其側。時一太監入。即昨日之人。謂諸婦人已至宮門。共九人焉。太后乃令宮眷數人於院中逐之。并導之入朝堂。彼等如命以去。余則立太后座右。繼見彼等食登堂。太后低聲詢余曰：誰爲伊文斯夫人耶。余以從未與之謀面。遂以不識答。及其既近。余見一婦人。與奕使夫。偕行。決其必爲伊文斯夫人也。乃以之告太后。既近前。太后曰：彼女數十。又偕康格夫人來矣。每次渠必與俱。吾將告以恆喜見之。視渠果能明吾

意之所在否。

康格夫人既與太后握手。復引伊文斯及其他諸夫人。與太后相見。余侍側。窺伺太后。見其狀極和藹。笑容可掬。與曩狀大殊。而謂彼等今得相見。實所欣慰。乃命太監攜椅入堂。俾諸婦坐。同時太監又進茶焉。太后乃詢伊文斯夫人。曾否愛悅中國。以北京之地爲如何。寓此者已得幾時。尙有幾時淹留。及居停何處。爲余已熟聞太后語。故凡所詢問。無不一一知之。旋康格夫人語其譯人。謂久不見太后。謹詢起居。太后告余曰：爾告康格夫人。余之起居殊健。且余見之殊喜。惜余不克時時視朝。不者。可恆相見。又續言曰：公主（恭王之女繼襲公主也）將陪膳也。於是朝覲始畢。

膳設於太后宮後之養雲軒。特鋪陳此地。以作餐室者。凡菓食等均備於此。除太后皇后皇妃外。均與膳。余以布置餐棹。約費兩小時始畢。太后諭用外國之白棉布。似覺淨潔。而掌花園之太監。又以鮮花飾檯上。太后又命坐位之如何安設。太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雜二年記

五十八

后曰：伊文斯夫人尊客也。康格夫人雖爲美公使之妻。然居京者久。故宜以伊文斯夫人居首。後又告余。各人座位。一依其階級爲先後。公主及太后姪女爲女主。人各相向坐。余等乃置金製之菜單盤於棹上。及金盤之盛杏仁瓜子者。其餘諸物。則銀製。且設箸焉。太后並諭外國之刀叉。亦必備餐爲滿式。共二十四套。外則有甜菜及水菓等。太后復諭用最美之香檳酒。而曰：吾知西婦。恆喜酒也。時諸宮眷中。竭誠以待客者。吾自思。惟吾一人而已。其故蓋以太后時規範彼等之舉止。而訓責過嚴。聞外人之朝覲也。漸生厭惡矣。方余等進食時。一太監來謂余曰：太后方於其宮中相候。食畢。吾可導諸夫人往見之。故余等食既入。太后宮見其方於此。遲吾輩。太后起立。囑吾詢伊文斯夫人。曾有所食否。以所饗者殊不精美也。（中人習尙。宴客者恆自貶食品）旋又謂渠甚願以其私室。示伊文斯夫人。俾渠或知其起居狀況。於是乃導之入其臥室中。而謂伊文斯及康格夫人坐焉。太監等於時進茶。一如恆時。太后乃請伊文斯夫人稍驅於京。而觀各處寺

廟焉曰吾國雖古然無精美之建築如美國者知爾見之必覺各物無不奇特吾今老矣不者吾且周遊全球一視各國風土吾雖多所誦讀然較之親臨其處而周覽之則相去遠甚雖然其中蓋有難言者此後吾或可一行但吾其懼夫離國也方吾週遊時所有各處幾不復能辨識至今猶有餘恐此間各事無不惟余是賴皇帝固太幼也

太后乃回顧余等命延諸夫人馬覽宮殿及著名之龍王廟焉廟居頤和園湖中之小島上旋康格夫人謂將有所陳白而語女教士趨前申其說康格夫人方與此婦人語時太后已急不可待欲知其所言者爲何事乃以之詢余以余一人欲聆兩婦之語又欲聆太后語誠覺大難余所僅得而聞之者僅有一字則繪像也以是始得猜其餘事乃余方未能以是告太后而此婦已進前陳詞曰康格夫人之來特有命意之所在蓋有美國畫家加爾女士意欲繪一太后肖像送之聖路易博覽會中俾彼美人士得知君臨中國之太后其美果奚似而乞太后之前允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五十九

也加爾女士者則烟臺海關稅務司加爾之妹也

時太后狀甚驚異蓋此婦言時渠固悉心聽之惟渠不願自言不稔其言語耳乃回首視余此輩預先布置欲余繙譯之暗記也然余未即爲之譯而康格夫人又囑其友女教士再爲太后述之蓋以太后不洞悉其所語也太后乃謂余曰此婦所言余殊不明瞭余思爾爲余言之當稍佳故余乃一一爲之詳解惟余知太后必不知繪像之意義因太后至今尚未攝有肖像故耳

吾今日譯中國人繪像事彼等必於死後爲之蓋欲留爲紀念而使其後世拜禱之也吾見太后有驚詫色殊不願其於外人前而呈味於此事之情狀因潛攝其袖而語以稍待將以各事一一爲之詳釋焉太后答曰今日稍爲吾釋之吾乃以宮中習語爲之解語與原有之華語稍異來賓聞之僉不得而知太后於是乃略知其大意於是謝康格夫人之厚誼而允稍待以答之太后語余曰爾告康格夫人凡事余不能獨斷必與諸臣商議後乃能決之想彼亦有所知且謂余凡有所

舉必格外審慎毋令國人譏余之後祖先之成規余固不得不遵守之云云余聆此言知太后於此事蓋不欲再有所討論矣

方是時也太監總管入跪太后前而奏曰舟已齊備諸夫人可乘此渡湖遊廟矣太監等此種行爲率由宮眷示以暗號而致之以太后已疲於話語而不願再有所計議此事故也余今特於此詳釋之凡值外人朝覲時必派宮眷一人以伺察太后之舉動苟於某事覺有不悅或倦怠狀宮眷乃以暗號示太監總管稟即入室如前狀中輟其議論而解其煩困焉於是太后乃與諸婦人興辭而謂其意蓋恐諸人歸去之太遲且願其多得時間俾可優遊以周覽各處云

於是諸夫人乃乘太后之御舟如上所述者以赴此島而遊廟焉廟築於小島上島之中有一洞蓋從未有人入其中者俗傳此洞爲龍王之居太后深信之而廟遂以是得名

余等留廟片刻回抵宮內諸夫人即與薛登輪既至宮門易來時之轎而歸余循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六十

常例以諸賓所述之言及曾否表示歡迎之感忱詳以入告太后曰吾愛伊文斯夫人吾料渠乃極佳之女子也窺其舉止似與向所見之英國女子迥異余雅喜接晤矧習禮儀之人旋又述及繪像一事曰奇哉康格夫人何發此想何謂繪像趣語吾來余謂日須端坐數小時言未既太后面呈驚態似俾其煩急問端坐何爲余謂坐之必端終始如一蓋便畫士之臨繪耳太后曰像成而余將老矣余告以前旅巴黎時亦嘗倩加爾畫士繪有一像太后即命取視之俾知真像余隨命身旁太監至余家中取之太后曰曷爲必余坐而繪之豈他人不能爲代乎余謂此乃老祖宗之像他人豈能代故必親坐而後可太后問坐時每次服飾須回否余以必同答太后謂中國畫家一面其人即能揮毫而成殊不費事泰西高等畫家富亦能爾也余乃詳述中西畫法不同之處且謂伊荷一見畫像即明其殊異之所在而所以必坐多日之理由亦可了然也太后謂余曰女畫士性情如何能華語否余答云稔加爾女士之爲人固一極端正之女子也惟不諳華語也太后

某兄久司海關渠何以不諳華語。余謂加爾女士離華已久。其旅華時日計之極短。蓋長從事於歐美間也。太后曰。渠不諳華語。殊慰余懷。余之躊躇不願繪像者。即爲須留外國人於宮耳。蓋宮人類喜閒談。或將以余不願人之事語之。余謂此乃必無之事。加爾女士既不諳華語。宮中舍余等母女三人外。又無諳英語者。太后曰。良難深恃渠等寓宮少時。將能諳習。又曰。繪像究須幾時。余謂此全恃坐次之多寡。坐時之修短。余不欲以實情告。蓋恐其不耐。第謂俟女畫士抵時。當囑其速就事也。

太后曰。康格夫人之請。難却。故余諒謂須商之諸大臣。俾得有暇斟酌。此爾所知者也。如爾素諳女畫士之爲人。且以爲可以容其入宮。則不妨召之來。而余亦慶親王答覆康格夫人可也。惟是如何布置。吾等要當先爲商酌。蓋外國女子留居宮內。向無此例。且吾每入夏季。必避暑願和園。其地距城甚遠。吾意女畫士必不能逐日奔波也。然則將何以處此。且必有人長日防守之。茲事良不易解決。余殊

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熱二年記

六十一

無主見。爾又曷能任防守之役耶。繼爾以爲能之。而令宮中之人。日間無與談話之機矣。然夜間又誰與同寢處而守之者。太后繞室而走。沉思良久。旋忽笑曰。得矣。吾能幽之如囚。而使之不自覺也。然此則全賴爾母女三人。爲吾爲之。爾等其各謹慎從事。余亦將爲留意焉。余將諭令以醇親王之府邸。爲加爾女士稅駕之所。醇親王爲光緒帝之生父。其府邸密邇太后之宮。車行約十分鐘可達。在願相園之外。而不與宮院相接者也。

太后又曰。爾晨與同來。暮與同歸相處。吾意此爲艱難中極妥當之法。惟女畫士收發之函件。須時留意。爾其不免倍增辛勤。然爾當知余於此類事務。若此不憚煩瑣者。蓋求免將來之周折耳。尙有一事。亦須格外謹慎。則爲監視加爾女士。俾勿與皇帝語。余作此言。蓋以皇帝親親性成。爾所素知。言語間恐或忤之耳。余於繪像之際。擬另派太監四人。伺候一切。太后於是又曰。爾曳余袖時。余見康格夫人注目視爾。不知彼作何想。第爾且不必措意。聽其作何想可也。爾之意。縱康

格夫人有所誤會。余固知之也。且知爾之此舉。實所應然。余謂康格夫人。或疑余將勸老祖宗勿允其請。太后曰。豈有此理。苟非爾稔素女畫士。則余無論如何。必不之允。余所慮者。非繪像也。恐將因此發生重大之事端耳。

翌晨。余接康格夫人來書。懇余勿進問太后。蔑視加爾女士。余即譯呈太后。太后閱之。恍然不悅曰。無人有以此辭達爾之權。彼何人。敢疑爾語。毀加爾女士乎。余今語爾當爾曳余袖時。彼曾注目而視乎。爾可隨意答之。惟須如來書之辭旨。或告以中國宮眷。向無運動太后之例。則更佳。且當聲明。媒藥人短。爾尙不至卑鄙。如此。爾不願作此語。則可言加爾女士素爲至交。中心從無詖毀之想。余乃仍循常例。覆書康格夫人。以免失禮焉。

是日下午。太后舍繪像外。未談他事。少頃復曰。加爾女士寓宮之際。余頗慮格夫人勿遺彼女教士爲其伴。苟有此舉。余必不坐而繪像。翌晨。太監攜余畫像至。未及進呈。太后宮人爭來飽觀。或謂粗劣。余亦不與計較焉。迨余入告

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編 清宮熱二年記

六十一

太后。太后即命攜入御寢。及接畫在手。凝神審閱。且手加撫摩。甚以爲異。卒乃大笑曰。畫誠有趣。若似油畫者然。(確係油畫也。)如此小技。實生平所未見。俄果酷肖中國畫家。鮮有能得其神情者。畫上之衣。誠可怪。何兩臂與頸皆袒乎。余聞外國婦女之衣。無袖無領。然尙不料有如畫上之惡劣焉。爾曷爲亦衣此。余意爾必羞以此裝示人也。嗣後勿再衣此。余親之甚。以此爲文明。庸不可怪。其偶爾衣之乎。抑此衣之乎。豈男子在前。亦作此裝乎。余謂此乃婦女尋常晚衣。母臨盛宴。跳舞會。祇衣之。太后笑曰。是更不堪。是更不堪。外國事。似見退步。中國婦女於男子之前。禮不得露手。而外人竟與吾華理想大異。皇帝常言。變政以此。尙不如守吾人舊習爲愈也。爾對於西俗之成見。會變更否。爾以爲吾國風俗。果遠美於外國否。余見太后厭惡西俗若是之甚。唯能以誠然爲答。太后復閱余像。驚問曰。爾面曷爲半白半黑乎。此殊不近情理。爾面固未嘗黑。而頸亦如是。何耶。余謂黑色之一面。乃青陰之故。蓋畫士由坐處望之。固應爾也。太后曰。加

爾女士爲余繪像其黑亦將若是乎。是乃送往美國。余不願彼都人士見余面。半白半黑也。余聞太后言。心思不便以實情告。乃許太后。俟女畫士抵時。將以此意達之。太后問余何時開繪。余謂女畫士現仍留滬。康格夫人已致書招之來京。豫備一切矣。後一星期余接加爾女士書。謂擬即日督京。如蒙太后召見。給其御容。無任歡幸。余以來書譯呈太后。太后曰。余殊喜爾親知加爾女士。令余省事多矣。爾知余或有事告知女士。而不願康格夫人知之者。余之意。蓋謂或有應告女士之事。而爲康格夫人所聞。則將以余爲極難取悅者。爾能知余意者也。此始既爲爾友。則有事語之。當能出以從容。而不致冒味。余實告爾。此始苟非爾之契友。則余斷不容其主此。蓋此事實大反常例也。

閏五月初三日。慶親王面奏。女畫士已抵京。現與康格夫人同居。請示何日開繪。太后曰。容明日覆之。余將先寫恩書。免於凶口爲之也。翌晨朝罷。即查閱恩書。良久。卒乃謂余曰。查恩書。須十餘日後。始有吉日。言時授書示余。後乃擇定閏五月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雜事記

六十二

二十日爲大吉日。繼復擇定戌時爲吉時。乃晚開七鐘點也。余聞之。窘甚。蓋時已日落。不能開繪。余乃以此意婉告太后。太后答曰。無妨。此間多電燈。光線甚足。余謂燈光下爲之。不能如日光之佳。讀者當知余汲汲求請易時之意。蓋余知加爾女士。決不願於電燈之下作畫。故也。太后答曰。何煩瑣乃爾。余自作畫。任何光皆可。加爾女士。當亦能之。磋商良久。卒乃擇定閏五月二十日晨間十鐘開繪。定議後。余心大慰。當日太監攜余畫像進呈太后時。且攜有余在巴黎所攝官像數張。余恐太后見之。將主攝影。而不主繪像。蓋攝影速而且易。復無逐日端坐之勞。故余決意不以影片示太后。余等選定繪像日辰之第二日晨間。太后偶過余。則室內。即緩步而入。四周顧瞻。蓋視器物是否潔淨。佈置是否得宜。此蓋太后第一次入余寢室也。余見太后。頓失所措。蓋宮眷之室。御趾不輕臨。余既不能任其久立。又不便請其稍坐。清制。皇帝皇后。各有所輒。輒由太監攜之與俱。不輕坐他人之椅也。余正欲令太監將太后御座攜入。太后止余。謂將隨便坐之言。

已。即坐於一安樂椅上。折實余之心幸也。太監乃送余入。由余接呈太后。以免太監久待。此蓋宮闈之禮。亦藉以示敬耳。

太后飲茶畢。即起坐。繞室行。覽閱陳設各物。且啟余抽屜箱籠。以視衣物之是否摺疊整齊也。偶舉目。見室隅案上所置之影片。指而問曰。案上置者。乃何畫乎。即近前視之。既取在手。驚而言曰。噫。此皆爾之影片乎。較爾之畫像佳甚。且益逼真。曷爲不早示余。余聞言。茫然不知所對。太后見余有窘狀。乃亂以他語。太后凡見宮眷答語時。猝不及備。則輒談逸他事。俾吾人有暇思忖。少頃。復問前事。則吾人即能應聲答之矣。

余之影片。皆作歐裝。以攝者。太后閱之既久。乃言曰。佳哉。此片美於畫像多矣。惟余既有成言。自必踐之。余縱須攝影。而與畫像一事。毫無與也。所苦者。不能招市肆攝影者入宮。誠難事也。

余母乃進告太后。余之一兄。曾研究攝影術有年。其藝術佳。可即招入爲之。當能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雜事記

六十四

稱意。余於此。須表明余二兄之行狀。是時二人皆在宮內當差。一管頤和園電燈處事務。一管太后御用小汽輪。清制。凡滿員之子。皆須在宮當差。二三年不等。渠等在宮中。可自由行走。且逐日見太后。太后之遇諸少年也。極形仁慈。常與閑談。如慈母焉。諸少年每日清晨。至宮公務既畢。即須歸家。宮中例不准留人過宿也。太后聞余母言。極爲驚訝。即問何以向不聞述及此事。余母答稱。因不知太后亦欲攝影。故不敢冒昧進告。太后笑曰。嗣後有事。儘可隨意直陳。蓋余於新穎之事。必求一試。好在外間無人得知也。言已。即命傳余兄。至。余兄既至。太后謂之曰。吾聞爾乃一攝影家。今將有事。爾爾。余兄時已跪下。蓋接宮廷之禮。太后有諭。必跪而恭聆。即皇帝之婢。亦不免也。惟宮眷獨蒙恩免。蓋宮眷長日伺候。太后時與閒談。故特命免行此煩瑣之禮。以免消耗時光也。

太后問余兄。以何時得入宮爲之攝影。以何種天氣適宜。余兄謂擬於今夜歸取攝影器來。隨時可爲之。聽老祖宗便。天氣不妨事也。太后聞言。乃決意於翌晨爲

之且曰。余擬先攝一乘駕視朝之狀。然後再攝他影數種。復聞攝影時。須坐許久。余兄以數秒鐘對。太后作驚異狀。旋續開攝影後。幾時可成。俾得早趨之也。余兄答晨間攝影。下午可成。太后謂如是妙極。並言擬親視余兄作工。乃告余兄任於宮內擇一相當之室。以爲工作之處。並命太監一人。豫備一切也。

翌晨天氣晴好。八點鐘時。余兄攜攝影器數具。候於宮院內。太后步入院。一一視之。旋曰。奇哉。豈以此即能攝人之影。及聞余兄詳解攝影之法後。即命太監一人。立於器前。俾彼可由聚光鏡片中。望其形狀。旋忽驚問曰。爾首曷爲顛倒。倒立乎。抑直立乎。余等告以攝影之後。其狀即如是。太后得此觀象。默然自得。且嘖嘖稱奇。卒命余立器前。仍由聚光鏡中視余作何狀。繼復與余易地而處。命余由聚光鏡中視之。揮手不置。及聞余述其舉動也。色殊愉悅。

太后旋登御輿。命輿夫昇之行。將過攝影器時。余兄已攝得一影。既過。太后回顧。問余兄已否攝取其影。兄以已攝對。太后曰。曷爲不先告余。容過嚴肅。爾後再攝時。須先語余。俾令面容和悅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六十五

余知太后極爲愉快。臨朝之際。余等咸慮屏後。余兄太后狀。似欲急求退朝。以便再攝數影者。是日臨朝僅二十分鐘。蓋罕有之事也。

各大臣既去。余等由屏後出迎太后。太后曰。天氣極佳。盍往再攝數影。太后即步入朝堂之院內。余兄已備鏡箱於此。且已攝有一影矣。太后謂欲於御座上攝一影。一如臨朝之狀。余等聞言。乃昇御座入院。後置屏。下置足凳。不數分鐘。即部署妥帖。太后又命一宮眷往取長袍數襲。俾其選擇。於時余復往取太后平日最愛之首飾數事。太后命將接見伊文斯海軍大將及其夫人時。兩次所用之服飾。取來。分別衣之。各攝一影。旋又欲攝一衣素服之影。且命余兄將所已攝者。從速成之。渠急欲視其何似也。繼又謂余兄曰。姑少待。余將與爾同去。以視爾之工作。願洗片等事。恆在黑室。余意太后或不耐。故初未詳細以告。今知不可祕。乃爲一說明。太后曰。此無妨。余願一往視之。固不問室之如何也。余等同赴黑室。觀余兄

工作。置一椅室中。俾太后坐而視之。太后謂余兄曰。爾當作事如尋常。勿以爲有。余在此可也。太后注視良久。迨見片上現出人形。若是之速。大喜。余兄持玻璃片。置燈光之前。以示太后。俾彼爲清楚也。太后曰。此不甚清晰。余僅能辨明自己之肖像。惟面與手曷爲黑耶。余等謂俟印紙上後。則黑處轉白。而白處轉黑。太后曰。原來如此。誠可謂到老學不盡矣。此事以余視之。洵屬新穎。今余攝影中心慰甚。惟望畫像之佳。亦能如是耳。旋復謂余兄曰。俟余下午休息之後。再爲工作。余願目親爾成之也。下午三點半鐘。太后午睡甫醒。即忽忽著衣。迥異恆日。衣畢。即赴余兄處。余兄已將各物預備妥當。乃將曬印之法。述之。太后時當夏季。陽光極烈。下午四時。日輪猶高。太后坐視余兄印片。足有二小時之久。且見曬出極爲清楚。欣然自得。既得第一張。手持弗釋。更閱其他數張。及復視手中者。詎已變黑。乃不解其故。驚問曰。胡爲變黑。抑晦氣乎。余等乃言印後必用藥水洗之。否則一經烈光。將使之退色。如此張然。太后曰。是誠有趣。且視將如何爲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六十六

諸片印成後。余兄即置於藥水盆中。卒以清水洗之。此皆常法也。太后見片上形像。既明白呈露。益爲詫異。曰。何奇特若是。無不翼然如生者。及工成。乃悉取入御座。坐於小寶座上。審視良久。甚至取鏡自照。以與頃間所攝之影相比較。是時余兄仍爲立院內。以俟後命。太后偶忽憶及。乃言曰。曷。余將爾兄全忘之矣。可憐渠必仍立院中。以待余命。爾往告之。止。余親往爲佳。渠終日勞苦。余必稍以數語慰之也。太后乃命余兄每片再印十張。且命將攝影器留置宮內。俾次日再爲之也。自次日起。霽雨十日。太后極爲焦急。蓋須俟天晴。始能攝影也。太后欲在朝堂攝數影。而堂深且暗。其上層之窗。皆糊以厚紙。惟下層之窗。可透光。余兄雖

經屢試。卒不獲一佳影。

天雨之際。余等移寓三海。蓋以皇帝將主地壇改祭也。歲舉一次。其禮節與其他歲行之祭同。太后因天雨之故。命將各艇移泊頤和園之西岸。於是乃率宮眷。分乘各艇赴城之西門。至最末之橋。而登岸。岸上有轎。餘等乘之。至三海之門。

復入艇渡湖。約一英里之遙。湖中蓮花盛開。清香撲鼻。太后尸。余等在此盤桓。至少三日。余望天公放晴。則余擬於湖上。攝數影也。余尚有一佳思。即攝一觀首像。是也。以二太監總管爲侍者。其應衣之服。早已備就。余偶嘗衣之。余遂盛怒。或有所煩惱時。輒作觀音裝。則余氣頓平。儼然一觀音後身矣。此舉與余大有裨益。蓋令余心中不忘大悲四字也。今作觀音裝而攝一影。則可隨時視之。而生慈悲之心矣。

余等行抵私宮時。雨始止。地溼滑。易行。余等仍步入太后御寢。太后有奇癖。喜於雨中步行出游。苟非大雨滂沱。且不用雨具焉。而太監輒攜余等之雨具。以從。惟太后不用。則余等亦不敢用之。宮中事。莫不如此。太后步行。余等亦步行。太后乘輿。余等亦乘輿。所不同者。太后疲憊而坐。余等不能坐。其前惟能立候耳。太后之愛三海勝於禁城之宮殿。蓋其華麗。遠出禁城之上。且能使太后之性情怡悅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六十七

是日。太后命余等早歸休息。蓋步行後。核形委頓故也。且謂明日荷晴。將作觀音裝攝影。詎意天不作美。連雨三日。故決意再居數日。其末一日。天放晴光。已能攝影。事畢。余等復回顧和園。

余等抵頤和園之次日。太后謂宜豫備。接見女畫士各事。命太監總管傳諭各太監。不得與加爾女士語。惟以禮遇之可矣。余等官眷。亦同受此諭。並諭余等遇加爾女士。在太后前時。不得白事。皇帝所受之諭亦然。繼復傳諭收給醇親王府邸。後謂余曰。余以監守女畫士事。委爾三人。余已命外務部供給加爾女士膳品。余所鬱鬱者。此間無外國食品耳。太后又命以余等家內之爐竈。移入醇親王府邸。以便加爾女士隨時點製食品。太后曰。爾舍移日。監守加爾女士外。且須晨與同來。暮與同歸。誠苦爾矣。雖然。余知爾必不以此爲苦。爾蓋爲吾盡力也。既復笑曰。余何自私乃爾。余命以爾家之物。移置該處。爾父將如何。今最佳者。莫若請爾父同來相處。該地空氣。頗與爾父相宜也。余等急叩首以謝。良以醇親王府邸。從未

准實員等居住。太后今發此諭。實爲特恩也。且以此之故。余能逐日見余父之面矣。以視從前之僅一月一次。而猶須請特別假者。其慶幸爲何如也。

翌日。太后派余等至醇親王府邸部署一切。府邸極爲壯麗。附屬之小屋。均彼此隔開。不與正屋毗連。如普通室者。院中有小地。有曲徑。風景與頤和園彷彿。惟規模則遠遜之。余等擇其居之屋一室。爲加爾女士寓所。屋內陳設。應有盡有。美逾尋常。俾有賓至如歸之樂。余等之居。在加爾女士之側。既便呼應。又可時時窺守之。當晚。余等回抵頤和園。以部署情形報太后。太后曰。余願爾等謹慎將事。勿使此婦知爾等以防守爲務也。視太后狀。似極憂慮。此事蓋加爾女士未抵之前。嘗類類以此語叮囑余等也。

按見加爾女士之前一日。諸事悉已豫備安帖。太后深爲滿意。而余亦極覺心慰。太后命余等早退。蓋彼願休息。以期明晨容光稍美也。翌晨。諸事皆忽忽畢之。即早朝亦然。俾加爾女士至時。不致匆忙。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六十八

余立屏後如常日。有一太監來。謂康格夫人偕女畫士及他婦一人。已至現在朝房之內。是時早朝將畢。突太監總管入告太后。外國女畫已來。候於他室。太后謂余等曰。余思當入院中迎之也。向例。太后輒在朝堂接見外賓。今因加爾女士非賓客比。故以爲不當。常遇也。

余等下階之際。見諸女賓。已入宮院之門。余乃指加爾女士告太后。太后注視頗切。既抵院內。康格夫人趨前向太后行禮。並介紹加爾女士焉。女士笑容可掬。太後一見之下。忻慰無似。蓋太后喜人以笑容對之也。乃低語余曰。視其貌。若一極歡樂者。余答太后。果作此想。余心決慰。蓋余正慮太后見女士後。不知作何態度也。女士與余行禮之際。太后睇視頗悅。旋語余。謂見加爾女士與余接時。爲狀極樂。且曰。窺其舉止。良易處置。言已。乃回寢宮。余等隨之。既抵宮。女士謂已自備畫布。長六英尺。闊四英尺。余竹像告女士。太后之給像。不喜縮至極小。其大必與身量相持。及女士出畫布示之。太后猶嫌過小。殊爲悵。於時畫案已部署安帖。

太后乃問坐以何處爲宜。而是室窗戶頗低。除近窗地面外。光亮熾微。余知女士頗難遽決。審度再四。卒定於近門處鋪畫布也。太后以須易衣。故命康格夫人等稍坐休息。余乃隨太后入寢室。啟口即問余意。女士年近幾何。渠觀其髮色。淡而幾全白。殊不能決其年齡也。余聞之不禁欲笑。乃謂髮色之淡。固由天生。太后謂。曩見之西婦髮作金黃色。除老人外。無白髮者。又曰。女士容貌極美。爲吾給像。諒亦佳也。

時太后回顧一宮眷。命其取一黃袍來。此袍雖爲彼所不喜。然彼意繪之畫圖中。色爲最美。乃從宮眷所持諸袍內。選得一襲。上所繡者則紫藤也。其鞋與帕均與此相配。袍之外。復披一綠緞肩巾。上繡壽字。每一字中。嵌一明珠。又戴玉釧一雙。與玉護指爲頭飾之一邊。臂玉蝴蝶與纓縷之類。其別一邊則鮮花。一如常時。此時太后狀誠美矣。

當太后由室中外出時。加爾女士已將各物預備妥帖。及見太后作如此裝束。不禁呼曰。太后將此服。何都哪乃爾。余旋以此言。譯告太后。太后以是悅其。太后乃坐於寶座上。以備臨餉。其姿勢甚自然。安樂與燕居無殊。而置其一手於墊褥之上。加爾女士曰。姿勢絕佳。以其自然也。乞毋移動。余乃以女士之言告太后。渠詢其狀佳否。不者。當易其姿勢焉。余謂其狀。望之確懷然。渠乃又詢皇后及宮眷擊之意見。彼等無不稱美。而未以加矣。然吾於時見彼等方欣欣然視女士之工作。蓋從未一聞太后也。

方女士爲太后繪草圖時。諸人無不張口而視。以從未見有工作如是之易。而天然者。皇后耳語余曰。吾雖不知像畫。然固能決其爲良畫家也。吾等之服與頭飾。彼從未之見。而所隨者。無不酷肖。苟思中國畫家。而爲西婦畫像。則其混淆不知何似矣。草圖既成。太后甚喜。且以女士作此。速且肖也。深異之。余乃爲之解明其說。謂此僅草圖。一俟設色時。則彼將知其區別矣。太后命余詢女士倦未。思休息否。並告伊渠移日甚忙。每日僅可坐數分時也。余等乃勸女士及康格夫人進餐。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六十九

餐畢。乃偕太后入劇場。

康格夫人去後。余乃延加爾女士入余室中。從事休息。乃方坐定。而太后命一太監來。召余赴彼寢室。太后曰。方余午後寢息時。殊不願此婦繪畫。彼於此時。亦可寢息。俟余醒時。爾肅之來可也。今見各事。較余預期者爲佳。余甚欣慰。余乃以太后之意。告之加爾女士。並謂太后寢息後。荷此時可當其意。尙可稍事繪畫。爲女士頗爲太后所感動。語余無庸休息。惟盼即從事繪事也。今日爲渠入宮之第一日。余固不願以各事詳告之。蓋慮其煩擾耳。且亦未告以此即太后之命令也。經余之種種運用。乃使女士去其急欲繪畫之觀念。且未有以作。旋太監入室。豫備餐棹。余導之出至廊下。皇后與之語。嘖嘖不休。而余則爲之譯人焉。有頃。一太監來。謂太后已畢膳。願吾等入而進食。既入室中。余見已設有座榻。不勝大愕。蓋前所絕無者。平時除太后外。無不立而食也。皇后之驚愕。較余尤甚。詢余曾知其故否。余謂或因加爾女士在此故也。皇后語余至太后前面詢之。蓋以不得太后命。不敢坐。太后耳語余曰。吾之所以待皇后及宮眷者。頗不願加爾女士知之。而以吾徒爲野蠻也。宮中儀禮之由來。彼不得而知之。將難免於誤會。爾等僅可坐而食。不必來謝吾。一若日日固無不如是而已。習慣然者。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七十

太后盥手後。乃來余等食棹前。於是余等起立。太后囑余。詢加爾女士曾愛此食物否。及聞女士答以愛之。較彼固有者爲甚。殊欣悅。日頗令釋然。膳既畢。余告加爾女士與太后與辭。余等則與太后皇后致敬。並與宮眷輩辭別。而導女士以至於醇王府邸。乘車而行。約十分鐘始達。既以女士之寢室示之。遂辭出入己室中心。殊愉快。蓋以得有安息也。翌晨。余等又以加爾女士入宮。至宮時。方早朝。女士外人也。不能入御座傍。余等乃坐朝堂之後廊下。俟朝之畢。以是故。反致余不能追隨太后。一如往時。而余固有之位置。一時恐難復得。心焉思之。不勝沮喪矣。不寧惟是。余之居宮。其唯一之目的。乃欲以西方俗尚。與其文化。循誘太后。使之欣悅。以余所知。深信太后於此。

已得樂趣。且恆以余等所言之物。語諸大臣。而諮詢意見也。如余以旅法時所擬之海軍操演。曾影示太后。覺其頗有所感觸。且謂其願中國亦有若是之表彰。旋以商之諸大臣。而彼等乃亟以通辭答之曰。爲此頗需時日也。由此以視。則太后幾全無改革之望。縱彼心願爲然。一經商之諸臣。後諸臣雖無不贊從。而輒設辭延宕。以擱置之。且以余宮中經驗之所得。知無有敢以新事語太后者。蓋恐以是而生困難也。

常太后出自朝堂時。加爾女士趨其前。而吻其手。致渠大愕。惟面色間未呈露耳。然此後。余等獨居時。乃詢余等。此非華禮。加爾女士之何故出此也。迨知此乃西禮。遂無他言。

於是太后乃步行返其寢宮。而換衣飾。備畫像焉。是日晨。天氣甚佳。太后坐約十分鐘。乃告余覺倦。其詢諸女士。廷長其時間於勢當否。余答以女士之居宮。尙有時日。延期一日。固無妨也。維時余固知女士之必因此沮喪。然又必竭力尙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七十一

太后之所欲。不者。將全局盡擧矣。女士謂苟太后欲事休息。渠可於時給寶座及屏風。若尙願坐而臨書也。亦可。此語。使之甚喜。謂下午休息後。必再坐。旋諭吾於十二鐘。廷加爾女士。餐於吾之室中。吾母吾妹及吾與之俱焉。若宮中晚餐。約於六時。此次則俟太后食後。女士乃與皇后暨諸宮眷用膳。太后又諭香檳。或他酒之爲加爾女士所愛者。必備。謂彼知西俗。婦女食時。恆樂飲酒。至太后何以有此意念。則無人能知之。吾意必告者之誤。但於此時。而正其謬。則又非計。蓋太后極不願人非其所是也。儘可稍俟機遇。於無意中正之耳。

是日午後。值加爾女士之休息。太后命人召余去。而以其常設之疑問詢余。如加爾女士有何所言之類。觀其狀。似亟欲知女士對於渠之意見。迨余告之。女士謂其極美。且覺少乏也。太后曰。誠然。女士語爾。固必如是。然經余之確切陳辭。謂女士此意。並未曾詢之。而自語余者。渠聞此。其狀似尙不快然也。

太后忽語曰。吾思果加爾女士能給吾之寶座以及屏風。則吾之衣飾。彼必可給

之。而不必吾之親臨矣。吾告以此。必不能。因無人可衣此。俾女士之得其真相也。而太后之答語。乃使余驚愕。不置。太后曰。此固甚易。爾可爲吾衣之。余聞此。幾不解所謂。繼思之。必謀所以舒此困難。而語以女士或不悅。此然。太后則知女士於此。必無反對處。蓋當稍渠面容時。渠固親臨也。故余乃婉言。以此意達之。女士卒之。凡值太后寢時。余乃衣其外。掛飾其珍寶焉。以是故。太后之繪像始得成。僅有數小時。女士欲繪太后面容者。則由太后親臨也。余晨坐兩小時。午間復坐兩小時。直至儂成始止。

吾父之四月假期。於今已滿。六月一日。太后與帝。乃御殿受其朝覲焉。吾父病體殊健。惟仍苦於風淫。當登丹堦時。太后見其狀。乃命太監二人扶之。

吾父首謝太后眷顧。余妹及余之思。循例去冠叩首。及地有聲。凡官吏之受有殊恩者。輒作此禮。繼乃置冠。首上。仍跪太后前。太后乃詢其居巴黎之情形。慰勞有加。且見其不能久跪也。特諭太監賜以氈墊。此亦殊恩也。以氈墊惟大學士爲能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七十一

用之。

太后常謂吾父。狀殊老耄。不欲其再適異國。且以欲留吾姊妹於宮中。果爾。則將攜其子女以去。並謂余等離國雖久。然猶習於滿人俗尙。殊爲欣慰。吾父謂其所以教養吾等者。一依本國之俗尙。其於此事。蓋甚致意云。

於是太后又詢皇帝。尙欲有所詢問否。帝答以欲問吾父能否法語。及問其不能也。似甚奇愕。吾父乃以公允無暇習此以釋之。且謂自念老邁。殊難從事。外國方言也。太后又謂法國對於中國之感情如何。吾父答初頗友愛。惟自拳匪之亂後。爲使臣者。困難特甚。太后謂此誠不幸事。惟近來百務。均得滿意之解決。殊爲欣慰。旋又諭吾父。善自珍攝。期其速愈。而朝事乃畢。

此後。太后恆謂吾父。歸自巴黎。頓呈老態。當病體復原之先。必宜珍重。而各事務期安樂。且以吾父因太后之善視吾姊妹也。形感激。爲之大快。

光緒帝萬壽。爲是月二十八日。宮中於是始預備慶賀禮焉。帝之生辰。實月之念

六。因值先皇忌辰。不克議會。遂改是日。歲以爲常慶賀期。共得七日。在念六前者。三日。後者四日。宮中無人不著禮服。凡百事務。靡不停止。是年爲帝之三十二生辰。其大禮則十年一行。如二十萬壽。三十萬壽之類。而其議會。亦不甚煩重。然此已足爲萬幾之障。而此七日間。且罷朝焉。僅有太后一人。於此時不其裝束。議會亦不復與。至此大慶賀禮之所以不大舉者。尙有別故。蓋以太后尙存。依滿製。太后實居帝上。而君臨全國。帝猶其次焉。帝頗知其故。方太后命人預備慶禮時。帝值計此次不必舉行慶禮。以未屆十年也。且極不願議會。帝之於此。苟遵行規定之儀。則似嫌非禮。惟其臣庶。則無不承認其誕辰。而如常儀。以行慶禮耳。於斯時也。繪像亦因之停止矣。既至二十五日之晨。皇帝乃衣公服。服爲帝袍。上繡金龍。加天青色外褂。其帽之頂。則大珠也。以珠爲帽頂。只有帝備用之。帝先往太后處請晨安。一如常儀。繼往宗廟祭祖。禮畢。復至太后前叩首。凡華人之生辰。無不叩首親前。表其敬意。此後。帝乃御殿。受羣臣之朝賀焉。朝賀時。人約數百。以叩首故。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七十三

紛紛上下其首。苟不先爲之齊。一則其上下也。尤甚。狀物可哂。雖帝也。見此殊特之情狀。亦有時爲之粲然。方朝賀時。且作深今畧述之。其最要之樂器。係一擊木所製。其底不約三尺對徑。上作半球形。距地高約三英尺。中空。另有一木桿。質與此同。用如鼓槌焉。特派一吏專司之。樂作時。竭力擊鼓。其聲可想見矣。帝登御座時。則擊之以散衆。此外有一器。形如虎。亦以擊木製成。虎之背。有音格十二。而置於丹墀中。此器不擊之。僅以物沿虎背之音格而刮之。所作之聲。如同時燃放無數之爆竹然。朝賀時。則作之。此器之外。益以鼓聲。歲令人變矣。行禮時。有一吏專司贊禮。其所呼者。如跪。叩首。起立之類。但以音樂嘈雜。其所語者。幾不能聞一字。又有一樂器。其狀如架。亦木製。約高八尺。寬三尺。架之上有橫木三。上懸鐘十二。俱黃金製。以木槌擊之。其聲與川齒輪旋轉之洋琴相若。惟較爲洪大耳。此器置於朝堂之右。至朝堂之左。亦有一器。與之相若。其不同者。則所懸之鐘。爲白玉所雕琢耳。此兩器所作之音樂。甚和美。

各大臣朝賀既畢。皇帝乃返於私宮。皇后、皇妃及諸宮眷。均聚於是。與之叩首畢。各宮眷以皇后爲領袖。跪於其前。而獻如慈者。介圭之類。或以玉製。或以木嵌玉製之。爲吉祥之標識。獻之其人。俾使之愉樂。且利達焉。行禮時。亦佐以樂。樂爲絲屬。極和美。

其後。帝則受太監之慶賀。其禮相似。惟無樂耳。太監之後。則僕僕等。而禮遂告終矣。於是皇帝復入太后宮。隨其前而謝之。蓋以此大典禮。實彼之賜也。既畢。太后乃往劇場觀劇。諸宮眷皆從之。

既至劇場。余等諸人。各蒙太后賜以糖菓。蓋此日之俗尚也。有頃。太后退。作午後之寢息。而典禮遂終。

典禮之後兩日。則七月之朔。而七月七日者。又宮中之令節也。

有兩星。一名牛郎。一名織女。相傳爲耕織之鼻祖。而匹偶也。繼因爭論。遂遭貶責。隔而銀河以居。每年七月七日。始得相遇。喜鵲爲之駕橋以渡。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七十四

是節典禮。頗覺奇特。有盤數四。各盛以水。而置於日中。俾日光可以照其上。於是太后乃取細針。而置之盤中。盤各一焉。針浮水面。射盤底成影。影之狀。因針之位。置而殊。苟其中有成形狀。而爲人所預期者。則投針者。必吉且巧。若形狀與所期者殊。其人必拙。太后並焚香而拜禱。此兩星焉。

巧節既過。太后最悲惻之時期至矣。蓋以其夫咸豐帝崩於是月。月之十七日。爲其忌辰故也。其十五日。則爲祭祀諸死亡之節。是日。使農官。廷乃遷入三海。備行祭禮。華人相傳人之死者。其靈魂仍存於地。屆此節。則焚以紙幣。亡者之靈魂。將得其所焚之數。取而用之。太后故於是節。集僧徒數百。超度靈魂之孤獨。而無苗裔祭祀之者。是日之夜。太后暨諸宮眷。相率泛舟湖中。糊紙如荷花爲燈。中置以燭。飄於水上。蓋浮燈之一種也。意謂將以光明昇之。是年死亡諸鬼。導引以來。享其所賜。太后命余等親燃其燭。而置花於水上。彼謂死者之魂。將知所感。頗有太監告太后謂彼確見有鬼者。信之甚篤。太后雖未嘗有所見。然相謂其位至尊。鬼

不敢近。惟囑余等注目一視。苟有所見。則告之。余等固必無所見者也。然有宮眷輒懷甚緊。閉其目。不敢稍視。深恐或見之。

太后之對於咸豐帝也。依戀至切。故當此時。悲憤不可言。且至抑鬱。余等靡不謹慎從事。深恐有以怒之。因伊輒於小故尋瑕。抵焉。輒與人語。時時啼泣不輟。吾念咸豐帝。實天已久。頗不明太后如此悲戚之故。凡七月間。宮眷中所著之衣。無得稍有彩色。余等皆衣黑線。或淡青者。而太后則純黑。遂日如此。無或稍異。雖彼所用之手帕。其色亦黑。月之朔望。宮中必演劇。而七月間則無之。且不得有音樂。凡百事物。無不令之呈悽戚狀。質言之。宮闈間。無一而不悲痛者。

七月十七日之晨。太后親祭於咸豐帝之廟。跪神位前。涕泣良久。因欲致虔敬於咸豐也。余等於此三日間。無得有食肉者。此為余第一年之居宮。常日相習於娛樂。今見此狀。驚訝不置。而余之對於太后。殊憐憫之。觀其悲戚。係出自至誠。且又無術可以止之。以余為太后之所愛也。值此恰憫之時。儻不欲余離其左右。一日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禁二年記

七十五

皇后謂余曰。太后狀殊懇爾。吾意爾於此時。莫若與之同居為佳。余即從之。而余亦不禁自悼。太后哭時。余亦隨之俱哭矣。及太后見之。乃立止其涕泣。而囑余之勿悲也。渠謂余年少。不可以涕且尚不知何所為哀痛者。值此相語之時。太后恆以其已事為余述之。有一次謂余曰。自余髫齡。生命極苦。爾所知也。以余非雙親所愛。尤覺毫無樂趣。吾姊所欲。親必與之。至於余者。靡不遭訶叱。方余入宮之始。以余之美。嫉妒者衆。幸余頗慧。卒排衆難。而獲勝利焉。余之初來。先帝懇余至切。其餘諸人。鮮加顧盼。幸余繼獲一子。致先帝之寵眷未衰。奈自此後。遂入窰逆。先帝之末年。忽遭重疾。而西兵又於是時舉圍。而火之。余等乃避之熱河。此中情事。人僉知之也。嗟余方少。先帝見背。幼子繼之。彼東太后之姪。人至不良。頗敵帝位。而非皇族。於理不當。舉此時之所身受。深願無有如吾者。方先帝之彌留也。凡有舉動。彼已茫然。吾乃以子至其榻側。詢繼承者。果誰氏子。彼乃一無所答。良以變出意外。先帝與吾。僉不知所播。繼余語之曰。此固爾之子也。彼聞是言。立

張其目而語余曰。繼襲正統。固屬之。吾以此事既決。心乃渙然。語後未久。旋即升遐之數言者。殆其最終之言語也。歷年雖遠。而崩駕情狀。如在目前。思之猶昨日耳。

自余子之得登極而為同治也。余時自思。或可豫逸。奈年方二十。又復刈黜。自此以後。身世全非。蓋所期之榮華。以彼之租。豈歸溼滅。蒙之東太后之與吾也。心性艱難。困難時興。相處既久。卒難言好。幸余子死後五年。亦相繼凋謝。光緒帝年方三歲。即來母余。又以孱弱性成。時致與瘦弱之極。幾不能步行。其雙親之育之也。輒不敢與之飲食。其父為醇王。爾之所知其母則為余姊妹。故余撫之一如己出。實則余固子之矣。雖至今日。余已為之備嘗艱困。彼固猶未健全。此外險阻。猶難屈指。爾業稔之。今述之。殊無所濟矣。凡余所期。無不失望者。太后至此。又復大哭。旋覆言曰。人之視余。一若已為太后。誠無往而不愉快。然如頃間所語爾者。則固無有也。且所身受。猶不止是一事之。余輒為衆矢之的。曾有言官。且上章劾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卷 清宮禁二年記

七十六

余。幸余曠達。不為物固。不者。余慕拱矣。爾且思諸人之福狹。果何所極。其所以反對余者。乃亦並於其季而還居頤和園也。亦反對之。然余居此。固未嘗有所貽害也。雖以爾之入宮。為時至暫。爾當見凡百事務。非吾所能獨斷也。彼等有所欲為。輒先自計畫。奏知余前。苟非事出重要。余固未嘗有所不可。悲悼之時期既過。余等仍返頤和園。而加爾女士。又從事太后之畫像焉。乃不幾時。太后於此。殊覺厭倦。蓋有一日。曾問余思。果以何日告成也。渠頗慮冬令之前。猶不克歲畢。以冬令將返禁城。苟於此間。而欲繪像。不獨困難極多。且不便甚。余告太后。舉此甚易。祈其毋自煩也。余既為太后端坐。備臨畫也。數日後。太后曾詢余。加爾女士於此。有所言否。余告太后。彼即有所言。余則告以太后之命令。如是。並謂余於此。殊不敢有所陳白。乃卒以此言。余之與女士也。始得免種種困難。惟與太監等。則大費齟齬。雖有太后之督責。然卒不以禮遇女士。彼女士固不知其究竟。余時以往。恐太后之辭詞嚇

之俾規範其舉止。奈此亦僅得暫時之效果。不轉瞬間。又頓悟如故矣。

八月既朔。太后乃從事移植菊花矣。此蓋彼所欣愛者。每日必攜余等。以至於湖之西濱。相率助之折取菊芽。插之於花盆之內。此固無根。僅菊之枝幹。余見之殊奇。而太后謂此必成佳卉也。余等日往灌溉之。至於萌芽而止。荷逢盛雨。太后必命太監等之湖之彼岸。以蒔覆之。而免風雨之摧折。凡太后之花。或其所愛悅之

事。雖有他事。則亦必親往監察。且有時亦不復作午後之休息。蓋其性質使然也。其果園內。植桃梨等。太后亦時所注意。此外尚有一事。為余所察覺者。則春夏之後。太后性質易怒。且戚甚。秋季為彼所最難耐者。冬寒亦所厭惡。

八月某日。太后稍有不豫。且苦頭痛。余見太后之病也。僅此大耳。但每晨太后仍起床。視朝如恆。惟不能飲食。而旋即臥矣。曾召醫士數人來。各診其脈。而診脈亦

有其儀。則醫士率跪於榻側。太后則伸手外出。而置之小枕之上。此專備診脈用者。診脈既畢。則開藥方。人各殊異。余等乃授之太后。彼擇其中之佳者用之。另有

二人。隨醫士配藥於太后之前。太后且一一視之。然後乃服。

際是時期。雨大至。且極炎熱。氣候溫濕。蠅以萬計。而太后之所最憎惡者。則蠅也。故夏時反不若此季之困苦。種種防蠅之策。無不具。每尸之側。各有太監一人。手持拂塵以驅之。至蚊之擾害。余等從未有之。蓋余於宮中。未嘗見有用帳者。以蠅之如是其多。雖防之至嚴。然仍有一二飛入室中。苟有落於太后身上者。太后必號呼。有落於其食物上者。則必舉所有而盡棄之。太后是日間之脾胃。且將以是而盡敗。而其性情。亦至暴厲矣。富蠅之飛近太后側也。必命立其左右者捕之。余固恆受此種命令者。然憎之之深。幾與太后相持。蓋苟觸之。其污穢之沾於手上者。輒誠盛也。

太后既病之後。起居不適者久之。而醫士乃恆不離左右。太后所進之藥。性味各殊。不獨未見痊可。而漸轉劇。且致寒熱矣。太后畏寒熱極甚。余等向守其側。無間

日月。苟得間外出數分時者。乃於是時進食焉。其康豫時。逐日所燃之香味。乃至

此而惡之至切。不得稍近其側。蓋其特性也。花亦若是。平時愛之固甚。今亦不得近之。且以病故。其腦力終日不懈。致日間不能成眠。而覺時日之驟長矣。欲謀所以消遣之也。乃使一大監之知文字者。於日間讀書。所讀者大都為中國古史。或詩詞。或他種學說。太監讀於其前。余等侍於其側。而以一入按摩其脛。太后以此稍覺安適。如是者。逐日無或稍異。至太后痊愈乃止。約得十日以外。

一日太后詢余曰。凡病寒熱。西醫所以治之者。究為何藥也。而告余者。西醫恆以丸藥食人。此誠險事。以丸丹米何物所製。殊不得而知之。中國之藥。純係草木。余有載籍。解其性味甚詳。故恆能擇其當者而服之。又有告余者。彼恆以刀剖人皮膚。在中國則以藥治之可矣。李連英告余。余之小太監某。腰生一瘡。有勸之往醫院中診視者。彼固不知將何以治之也。乃西醫竟以刀剖開其瘡。使之大懼。繼聞其不兩日而竟愈矣。余為之殊驚異。又覆言曰。一年前。一西婦來宮中。見余咳甚。異余黑丸。囑余吞之。因余不願有以忤之也。乃受其丸。而語之以少待服之。然余

殊不敢輕嘗。卒棄之。余聞是言。乃以不明西藥答之。太后於是又言曰。吾固知北京居人。頗有服西醫之藥者。即余之戚某。亦時與此輩西人相往還。彼等恆不欲使余知之。余固盡悉也。無論如何。苟彼等服是而自阻其身。殊非余咎。蓋彼等病時。余從未遣太醫診之故耳。

太后病既痊愈。乃時時遊湖。時乘無艫之舟。或乘汽艇。彼於此似其愛之也。且恆欲至湖之西岸。其地極淺。汽艇無不深沒泥中。而此種情事。乃頗足以悅太后。一若艇底見觸。殊覺可樂。於時無艫之舟。駛近其側。余等乃去汽艇而乘之。以達彼岸。而趨左近之山嶺上。以觀太監輩之所以出艇泥中者。蓋太后生性。恆喜觀他人之困難。而以爲樂。太監等知之甚悉。苟有機遇。必作此種行為。以博其歡。若事非重要。彼固畧一視之。但太劇烈。或有不慎之處。必重懲之。故必欲如何而能使太后愉快。則誠有難言者。

此外太后之特性。則無事而不宜究也。例如余居宮中。凡太后食前。必進糖菓食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七十七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二年記 七十八

舉。乃其餘分給諸宮眷。當余等大忙時。恆不願再設及糖果。故遂置之。乃不轉瞬間。而太后即覺之矣。某日太后既食畢。步至窗前。隔玻璃以視余等之所爲。旋得見太監等。方取所給余等之糖果而食之。時太后亦無所言。僅命將糖果仍復取回。俾余等視之。一若仍欲食之然者。余知此必有錯誤。因渠從未取之回也。太后見其所餘者甚少。乃詢誰食之。至如是之多者。余等惶懼甚。未有以答之。余思之既久。念莫若實陳之爲愈。蓋決太后必知其究竟也。乃告渠。渠等實甚忙。遂忘糖果。太監等乃取而食之。並謂如是者非一次矣。余見得此機遇。俾以太監之行爲告之。中心殊樂。太后答吾謂。彼荷欲給太監等。可自給之。惟以其慈悲所及。特留之以給吾輩者。而不自食。殊覺不虔敬耳。乃回首語余曰。爾之言甚確。一如余所知者。余甚喜。旋命此獲咎之太監。罰俸三月。以懲之。余知彼等於此固不介意。蓋彼等月之所得。恆有術使如其俸給者。不啻數倍也。及余返至休息室中。一宮眷語余曰。爾此後母再以太監事告之。太后彼等必謀所以報復也。余問彼等乃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七十九

僕役。究有何術足爲吾害。渠答彼等必以暗事中傷。使爾入其中。而不自覺。此其常習也。太監之惡劣。吾固知之。惟始終不明其以何術仇吾耳。吾料彼等必不敢於太后前。謀孽余短。故遂置之。其後。吾乃悉其所以陷害宮眷之術。蓋務使太后誤入其彀中。而與余等爲難也。如太后語太監。某事應作。面屬余爲之。彼乃不告之。余而往告他人。如是。則太后必以余之待之也。惜甚。而此人者。乃反得信任矣。雖太后及皇后愛吾至切。而與太監處。實非易事。竹之終非計耳。彼等自以爲太后之僕役也。他人訓令。恆所不受。終之對於宮眷等。時有所無禮。雖皇后亦所不免。

其餘各事。無不一如往昔。惟八月間。皇帝祀朝日壇時所衣者。紅袍也。方是時也。康格夫人來請私覲。蓋欲一視太后之起居。且觀畫像之如何也。太后允之。並諭豫備一切。此次陪康格夫人入宮者。除康貝爾女士及女教士外。尚有其戚二人。來見太后。以其爲私親也。故諸賓均導之入太后私宮。而於其廳堂中

接見之。即畫士繪像之所。太后之於繪畫。已不之耐。且時時爲吾等言之。然見康格夫人等。則謙揖異常。且極譽所繪之美。今日太后性格之佳。爲遠所未有。當囑余命太監。盡啟諸宮殿。而示之來賓焉。太后導彼等。由此室以達彼室。並以中室之珍寶示之。卒乃至一寢室中休息。命取椅來。以款來賓。是時室中之椅甚多。然皆太后之御座。視之固與尋常所用者無殊。宮中定例。無論其爲何椅。但一經太后用之。則謂之御座。非得太后命。無人得而坐焉。

是時太監等方攜椅入。以備西婦用。乃有一婦。竟誤坐太后御座上。吾之見之。方未及以術令之使去。而太后已暗示吾以不耐狀。吾於是趨此婦前而語之。將有所示也。以此彼乃不得不起立矣。至此事之所以煩困者。則以太后固覺無人能坐其御座。然又欲余使此婦離之。而不明言其故也。既而余方瘁於譯述。太后又低聲告余曰。爾視此婦。又坐余榻上矣。余等離此室爲佳。余乃導諸人入茶點室焉。既畢。各人與太后與辭。而賚加爾女士以去。諸賓去後。吾等如常例。以各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八十

報之。太后曰。此婦甚可笑。既坐余寶座。又坐余榻。或彼不識何以爲寶座耳。然且外人知其故。必非笑余輩也。吾人禮貌。勝彼等者多矣。尙有一事。方康格夫人由庭院中來。曾以一小包授之。加爾女士。爾見之否。吾答曾見。渠與之一物。其狀如包。惟中係何物。不之知也。太后於是命余去。而問女士之果爲何物。余於此際。所受太后之命令。奇特者極多。習之既久。頗能以吾之辭令。而達太后之訓示焉。故余至加爾女士前。並不詢之。惟期以術尋得之也。乃余爾尋其所謂小包者。均不之見。其中何物。更無從而知之矣。吾以是覺甚。蓋以太后有所訓示。無不立欲達之。如余今日所爲者。時方事搜尋。忽一太監來。謂太后欲見吾。吾於是復至太后前。未及語。而告以加爾女士方寢。俟其既醒。將必問之。太后曰。吾殊不欲加爾女士知爾之所爲者。實無之命。不者。彼將以吾爲多疑也。爾今問之。切無言其故。爾固慧甚。當能是也。有頃。余偕加爾女士步行。以至太后之宮。從事繪畫。余見頃間所計議之小包。渠方攜之行。爲之大慰。既至太后宮。加爾女士語余曰。天殊

黑爾可毋庸再坐。余給太后之寶座可也。此間有雜誌。荷爾悅此。可藉以消遣也。余於是乃敢其小包。始明其中實無他物。僅美國之月刊雜誌耳。余既見之。旋即托辭。急趨至太后前而告之。詎知太后已外出游湖矣。故余復乘驕蹕之。既至湖濱。太后見余。乃命以小舟棹余。至於汽艇。余方未得暇與之陳說。而太后曰。吾已盡知之矣。此乃一書。加爾女士曾授爾讀之也。余聞之大失望。此行誠無謂矣。固知此必太監乘最先之時機告之。然不料其竟能至於於是也。太后今以是殊滿足。僅詢余加爾女士。曾否疑彼尋究此事也。

余方欲歸。以至加爾女士之前。太后又呼余而言曰。今尚有一事語爾。凡有西婦來宮中者。爾可至帝前。苟彼等與帝有所語。爾可為譯之。余當答太后。凡有外人來時。吾必與俱。自念從未有與皇帝問答者。太后乃亟釋所以言此之故。謂彼欲余之敬皇帝也。與敬彼同。外賓來時。期余為之布署耳。彼之所言。余明知其非確也。蓋太后欲時時防閑。不令外人之得間。循誘皇帝。使之從事改革而已耳。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八十一

八月十五日。則中秋節之典禮也。亦有謂之月節者。至月節之名之所由。則由於中人率信月四時。非真。必至此日。乃得其全。是日應行諸儀。僉由宮眷為之指揮。於月之上升時。且拜之焉。其他典禮與龍舟節者無不同。太后之與宮人等。亦互有所獻賚。節禮之終。則殿以戲。所演者月景也。相傳月中有一嫦娥。與之偕居者。為一白兔。名曰玉兔。按是劇所演。此兔乃逃之地上。變為一少艾。日中一金雞見之。亦逃出。變一嬌好之公子。彼等既相遇。遂相愛好。時地上另有一紅兔。見此情狀。亦變為公子。俾奪金雞之情愛。而求悅於玉兔焉。惟其面色之紅。卒不能變。相形見絀。未遂所願。而金雞之與玉兔也。相愛如常。此時月中嫦娥。知其所失。乃遣天兵捕兔去。而金雞亦於是返日中矣。

八月二十六日。宮中又舉典禮。方清之龍輿也。順治帝以力征。故於八月廿六日。糧糈盡竭。不得已以樹葉為食。其士卒亦然。蓋彼時所可得者。僅有是耳。自是滿人遂以此日為紀念。迄今不衰。滿人於是日。無不盪屏侈靡。尤以宮中為甚。余等

無得肉食。所餐者。僅米和蒿苳之葉而已。且不得用箸。食物則以手撮之。雖太后亦無得或異。此蓋欲使後世子孫。毋忘乃祖拓疆土。所受之艱阻故也。

八月垂露。太后於春間所植之葫蘆。將於是時收穫。太后日偕余等去。以觀之。彼恆擇其式之最佳者而採之。蓋謂其腰之最細者也。且以細帶縛之。便不改其形。一日太后指一葫蘆而語余曰。此頗足令余思爾之著西衣時也。今爾之衣。爾必覺其安適矣。當葫蘆成熟時。乃割之。太后必以竹刀刮其外皮。而以濕布拭之。曝之使乾。不數日間。輒作褐色。乃懸之。而作願和園中之飾品焉。有一室中。共有葫蘆一萬。其狀各殊。至以布拭葫蘆。俾麗其色。與所以刮之。以備宮中之用者。皆宮眷分內事也。惟余等中。除太后外。鮮有審慎及之者。一日余方從事於此。忽有一葫蘆之老者。其項為余擊落。而此又太后所最喜者。余時不敢以所過往告太后。一宮眷語余。莫若盡棄之。而不言也。葫蘆甚多。太后或不得而覽之。余卒自決。莫若往告太后。苟有責罰受之可也。而太后竟未嘗以此有所煩擾。殊足奇異。太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八十二

后曰。此實太熟。其項固將墜落。爾過以其時拭之。而遂墜耳。此殊無法可施也。余告太后。以余之不慎。自念殊慚。况此為老祖宗所悅者耶。而此事乃畢矣。時諸宮眷均坐壺室中。亟欲知余之所以脫此厄者。迨既告之。僉謂彼等苟有犯是者。必遭詞責云。且均大笑。而謂悅愛者所事。無不佳者。是言殊使余不自適。繼以此事。一一告之皇后。渠謂余以實言告太后。甚當。並囑余審慎。嫉余者頗多也。

九月初。菊花發芽。宮眷之責。應每日往整齊之。盡去其芽。每餘僅留其一。以此則菊可肥碩。花開亦大。雖太后亦從事焉。太后於菊最精詳。余等之手。苟不涼者。不得撫之。蓋謂熟手。將使葉之萎也。其花約九月初。或十月初。則盛開。太后之於菊也。蓋有奇能。能於菊之未萌芽時。道其花之形與色。彼復謂此將作紅花者。余等乃以竹片書其名於上。而插之花盆中。繼又謂此必白者。余等復如前法。以竹片插盆內。而書其名。太后曰。此為爾第一年之居宮中也。爾今見此。及聞吾所述者。必甚奇。然吾於此。鮮有說誤也。花開時。爾將見之矣。此言誠然。蓋無有不如果

所預述者余等中無一能知太后奚以能辨別之故且一無所說余曾詢其故而彼乃以秘密見答。

當此際也畫像之進行甚緩一日太后詢余果以何時而能畢之並詢歌俗如此像者應如何酬報之余答率以巨金爲酬太后頗不然是謂中國俗尚以金錢見酬殊見侮也彼意酬加爾女士以勳章較以錢酬者優甚此時余不克復有所言然決意一俟有機遇當再爲太后言之。

九月間有一俄國馬戲來北京致宮中諸人無不互相道之太后聞之既久乃詢其狀果何似余等既詳告之彼覺殊有興趣且謂頗願一視之時余母念苟以馬戲來宮中者誠佳事也遂問太后以能如此否太后聞是甚喜並備置一切以便戲此各事既定矣馬戲中諸人及其所攜之獸均寓於吾等所居之左右故余等乃出私資以飲食之因欲以馬戲示之太后故所費亦不之計其帳幕約兩日始張成而於是時已有人以其所行之事報之太后矣方馬戲開演之前一日吾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八十三

太后退朝時其狀甚怒余等乃詢其故彼告余母及余謂有御史等頗不以馬戲之來宮中爲是因此等舉動從未有入宮闈者乞太后罷之太后言時大怒而言曰且視余之權力果何似也余僅欲視一馬戲耳乃不能使人之不余逆吾思莫若給以資而遣之去夫太后以爲是者余等固無敢違之也乃太后思之有頃而而言曰彼等之帳幕固已張矣他人將不計其有馬戲與否而其議論則同吾必舉之以是乃得如式舉行太后與諸宮眷等無不欣慰者戲中有一段爲幼女於球上跳舞太后最悅之且令重演之至於數次另有一段之有與趣者則擬棍戲也滿宮中人除吾母及吾姊妹外從未有見馬戲者太后於時其懼夫此人由棍墜下而自戕也又有一段之娛太后者則乘無鞍之馬以競技也太后見是甚奇之其爲太后所反對者則以提議攜獅虎之類以來宮中也太后意以此等野獸來宮中殊不妥善寧不閱之馬戲之主人乃攜一種象來作種種靈巧之技術此頗足使太后愉快主人見之卽以是持贈太后受之事後余等試與之戲見象

竟毫不移動乃棄之而置宮內諸象之中馬戲所演者共得三段於其結幕之先其主事者語余謂極願以獅虎之戲相示實無危險且大有可觀者在余等計議者久之太后乃允其攜入但必置之遠處並不得縱之出柙也。

方獅虎等牽入場中時太監乃盡聚而環繞太后之左右不數分鐘太后卽命攜之去而言曰吾實不之懼第慮其萬一逃脫而傷他人耳此後全幕遂終太后命賞之銀壹萬兩彼馬戲者反得巨資以去矣。

兩日以後余等猶共述馬戲之價值乃至是以以往太后述之覺有大失所望然者渠謂初意此必有奇異者在也此亦太后特性中之一蓋無一事而可使之愉快至於五分鐘者太后謂余曰外國技藝吾從未見有奇異者卽以此婦所給之畫像論之吾殊不能謂其精美觀之似其粗率(太后不知油畫故也)且給事物又何必欲其呈彼前也中國畫家頗能繪吾之衣與鞋之類僅一覽足矣吾意彼殊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八十四

不能繪事也惟吾之所言爾必勿語之又續言曰方爾爲吾坐俾臨給時爾與彼果何所言耶吾雖不明所語然能見彼之語爾者固甚多也宮中事爾均不可告之且勿教以華語吾聞彼時以各物之中國名問爾爾亦必不可告之彼之所知愈少則裨益於吾等者愈大吾知宮中實情彼近尙無所知惟吾等懲罰太監時或事之類於此者究不知彼果作何說吾意彼必以吾等爲野蠻也某日逢吾之怒吾見爾乃以畫士他往此誠爾之聰穎處吾之性情最好莫使之見恐彼將議吾之後吾甚切畫像之卽告成也嚴冬將至吾等應卽啟彼箱篋而取冬衣矣爾乃幼女知爾必需之况所有者皆西服耶且吾誕辰又在下月所有典禮將舉行而此後則將遷入三海其將何以處此畫士吾頗擬令之歸去以居美使館中而日來三海至事成而止惟此舉則困難甚蓋其途程非如今之車行十分鐘可達將得一小時矣縱此舉可得滿意之布置其如冬令將遷入禁城何爾試探之彼果欲以何時成之也吾得是機遇乃告以加爾女士急欲成之惟彼逐日所給

者爲時太短。良以太后親坐臨繪之時則太促。且以加爾女士之畫室。又與太后之寢室爲隣。一至午後休息時。彼又不能不停其工作。太后曰。甚善。苟欲吾移日端坐者。則吾所有事。將全棄之矣。又言曰。吾知爾端坐已倦。故欲吾再坐耳。然吾已覺至煩厭矣。余如此。乃不得不告太后。謂吾之端坐。不獨不覺疲憊。且以得坐其御座。視爲殊恩。方欣羨也。繼又告太后。加爾女士實不悅余爲太后端坐。蓋不能如其親坐之速。彼之於此。僅得謂吾奉太后命而爲之。故不得不安之耳。以後十日。余等無不忙。蓋以選備物料。豫製冬衣。及太后萬壽時。余姊妹所著之禮服。所有冬衣。皆宮制。衣身爲紅緞。上繡金龍綠雲。飾以金綉。灰鼠緣之。其袖與領。皆外捲。則紫貂之裘也。當太后以此等服制語一太監時。皇后與余點首示意。余乃從之外出。皇后曰。爾去與太后叩首。彼賜之衣。而以貂裘爲緣。實殊恩也。平時只有郡主衣之。故余返室中。乃乘機與太后叩首。謝其所賜之殊恩。焉太后答曰。爾應衣此。余誠不明其故。爾何故不應以郡主相待。夫郡主之非皇族者。固甚多也。凡有殊績於國家者。無論何爵。均可賜之。爾之於余。較余所有之宮眷。爲益至巨。且見爾於職務。無不忠盡。爾或以余於此等事。殊不加察。其實不然也。爾可與郡主齊位。吾之待爾。亦無不若郡主。惟較此爲優耳。旋同順一太監曰。其以吾之皮幅來。此幅係紫貂製。飾以珠及玉。太后乃詳述吾等之幅。與此畧同。惟太后之頂則黃。而余等皆紅也。余以是不終大快。除皮幅及宮裝全變外。太后又有裘襲兩袍。其逐日所著者一羊皮。一灰鼠。太后繼又賜余等四物。物質均美。皆黑白狐裘也。且均以金綉與繡花絲帶飾之。此外又有衣兩襲。一淡紅色。繡蝴蝶。一百一紅色。綉綠竹葉。短衣數襲。亦附以皮。皆太后之賜。又有坎肩數襲。以足之方。余由室中外出。一宮眷謂余大幸。而得如許賜物。且謂渠自來宮中。近十年矣。向未有如是之多也。余見渠似相嫉者。皇后聞是。特來與余等語。且告渠。余來宮時。除西衣外。無所有也。苟太后不以相當者見賜。余將奚以自備。然宮眷之與吾。齟齬也。此由其端倪耳。其始余殊不之置意。直至某日。有一宮女。以無禮之語相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記

八十五

刺。渠謂余未來時。太后愛之固至篤也。惟余則答以彼無權可與吾計議。時皇后亦在坐。乃與彼等計論其所以待余者。並謂苟余得機遇。必舉是以告太后。是言頗有效用。因此後。遂無有以言語相窘者矣。一日。值太后下午休息後。余遇皇帝於途。彼方返其私宮也。僅有一太監隨之。余以是殊奇異。此太監蓋帝所私有。深信任之。帝詢余何往。余以往室中休息。答繼謂其久不見余矣。余聞而笑。因每日晨間。固無不於朝中見之。帝曰。自畫士來此。余遂無隙得與爾閒談如昔日者矣。頗慮吾之英文。殊未有進步。蓋以無人助我。而爾又日陪從畫士也。吾見爾與之相處。殊形快樂。吾思此蓋以孤獨所致耳。惟爾方監察其後。彼曾有所覺察否。吾告以謹慎從事。殊未有所宜洩。想彼尚不致以監視見疑。帝乃曰。有謂彼爲太后給舉後。將復爲吾畫像。吾知此必流言也。吾頗欲知果誰言是者。吾告帝。吾今乃始聞其說。故不可以相告。繼詢伊果否欲畫一像。乃僅答曰。欲吾答此。殊屬爲難。惟吾究應繪與否。爾知之審矣。吾見太后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事記

八十六

攝官像甚多。下至太監輩亦有之。吾聞此。立明其意之所在。乃詢帝果以小攝影器來。爲之攝影。究願之否。帝狀呈驚異色。而詢曰。爾亦能攝影否。苟此舉而不危險。俟有機遇。試爲之可也。爾必毋忘。但行此必審慎耳。於是帝又變其辭。對而言曰。今且有暇。可相話語矣。吾欲有所詢。爾望爾必以實告。外人之於吾也。其意見果何似耶。曾以吾爲有法行。與睿智者歟。吾固亟欲知之也。乃吾方未能有所言。帝續言曰。吾固知之甚悉。彼等視余。固等於兒童。而無足輕重者也。其語余來。果如是否。吾當告以外人之詢余者頗多。然僅一詢帝爲何如人。而彼等意見。殊未之及其得而知之者。僅謂帝之起居。應豫耳。帝又言曰。苟彼之視余。而有所謬誤。則宮庭間守舊之氣。實尸其咎。自余御極。殊不欲有所言。或有所建白。卒之外人。見余無所事也。乃相率目余爲具體者矣。吾知其然也。再

有詢爾者。爾其以吾所處之地位。實答之。吾素抱宏願。期所以利達吾邦家。而吾非元首。不能達之。爾之所知。雖以太后之權勢。恐尚不足以變更中國之近狀。縱

曰能之亦非所願。吾恐改革之期。距今尚不知何日耳。帝又謂苟能允彼遊行各處。一如歐洲君主者。則事之佳妙何極。惟彼之於此。則永無望耳。余當告帝。聖路易博覽大會。諸親王中。多有願往祝之者。苟此事而能善爲布置。則吾國與各國之殊異。以及俗尚之區別。彼等見之。可鑒知之矣。帝於此頗覺躊躇。蓋以前此從未有允是類之請求者。余等話語甚久。所言者多西國俗尚也。帝謂願願一遊歐洲。觀其政事。究如何措置者。

方是時。忽一太監來。謂太后已醒。余於是乃匆匆向彼室中去。今至十月矣。其第一日雨雪。太監請訓太后。謂其誕辰之慶禮。仍如往時於頤和園中舉行。否願和園者。太后之所樂居。曾如上所述者也。故彼立允其請。而請種種典禮。一如往時。預爲布置於是。總管乃以一名單。上書各郡主之姓氏。及其爵位。又一名單。上書滿洲官吏之婦女姓氏。呈之太后。俾伊選擇。果誰氏而爲太后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八十七

所欲以來宮中叩賀者也。此時太后共選四十五人。此諸人者。俱各以太后之命召之入宮。當此際。余方立於太后座後。彼四願而言曰。曩時吾誕辰之慶禮。率不歡招致多人。此次實出例外。蓋欲使爾一見彼等之裝束。其於宮中儀則。果如何茫昧耳。

此次典禮。以十月六日爲始期。加爾女士已返滬。美國使館。余母余妹及余乃返宮中。六日破曉。太監等乃以各色之綉飾。循廊。且於各處及樹之中。懸燈籠焉。約七時。祝壽者均至。余見之。始深然太后之言。太監乃導彼等於諸宮眷之前。惟狀甚羞。鮮有所語也。繼復導之以入於憩室。其中人已甚衆。吾輩宮眷。皆退立廊下。其中頗有衣飾華麗者。惟其顏色甚古。狀態亦醜陋。余等視之既久。乃趨太后前。而報告各事焉。

太后凡值際會如此次者。其神志絕佳。於時乃多有所詢問。繼於他事中。詢余等曾於來賓內。見有老婦人。而衣著如新婦者。謂滿婦而嫁與中國官吏者。獨渠

一人也。今召之來。以其曩時。曾與宮中有關係故。太后又謂彼尙未親見其人。惟知其甚類慧耳。乃余等尙未見之意。彼或未也。

太后裝束甚速。既畢。卽入廳堂中。太監總管乃以諸人入。引見太后。余等宮眷排列成行。立其寶座後。彼等既入堂中。有叩首者。有請安者。又有並不致禮者。其實似無一人知其應如何而可。太后與之略作遜辭。並謝其賀禮。

今余且述太后之爲人。凡有所贈。或有所事者。雖至微。彼恆謝之。此蓋與常人所述者。大相殊也。

時太后明知諸人無不張皇也。乃論總管導之入各人之室中。並囑其毋庸客氣。且去休息。各人乃又踟躕。不知其應去與否。直至太后謂余等曰。可導之去。以親皇后焉。

余等既至皇后之宮。彼等親見如儀。且不似前此之羞慙矣。皇后乃告彼等。苟欲詳知各節。或於宮禮。無稍差誤。宮眷中無不願告之者。且決議每宮眷一人。各任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八十八

來賓數人。授之儀節。以初十之典禮。苟有謬誤。誠不美觀。故余等乃從事均派人各得來賓若干。以監督之。且以所應行諸禮授之。

值太后午後休息時。余乃往謁諸賓之任。余職內者。諸賓中。太后所述之新婦在焉。故往見之。頗使余愛其爲人。並覺伊殊有趣致。伊固顯然曾受教育者也。與多數之滿洲婦人。殊不相類。且見其誦讀絕佳。於時余乃以應行各事。詳爲彼等解釋。並對於太后之應如何稱之也。至此一端。余不稔以上曾述之否。無論何人與太后語。則稱之爲老祖宗。自稱也。不曰我。而曰奴才。凡滿人家族中。其儀則仿是代名詞之你我二字。率以父親或母親及男或女代之。太后於此等儀節。注意最嚴。由此日至於初十。此四日間。諸來賓乃學習宮儀。并往劇場觀戲。

每日之晨。余等均往侍太后。並以前一日所遇之興事。報告之。繼則先行以赴劇場。而立於院中。以俟太后之至。太后到時。各跪下。俟其既過。以達於戲台對面之室中。其跪也。排列成行。皇帝居首。后次之。皇妃又次之。其後則郡主宮眷。而來

賓爲之殿。其初兩日。各事無不如儀。乃至第三日之晨。帝忽回顧言曰。太后至矣。帝固余等之表率也。於是無不跪下。帝猶一人獨立。視余等而笑。太后實未至。固不待言。諸人亦因之俱笑。帝之於戲弄也。最形歡愉。其他則絕無如是者。

初九日夜。宮眷中無一眠者。蓋欲於初十之晨。無後時也。所有來賓。均囑之以。先行至某山頂。太后之特別朝堂。而遲吾輩。彼等欲夜間三時抵此。余等則稍後。約在破曉。有頃。太后至。而慶禮於是始焉。此次慶禮。與皇帝萬壽無稍差異。前已述之矣。無庸再敘其異者。僅有一端。蓋於是日。侵晨。吾等仍需有所進獻。且每人各進鳥百頭。其類各殊。每年太后萬壽。率有此奇特之舉。蓋太后必以其私資。購鳥萬頭。而釋之也。方鳥籠懸於丹墀中。其狀殊可悅。太后於此。必選一吉時。而太監等攜籠隨之。去今之所擇者。爲午後四時。太后乃攜諸宮眷。以至一山頂。頂上有廟。先焚檀香。而後禱於上帝。太監等乃人攜一籠。跪太后前。太后一一啟之。日觀鳥之飛去。且祝上帝。母令之再見捕也。太后作此舉。狀極嚴重。而余等方互相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八十九

私語。計譏羣鳥中。以何者爲最美。而可畜之者。此諸鳥中。有鸚鵡數頭。有淡紅者。有紅與綠者。各以細鍊鎖架上。乃太監既斷其鍊。而鸚鵡并不移動。太后曰。其奇事。每年均有鸚鵡數頭之不去者。恆由吾畜之。以俟其既斃。爾等其視之。必不去矣。方此時。總管至。太后乃以所遇告之。伊則立即跪下而言曰。老祖宗大吉。此鸚鵡。蓋知老祖宗之慈愛。寧願居此。以待奉耳。此舉名曰放生。功德事也。且必獲酬報於天上。

時有一宮眷詢余。鸚鵡之不飛去也。於意云何。余謂此誠奇事。彼曰。此甚易見。何奇之有。彼太監者。奉總管命。購之已久。而教練之也。當太后午後休息時。必攜鸚鵡。來此山頂。以馴習之。其目的所在。僅欲博太后歡而愚之耳。蓋如此。可使之愉快。且自信其仁慈。下及無知之禽鳥。亦且樂與之俱。又續言曰。其最可笑者。則當太后縱鳥時。太監等方於遺山之頂。捕而再售之。彼太后之禱。雖誠切祝其自由。乃不轉瞬。而旋又被捕矣。

萬壽慶禮。延續至於十三日始止。各人均一無所事。且均快樂。而逐日演劇焉。十三日之暮。乃告來賓。典禮已終。各自預備。翌晨而去。是晚彼等乃各向太后興辭。而於次日離去。

以後數日。余等以將遷入三海之故。從事檢束。無不冗忙。太后取歷書。擇得二十一日遷居最吉。故二十二晨六時。宮中諸人。盡離頤和園而去。時大雪。途行極艱。余等乃以轎行。一如恆昔。太監等亦各乘馬。不役之充轎役矣。途中馬之傾跌於滑石上者甚多。而肩太后之變輿者。亦有一人傾跌。致墮太后於地上。遽然間。余頗意其有駭聞事。發見馬蹄得得。太監狂呼曰。停止。停止。繼則人曰。迎視之。彼未死耶。於是各人停轎不前。而道旁亦爲之阻塞。此蓋入西門時。鑾輿行石路上所致。其後余等見太后駕已息於道旁。於是乃下轎趨前。以觀所遇。此時譏者紛紛。各有驚色。余亦以是惶甚。蓋以此際。諸傳革命黨將謀斃宮人也。余等雖有所聞。並未敢告之太后。旋即至駕前。見太后神色安詳。坐而論總管。囑其勿恐。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九十

僑役。以途濕而滑。非其罪也。而李蓮英則謂此殊不可。蓋必其不慎所致。肩老佛爺之鑾駕。豈敢不慎至此。語畢。回首顧掌刑者。此掌刑者。攜竹板隨宮門所至。一而言曰。於其背上。笞八十可也。而此可憐之僑役。方跪淨泥中。敬聆是命。於是掌刑者攜之。至於百碼以外。踏而撻之。笞八十者。爲時至速。而此人旋即起立。一若行所無事者。然。致余甚訝。其狀固甚鎮靜也。余等於時。乃候一太監。以茶來。而之以進於太后。且問其曾蒙損傷否。太后笑而言。謂殊無事。且命余等先行。今且述彼茶也。此茶太監等必恆備之。攜一小爐。與之俱行。並備熱水。至宮庭遷移時。雖亦備之。然鮮有用之者。

時諸宮眷。仍由徑路趨三海。備先太后。而於其到時。逐之。余等候於庭院中者。既久。凍幾僵矣。而太后始至。余等俱跪。俟其既去而止。繼乃隨之入宮。方雪之既霽也。太后乃定以次日。往覓一地。俾加爾女士之繼續繪事焉。余謂莫若稍待。俟女士既來。而自覓之。必能擇一地。可適當於工作也。太后謂此殊不可。

苟伴伊自擇之。必將取彼所不能至之處。蓋宮內禁地甚多。不能令女士去也。故於次日。太后乃與余外出以覓之。覓之既多。終嫌太暗。其後乃得一室在宮之湖邊者。太后曰。此則甚便。爾之來去。或以輜。或以舟也。吾見此地。苟以輜行。必得四十五分鐘。始達宮門。若以舟則可稍速。余初甚勸寓居宮中。與太后共晨夕。然計議之後。終不能達。蓋以加爾女士。仍寓美國使館。設令其獨自出入宮門。殊非計也。故太后謂余。莫若寓吾父處。晨與女士偕來。暮則與之同歸也。此事於余。惟覺欣慰。故除遵從太后命令外。亦遂無他說。

其翌日。加爾女士來宮中。見所選之室。俾之工作者。尙覺不其愉快。其最所不悅者。則謂此室之太暗也。於是太后乃命窗牖之蒙以紙者。易以玻璃。而此又使室之太亮。加爾女士。請懸以簾幕。俾聚光於畫上。方吾以其所請告之太后。太后曰。舉宮中事物而變易之。除其適吾者外。此誠第一次也。其始余則易其窗牖。彼猶不自愜意。而索簾幕焉。吾思莫若舉屋頂而盡棄之。彼或可安適也。然余等仍以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九十一

簾幕懸之。俾女士之意。

當太后審視畫像。以觀其進行之奚若也。其際。謂余曰。余等以此像也。業經困阻。乃吾終慮此將不能有所奇異。吾見坎肩上所繪之珠。其色乃各異。有白者。有淡紅者。且有作青色者。爾可以語之。吾於是乃竭力解釋。其故謂加爾女士。藉此一依其所目觀者。因光之影以異。但太后終不明其說。且詢余能見其有青色。或紅色者否。吾乃又釋此乃光線射於珠上所呈之顏色也。而彼仍謂彼所見者。除白者外。無他色。然至此後。覺彼亦殊不以此煩困矣。

太后寢室之在三海內者。其左近一室中。有塔一。高約十英尺。而以檀香雕成者。塔內佛像種種。太后率於晨間拜其下。其禮儀則太后於塔外焚香。而命宮眷一人。稽首佛前。太后告余。此塔之在宮中百餘年矣。其諸像中有觀音大士之像。一高僅得五寸。而以純金製成。其中空。臟腑無不備。係金玉製。翠信觀音之權力極大。而太后每每困難時。必拜之。且謂彼之所求。恆有靈驗。太后曰。此必然也。方余

禱時。靡不誠切。非若爾輩女子。稽首其前。以盡職也。而旋即匆匆去矣。太后繼謂彼頗覺中國人民。廢棄其祖先之宗教。而信基督。並謂於此。至覺悲悼也。

太后於中國舊有之邪教。而涉及三海者。信之最篤。一日方話語時。太后告吾。凡有所見。毋驚懼也。彼謂恆有人與爾偕行。而忽不之見。此常事也。且述此為狐。特作人形。以自適耳。彼等居三海中。或將數千載。具有權術。以變形狀。一如所欲。且謂太監監。固必告余為靈魂。或為鬼也。但殊不確。此蓋靈狐。並不傷人者。乃數日後。竟有一事。一若證實此說者。是夜余之火已滅。乃遺余之太監。視他宮眷中有無未眠者。若有之。試取熱水來。渠去時。曾攜燈籠與俱。乃旋即趨回。面白如壘粉。即問其故。渠答曰。吾見一鬼。女也。彼來吾前。滅吾之燭。而旋即不之見矣。吾告彼。此或一婢女也。但彼曰。非是。宮中諸女。靡不識之。若此人者。從未之見。彼堅信其為鬼也。吾告彼。太后曾謂此間無鬼。或狐。而人焉者。彼答曰。此非狐。太后謂之為狐。以彼懼言鬼耳。彼遂告余。數年前。總管李蓮英。行於太后宮後之廣院中。見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九十二

少女。坐於井側。渠乃去詢其所事。但稍近之。則見坐於此者。尙有數女。及至其前。諸女乃徐徐跳入井中。渠於是大呼。一侍者以燈籠趨其前。渠以所遇告之。而此侍者。乃告渠。無有能跳入井中者。以其上尙覆以巨石也。余之太監。謂多年前。確有數女子。投此井。以自戕。李蓮英所見。非他即其鬼也。中人率信人之自戕者。其靈魂仍存在於其地之左近。以勾引他人而為之替。彼乃得投生以去。故。吾當謂渠不信此。且極願一目睹之。彼答曰。苟爾一見之。必不欲再見。蓋此已足使爾

懣悻矣。以後事。一如常。至十一月初一。太后乃降諭宮中。謂十一月內。先皇之忌辰。其多照例所演之戲。一律停止。而宮人所衣。亦應變易。期當於。是月九日。皇帝往祀圓丘。帝於是日前。靜居私宮三日。除其太監外。不與一人語。雖皇后。其妻也。於此際。亦不得見之。凡大祀。無不如此。此次典禮。與其他諸祭事。無不同。惟有豕耳。豕既屠後。供廟內之祭壇上。懸若干

時乃分賜羣臣。凡食肉者。以爲必獲利達而得此賜者。則爲太后莫大之殊恩也。其他異點。則皇帝必親詣行禮。無論如何。不得命羣臣代。至其故。則以舊律。國內有獲罪至大辟者。由帝親定死書。而歸刑部掌之。及年之終。以被戮之姓名。書之黃紙上。而獻之帝。當祀園丘時。帝乃取此紙而焚之。備達天聽。而其先祖亦得以知其所爲。一本法律。而無不當者。

其祀園丘也。則在禁城中舉行。太后雖不悅此地。然亦命宮廷暫移是處。其故蓋不欲片時之離皇帝左右也。故余等又復遷入禁城中。大祀既畢。宮廷本欲還回三海。但是月十三。爲康熙帝之忌辰。故決議仍居禁城中。俾行禮焉。康熙帝御臨中國。得六十一年。爲自古諸帝中之最久者。太后告余等。謂彼之雄偉。爲中國所未有。其記憶力之強。尤吾等所當尊敬者云。

十一月十四日。早朝既畢。太后告知余等。俄日將於旦夕敗。心焉憂之。雖兩國之事。與中國無與。然頗慮其戰於中國境內。則無論孰勝孰負。終有不利於中國。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三

也。當時余等。亦不其注意。乃翌晨。忽太監總管報告太后。走失太監五十人。衆以諸閣無端。此莫不驚訝。按太監公畢之後。例准自由入城。惟須於閉宮門前回宮而已。乃于次晨。又報走失太監者百人。太后聞之。恍然悟曰。吾知其故矣。若輩必聞吾語。謂俄日將有戰事。恐義和團之變。再見今日。乃相率而逃耳。向例太監有逃者。則緝騎四出。苟見捕者。必按律懲治。此次太后傳諭。免予偵捕。乃某晨。太后素所親信之某閣。又不知去向。太后知之大怒。謂彼平日對於此閣。備極優渥。今乃獲此報酬。亂機甫萌。而先逃脫。言次不勝憤慨。即余也。亦嘗見太后遇之極善。惟以其人專事謀孽。宮眷之短。故於其人。殊覺漠然。

此後聞人之逃者。日有所聞。太后乃決計移居禁城中。俟至來春。再作計議。余嘗以聞人私逃之故。問諸余閣。據謂此正如太后所料。蓋恐復遭變故之如義和團者。而不得提脫耳。即太后寵愛之太監。亦與餘子同逃。並不足爲異。繼又告余。雖李蓮英其人。亦全不足恃。往年拳匪之亂。兩宮出狩西安。李竟託病後行。俾

前途萬一有變。渠可脫身以去。旋又談及李之陰狠。無辜良民。死其手者。不計其數。尤以聞人爲衆。李權傾宮闈。有干犯之。或因事而觸其忌者。輒不得倖免。李之去若輩。易如拂塵耳。又謂李夙有阿芙蓉癖。恣意吸食。爲量甚大。宮中多不之知。即太后亦不之覺。蓋宮中禁食此物。固甚嚴也。

自是每晨。輒聞俄日兩國之驚耗。宮中諸人。漸爲震恐。一日太后召宮人集其前。諭令勿自驚擾。果有事變。與吾人無與。決不致波及吾人祖宗之靈。實孚佑之。而今而後。殊不願聞再有道及之者。乃太后復召宮眷。集其寢室。諭令禱於先人之靈前。乞加冥佑。於此可見太后之焦急。正與吾輩無殊。彼雖謂不願聞人談及此事也。然且時時親述之。似終難釋然於懷者。一日與余等閒談之際。而謂外間實之消息。頗頗日有所聞。余謂此事良易。僅須有西報數份。及路透社特約電二份。即能知其最近之消息矣。太后聞此。爲之距躍。即命以余父名購之。每日送至余父處。轉送宮中。由余譯呈。余謂余父固嘗訂閱各報也。乃遣太后所諭之法。傳選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四

焉。太后每晨視朝。余即以其時。將戰事消息。譯成漢文。詎意戰電至者。絡繹不絕。以余一人之力。殊嫌不濟。因告太后。改筆譯爲口述。俾電報隨到隨告。庶期簡便。太后頗關心於西報之新聞。不特命余譯述戰事消息。凡其中有興趣者。命悉譯之。而於歐洲各國元首之行止。尤所注意。且以其舉動。外人無不知之者。深爲詫異。乃謂余曰。此間稍覺機密。蓋宮外人。無一得悉宮內事者。固不特吾民然也。若彼等能畧知一二。則凡百流言。或可因以而息。未始非佳事也。

余等寓居禁城時。加爾女士。仍每日從事繪像。曾予以美室一間。彼寓其中。似極安適。太后復命余。予以種種利便。以佐助之。蓋太后已以此事。心生厭倦。而冀其早成也。彼罕至加爾女士之室。偶爾過之。則狀至愜懣。遇之者。一若彼以視畫。爲一生最大之樂事也。

是月中。宮闈諸事。極無聊賴。以憂戚也。一日太后謂擬率余等周覽禁城。余等乃先至朝殿。見殿之制。與頤和園迥異。入者須歷階而登。階以白石爲之。可二十級。

左右有欄。亦白石。階嶺有巨廊。繞殿之四周。支以巨棟。上敷朱漆。沿廊之窗。刻鏤極工。作各式之壽字形。殿內鋪以方磚。太后謂此乃堅金煉成。歷數百年矣。磚色奇黑。必敷漆者。且極滑。步履其上。輒覺踏踏。殿中陳設。與頤和園及三海中者同。惟御座乃紫檀木製。上嵌各色寶玉焉。

此殿僅於太后萬壽日及元日。用以行朝會禮。餘時罕用之。而西人則從無登之者。平日朝覲。則在較小之殿行之。

余等在殿中盤桓少頃。即往游帶屏。其宏敞遠不及太后。惟陳設極精美耳。爲室共三十有二。多棄置不用。中所陳設。同一華美。室後爲皇后之居。規模更小。共二十四室。內有三室。特分出以爲妃嬪之用。帝與后之私宮。雖相密接。然無交通之徑。蓋二宮皆繞以迴廊。連接太后之宮。此外尙有數屋。則爲賓客休息之所。且有數屋。封緘極嚴。空耶實耶。似無知者。太后謂彼亦未嘗入之。以封緘已有年矣。即通此屋之入路。亦常緊閉。余等之過其地。惟此次耳。其屋與宮中他屋迥殊。狀似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五

陳味。足見年代之悠遠矣。太后且諭余等毋得道之。

宮眷之屋。與太后居相接。惟室之窄隘。居其中者。幾不能旋轉其身。冬季尤苦寒。僕役之居。則在余等寓處之盡端。無他徑可適。入者必經余等之長廊。而入余等之居。則須過太后之廊下焉。此乃出於太后之意。備監視余等之後。而凡有出入者。亦得悉之也。

太后繼乃導余等至其宮中。吞吐而言曰。吾將有所示。實爾等所未見也。余等乃入一室。與其寢室相毗連。彼此通以狹徑。徑長可十五英尺。兩壁施漆。繪畫頗美。旋見太后。后語其扈從之太監。是人即躡身移去。此徑兩端之木塞。其塞實牆基之洞中。余乃知向以爲堅壁者。實可移動之畫板也。畫板既開。露出一室。室無窗。光由屋頂入。四隅置巨石。石上有黃墊坐位。墊側置香爐。各物皆呈古色。此外則毫無兒案之屬。室之一端。復有一徑。與前徑相若。亦設畫板。板後有室。室後有板。屏屏相隔。不知凡幾。實言之。全宮之壁。皆有此徑。中藏一祕室。太后告知余等。明季

宮園。嘗用之以行種種故事。皇帝欲獨處時。則居之。太后嘗用一室。以藏珍寶。率匪亂時。太后於西狩之前。曾將珍寶祕藏此處。回鑾後。啟室視之。安然無恙。匪徒之劫掠皇宮者。固無一疑。及尙有此地也。

余等既回至邸下。視頃間所離各室。則除黑色石牆外。一無所見。其隱奧有如是者。至太后之厭居禁城也。其故雖多。然亦因其中多怪誕事耳。即太后亦有所不悉。太后曰。如是處者。即余亦不樂道之。恐人疑用。是以行各項事務也。

余在禁城宮中。曾遇同治帝之妃三人。帝崩後。三妃皆寓禁城中。爲太后作女紅。以消磨歲月。余既與之遇。乃知彼等皆深受教育者。中以瑜妃尤爲穎慧。能詩工樂。堪稱中國女子中之最有才智者也。且於太西各國之掌故。尙亦無不了然。令余爲之驚服。不置。彼於各事。似無不知其大畧。余嘗問之。奚以嗜書從不之見。彼答非太后。則不入觀。今太后既來禁城。故日謁之也。一日余接諸妃書。追余過從。其居屋與城中他屋分隔。而寬敞亦不及之。陳設簡樸。僅有太監及女僕數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六

人。供奔走焉。諸妃自稱性習寧靜。鮮有賓客。塊然獨處。自樂其樂而已。至瑜妃之室。則圖書四壁。頗饒雅趣。並出詩數章。以相示。中多凄戚之音。有所感也。妃妹主張設立學校。以教育女童。蓋以其中之能寫讀者。如鳳毛麟角也。並訪余隨時以此言進之。太后妃並主張以泰西之治。施於中國。惟殊不欲延用教會中之教員。因若輩常借他題。以發揮其宗教主義。恐招華人之忌也。

十一月垂盡。太后召見直隸總督袁世凱。是日適爲休假日。加爾女士出宮遊憩。故余得暇。以隨太后視朝。太后問袁。對於日俄戰事。有何所見。袁稱兩國雖已搆兵。然決不致牽涉中國。惟戰事既定。則滿洲必多事矣。太后謂彼亦深知之。以兩軍戰於中國境內。故也。策之上者。惟有嚴守中立。良以中日一役。國力已頹。不能再以干戈相見。又謂今當嚴諭各官員。慎勿干與此事。以免外人有藉口焉。太后繼問袁對於戰事結果之意。見勝利屬之誰也。袁謂事極難決。日人其或勝乎。太后謂日人果勝。彼憂可以稍釋。第恐未必能然耳。蓋俄地廣兵衆。勝敗猶未

可必也。

太后於是又言中國之近况。謂中國苟不獲已。而與他國構兵。則恐無立足地矣。吾國武力廢弛。諸無豫備。既無海軍。又無訓練之陸軍。實言之。實一無可以自衛者。其世凱仍安慰太后。謂就中國現勢論之。無庸慮有戰禍也。太后謂總之中國今當自醒。以力行政事。惟不知從何措手耳。殷望中國。得在世界列強之中。佔一優勝之位置。時有疆臣奏請變政。惟以議論紛歧。殊未見有進步也。

袁世凱既退。太后復召見軍機大臣。告以頃間與袁世凱所語。彼等乃無不贊助。而謂當力求振作也。並對於國防等事。各抒意見。討論後。某親王謂彼雖贊成變政。惟極反對變服裝。易起居。而去辮髮也。太后深避其議。謂中國禮俗。素稱文明。今以不及者為代。非智者所為。既而退朝。一事未決。此不獨今日為然也。

後此數日。除戰事外。絕口不談他事。太后連日。曾召見各將帥。惟以朝儀素所不諳。既臨太后前。皆手足無所措。見者為之失笑。諸武員之獻議多無意識。不知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七

云。太后某次嘗語及海軍之窳劣。良以吾國實無訓練之海軍。士官所設。某將答稱。中國人民較各國為衆。至以戰船而論。吾國有河湖。戰船無數。商船若干。大可用以陣陣。太后聞之。即命退。謂吾國人民固衆。然大都與彼相若。頗不能有所裨益於國家也。此人既退。衆乃笑不可忍。太后止之。謂彼殊覺無可笑者。以若人也。而居海陸軍要職。深為恨恨耳。一宮眷問余。太后胡為聞此人之言。戰船也。遂致盛怒。余告以難以全數抵禦。戰艦一艘。殊無濟也。宮眷問余言。為之咋舌。十一月既晦。兩湖總督張之洞。抵京。即覲見太后。太后謂之曰。爾為老臣之一。日俄戰爭。究與吾華有何關係。其陳所見。且直言無畏。苟其事有必至者。余可早為豫備也。張之洞答稱。無論此戰之結果若何。而吾國之滿洲。恐難保不以利權讓與各國。以通商矣。此外則決無他虞。太后又將前此召見各大臣。討論變政之議。論告之。即據答稱。吾國尚有餘暇。從事改革。惟欲速則難期完美。且當於措置之先。審慎籌畫。就其個人之意。而論。改革之舉。出以操切。其計至愚。又謂十餘年前。

彼於改革。極不謂然。今以大勢所趨。時局迫異。不得不稍稍行之。惟起居一節。仍當遵守舊制。而祖宗遺訓。不能輕棄之。簡言之。僅勸採用西法。以補中國之不足。餘無所陳。太后因張之洞之意。見殊確與之脂合。顏色之間。頗露悅意。方太后召見大臣時。帝雖與焉。惟默然靜聽。不發一語。太后慮慮故事。輒詢其意見。而帝之所答。則無不與太后之見同。其議遂決矣。

關於佛教諸典禮。以臘八粥為最重要。於每年十二月初八日。舉行相傳如來佛。嘗於是日乞食。得米與豆。隨而作粥。以均饗諸僧。其後遂永以是日。舉行典禮。備職不忘。其意蓋謂於是日節食者。如來必福之。故所食僅米與果豆之類。相雜為粥。不加鹽及其他滋味。幾類淡食。殊難下咽。

余等今將掃塵。豫備度新年矣。所有各物。悉數取下。重事檢點。若影像圖書。以及器用等件。亦無不細加拂拭。太后又閱歷書。備擇吉日。以始事焉。繼擇定十二月十二日大吉。先期余等皆已奉有訓令。故於十二清晨。乃各從事於此。中有宮眷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八

數人奉命取下佛像而拂拭之。並為之製新帷幕焉。其餘事。則由太監為之。余問太后。所有首飾。須拭擦否。太后答稱。除彼外。無有用之者。故不需此。各物既悉常太后之意。而拭擦一清矣。渠乃豫備一名單。為所欲召之人。以參與除夕禮者。此禮於歲之末一日舉行。與歐洲每歲除夕夜所行者相似。所以表辭別舊歲之意也。向例於兩星期前。邀請來賓。俾寬以時日。使克豫備。太后並命為宮眷製新冬服焉。此服與余等現所衣者之殊。點惟灰鼠之出。錄代以白狐者耳。其次則製糕矣。此蓋於新年。用以供佛及祖先者之殊。點惟灰鼠之出。錄代以白狐者耳。定製糕之時期。故宮眷等乃齊集一室。室為專供此用者。於是太監攜入米粉糖醇等物。合而揉之。以成方塊。置蒸籠中以熟之。糕隆然起。如麵包然。羣謂隆起愈高。則神悅愈甚。而製者必獲吉祥。太后所製之糕。熟時頗佳美。於是眾皆賀之。太后大悅。旋命宮眷。人製一方。詎意熟時。竟無一佳者。余乃第一年為之。尙可有恕。而其他宮眷。亦不見佳妙何也。私問其故。於某宮眷。渠答曰。何謂乎。不能哉。余特

故意出此以取悅太后耳。余即不能勝之。亦能與之相若。然恐轉有不利也。余等製糕既竟。乃命太監爲之。無一有不佳者。

其次乃備小盤。盛各種鮮菓於內。飾以冬青等之枝葉。供於佛前。次乃取玻璃盤。盛以糖食。備備祀。相傳臘月二十三日。龍神朝天。一奏歲間吾人所事。至除夕而歸。至以糖食祀之之故。蓋欲藉此以緘其口。不致多言也。糖食既備。余等乃至廚下。置祀物於庭前之棹上。適特置此以備祭祀用者。而謂庖人之首領曰。其善守視之。龍神將以爾一年間之所竊。陳白無遺。將懲爾矣。

翌晨。余等偕太后同至朝殿。太監豫備黃色紅色湖色斗方大紙。磨墨以待。太后乃握筆臨墨。書福字壽字。既而稍倦。則命宮眷代書。或命能翰墨之官吏書之。書畢。分賞諸寶。以及羣臣。其得太后親書者。則爲莫大之榮。譽焉。咸於新年之前數日。賫送。是時各省督撫等。貢獻新年之禮品。絡繹而至。收到時。輒呈之太后。其合意者。留用之。不則付諸儲藏室而下。饒焉。大約永不視之矣。貢品中有小件器具。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九十九

古玩。寶石。綉縵。無物不具。雖衣服亦有之。直督袁世凱所貢者。爲黃緞袍一件。以各色寶石珍珠。綴成芍藥花。其葉以翡翠爲之。光彩耀目。價值甚巨。所缺憾者。分量過重。衣之殊不適體。太后初見時。似頗愛之。故第一日。即試衣之。後乃棄之。不願。雖余以此衣之華麗。無出其右。屢請太后衣之。卒見拒。某日太后接見外交團。余謂太后莫若衣此。太后未允。然亦未言其故。故外間之人。無一曾見此奇服者。其他珍品。則兩廣總督所貢者也。中有珍珠四袋。袋各數千粒。體圓光足。若在歐美。購之價必奇昂。惟太后珍寶甚富。珍珠尤多。故僅護以甚好二字。亦絕不以爲意也。皇后及宮眷。每逢新年。亦須有貢款。大抵乃手出之品。如鞋。巾。領袋。等物。余母及余姊妹所貢者。爲面鏡。香水。香卓。及其他之美觀品。蓋皆由巴黎攜來者。太后因正缺此。極形感悅。太監及女僕等。則各貢奇異之糕點食品。貢品之多。堆積數室。惟余等不得太后命。不克移動之。宮眷等亦互相有所贈送。而彼此常易混淆。殊可發噱。余曾收得贈品十餘事。余

乃決意以同儕中之贈余者。轉贈他人。詎意翌晨。有某宮眷。贈余繡花手帕一方。余一見之。即識其爲余物。曾用之作新年贈品者。余乃明言之。而該婦答曰。奇哉。余方詫異。爾何爲以余贈爾之物。而還贈與余。於是各人大笑。逮彼此比較贈品。則見諸人之中。收回贈人之禮品者。幾過半數。則更可發噱。因欲解此紛亂也。乃將各人之物。堆積一處。散亂而均分之。無不滿意而去。

新年之前約七日。停止朝覲。印皆上封。至休息期後。乃啟之。在此期內。太后停辦政務。各事益見舒適。而太后亦以撥除煩冗。從事燕息。殊覺珍惜此時間焉。余等丁作。除擇其安樂者外。他則無所事事。至年之末日而止。

三十日之晨。太后乃祭諸佛。次及於先祖。祭畢。來賓有至者矣。迄於旁午。至者約得五十人。諸寶中之主要者。爲太后之太公主。醇王福晉。洵貝勒福晉。溥貝勒福晉。恭王福晉。以及慶王之眷屬之數人者。皆時來宮中者。其翌日。尙有郡主數人。金非皇族。惟其爵位。係出自特賜者耳。此外又有滿吏之。且有。且有多人。爲余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一百

未曾見者。是日午時。諸寶既集。乃親見太后。然後各歸私室。備事休息。午後二時。諸寶聚集於朝堂。依其爵位。排列成行。以皇后爲領袖。叩首太后前。此即所謂除夕禮。曾述之矣。其意蓋謂於新年前。而向太后辭歲耳。禮畢。太后各賜荷包一事。荷包紅緞製。上綉以金。中置金錢。蓋欲使各人於新年之後。從事儲蓄。俾雨暘不時之用。此實滿洲舊俗。行之迄今未衰也。是日之暮。音樂大作。嬉笑爲歡。由夜達旦。無一眠者。以太后之欲作雙陸也。於是余等相繼入局。太后必欲各人以錢爲博。其勝負約得二百元。並囑吾人努力爲之。期其必勝。然無一不審慎從事。俾毋勝太后也。至太后倦時。乃結局而言曰。此所有錢。吾所贏者。今將散之地上。爾等爭相攫取可也。余等知太后之以此爲戲也。乃無不竭力爭之。半夜時。太監等攜一銅鉢入室。中有燕炭。太后折取所備之冬青枝葉。而置之火上。余等復效之。益以松香。空氣盡變芬馥矣。此舉也。蓋欲致吉祥於新年耳。

其次乃製元旦餅。因元旦日無得食米。而以此餅代之。餅以搏粉製之。而置肉丁其中。余等以一半製餅。餘則爲太后剝蓮實焉。

天將破曉矣。太后謂僮其且去休息。余等以其非就眠也。仍歡笑如故。有頃。至太后寢室。見其眠已熟矣。乃各歸已室。重事裝束。一俟太后既醒。人攜水菓數事。至其室中而獻之。所有水菓。皆寓慶祝意。如蘋果者。謂平安也。如橄欖者。謂永年也。如蓮子者。謂福利也。太后無不竭誠受之。並祝吾人之慶。利。繼詢吾等曾否就眠。及聞皆終夜未眠也。謂此良當。且謂彼本不欲眠。僅休息耳。乃竟有使之不能醒寤者。而歸其故於彼年之薨也。時余等侍其側。俟其梳洗既畢。乃向之慶祝新年。於是又往皇帝后處祝賀。此後遂無慶禮。乃奉隨太后觀劇。今日劇場。築於唐院中。太后居於廊之一端。是處蓋備來賓及宮眷觀劇者也。當演劇時。余覺睡魔忽至。乃竟倚欄而酣眠矣。及於既寤。忽覺有物墮入口中。察之。知非他物。乃糖果也。旋即食之。既至太后前。詢余曾食糖果否。且囑勿眠。如此良辰。毋使虛度。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百零一

太后今日與致之佳。爲余所未曾見。與吾人嬉戲。一如女童。幾不知彼即尊嚴之太后。如吾徒所夙悉者也。

所來諸賓。亦無不樂其是。夕戲劇既終。太后囑閣人以其樂器來。爲吾徒作樂。太后歌曲數闕。吾等各以其間和之。於是太后又命閣人歌。其中曾有習練者。昔韻甚美。其他則絕不能之。致生種種趣事。太后以此大悅。時諸人中。僅帝一人。從未破顏一笑。似不樂此良辰者也。余於外間遇之。而詢其以何故感深也。彼乃以英語之。A H apply New Year cake. 一笑而去。

次日。太后興時頗早。以往朝殿祀財神焉。余等均相從。且與祝禮。此後數日間。則一無所事。惟日滿於博。而爭擲太后之所贏者耳。其初無不相安。乃至一日。某宮眷忽大哭。而歸於余之爭擲時。踢其足指也。太后以是大怒。諭彼返其室中。居之勿出。且謂此小節。猶不能忍受。而欲其享安樂也。殊不當耳。

正月十日。爲皇后誕辰。余等乃詢之太后。可否命允。俾有所饋贈也。彼允吾等可

任以所欲贈之。但此舉也。於饋贈之前。必先呈之太后。以徵其同意。余等於此。靡不出以慎重。凡太后之所謂太美者。亦不敢舉以相贈。然究應投贈何物。又有難言者。蓋以太后或擇其所愛者。而自留之。雖其價值固甚賤也。苟有如是者。太后則謂留之自用。而以他物與皇后云。

是日典禮。與皇帝之萬壽相似。惟不甚鋪張耳。余等亦默如意。而叩首皇后前。彼於時。木坐而受之。然以吾等爲太后之宮眷。因敬太后及於吾人。乃起立焉。彼之對於吾輩。固無一而不謙摯者。是日也。皇帝與后以及妃嬪。得同棹而食。一與帝之萬壽同。能如此者。一年間僅兩次耳。餘則無不分而食者。太后遣其宮眷兩人。往侍皇后。余其一也。余因欲知彼等之相處。舉動果何似。聞此甚樂。既至皇后之室。乃以太后命告之。皇后僅答曰。甚好而已。於是余等至其寶室。爲之佈置檯椅。一依其序。所有膳品。與余所懸度者。大殊。食時。毫無拘束。且極安適。非若太后之嚴肅也。余等可相與話語。而共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百零二

享酒肴焉。方進饌。儀禮甚休。帝與后既就座。帝之妃。乃取酒杯。斟之使滿。次第獻於其前。以帝爲首。表敬意也。膳畢。余等復回至太后室。並告以各事。無不安適也。吾等之行。固明知太后。欲有所偵察也。惟未能得有興趣事。以告之耳。太后詢余等。帝狀嚴重否。余等無不答之曰。是

新年典禮。以正月十五日之燈節爲終止。燈之形式各殊。有作獸形。有作花形。有作果子等形者。以白紗糊之。上敷彩色。中有一燈作龍形。約長十五英尺。其下有十竿。以太監十人持之。龍之前。另有一太監。持一燈如珠。以龍懸是也。遊燈時。並佐以音樂。

燈之後。則有煙火。各呈中國歷史中之風景。以及葡萄紫藤。與其他諸花形。種種幻狀。極爲可觀。煙火之側。有一移動之木屋。太后及諸宮眷。居其中視之。而免冒空氣也。共歷數小時。未或稍間。且於此際。燃放爆竹數萬。其聲。太后似深悅之。以此爲典禮之殿。則誠佳美。吾人無不大快。

其翌晨諸賓乃相率離宮而去。而吾人逐日之生涯。復從是始矣。諸賓既去。太后一如曩昔。以評衡諸人之衣飾。與其昧於宮儀之類。繼又謂彼殊樂。是蓋以宮中景况。殊不欲彼等知之故也。

以春之將至。而農民且事布穀也。於是又有典禮。皇帝於時。乃祀社稷壇。而祝豐年焉。帝於是取壇內之地。以犁耕之。然後播種其下。此舉蓋欲農民重視其事。雖皇帝也。且不以是而作行禮時。以其為公共事也。無論何等。人皆得參觀。農民至者亦衆。方是時也。皇后乃親蠶事。先取其子而孵化之。蠶既生。皇后乃飼以桑葉。俟其長成。至於吐絲而止。每日必採鮮葉食之。日四五次。特命宮眷數人。於夜間與之食。且視其有無逃去者。蠶之生長極速。其形日異。及其長成也。所食極多。余等以飼之之故。甚形忙碌。皇后能於日光照之。而知其吐絲之時。苟視之而透明者。則蠶已熟。乃置之紙上。此時之蠶。一無所食。吾人僅視之勿令他去可矣。吐絲四五日後。絲既竭。而蠶亦萎縮。狀如死者。皇后取而藏之盒中。俟其成蛾。乃取出。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零二

置厚紙上。而布子焉。

苟蠶已成。而任其自然也。則必吐絲自縛。至於布滿。而漸成繭矣。因欲知其絲之吐盡未也。乃取繭。而於耳邊搖之。苟絲已盡。則聞其聲。繼置繭於沸水中。以俟其柔。如此而蠶死矣。乃以針挑播絲頭。置於轆上。而鏢之。此外尚有數繭。則另蓄之。蠶既成蛾。乃破繭而出。亦置紙上。備之布子。而置之於寒涼之地。俟至來春。其子又孵化而成蠶矣。

絲已成。而取至太后前。俾之鑿核。方此時。太后命一閹人。取其幼時於宮中所製之絲來前。而與新絲比。其絲歷年已久。然與新製者同其精美也。

凡此所事。蓋與皇帝布穀之意同。蓋與人民以模範。而鼓舞其工作云爾。

是歲春。天氣蒸熱。太后愈欲重回三海。惟以日俄之戰端已啟。莫若暫駐禁城。待大局稍定之爲愈也。太后於日俄戰事。憂慮甚盛。日禱於諸神。以求中國之安泰。余等亦必與焉。此時諸事。輒形暗淡。未嘗有特別事故。至二月初旬。太后以居禁

城。厭倦無似。乃謂無論如何。必當遷居三海。俾加爾女士。得竣畫像。此事將近期月矣。

余等遂於二月六日重回三海。但見百草著綠。羣卉含英。太后乃攜余輩。繞遊湖上。靡不惟欣鼓舞。太后願而樂之。而謂余輩之舉動。極類一羣野獸之脫離樊籠者。此時太后之態度。欣悅逾恆。惟語余等。苟彼移踵顧和園者。視今當更爲欣悅。加爾女士。既奉召入宮。太后乃親隨其處。觀肖像焉。繼又詢余。此像繪竣。須臾時。幾何。余謂太后。若不稍費時間。以恣態示之加爾女士。則竣之也。費時日頗久。太后聞余言。沉思有頃。乃允每晨退朝後。以五分時界之加爾女士。惟切實論明。祇及面部。不及其他。乃如是者。僅得兩日。至第三日之晨。太后又托辭於不豫矣。余又告太后。若不靜坐。以面部恣態示之女士。則繪事將不能進行矣。太后於此。雖覺甚怒。然仍復靜坐數次。至面部繪成而止。此後。太后乃嚴辭拒絕。不允再事靜坐矣。而謂無論此像之成否。決不聞問。余於是乃代太后靜坐。俾加爾女士得知。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零四

太后之衣飾。肖像始漸告厥成。

太后聞肖像之將成也。甚爲懼怯。余思此乃佳遇。可以給費再進告矣。太后詢余。所以剛加爾女士者。究必須金錢否。且其數之幾何。余告太后。肖像爲加爾女士之職業。彼若不以此時爲太后畫像。則必將給他人者。而獲酬報。今之於此。其望且或奢耳。余之此言。終不能令太后問其意。因詢余果知酬以金錢。不致見侮於女士。而彼康格夫人者。獻贈肖像者也。不將因此而見侮歟。余詳述歐美各國婦女。之以繪畫教讀等業爲生者。習行不鮮。非特不以爲辱。而爲榮也。

夫后甚詫余言。而詢女士之兄。奚以不加資助。余謂女士雅不願其兄有所供給。知其兄已有家室之累耶。太后謂此種文明。實爲奇特。在我中國。父母既亡。爲之子者。有撫養未嫁姊妹之天職。又謂中國婦女。苟自出質生。則人將傳爲談助矣。然仍允余論。令諸大臣。付加爾女士以繪像之費。

二月十四日(即西歷一九零四年三月二日)爲余入宮週年之期。時余已忘却。

際太后必親自監臨。迨既長成。可以採割。各宮眷均攜帶一種小文。而收穫之。太后見余等從事南畝。狀至忻悅。有時與致勃發。必來相助。以欲獎勵余等也。凡植蔬菜。得有最優之成績者。太后必有所賞。故余等無不殫竭精力。以從事。一為賞品計。一為取悅太后計也。太后又嗜養雞。每宮眷一人。各得雞若干隻。一若余等必自看守也者。每晨則各以鷄子呈於太后。惟余之雞。得卵終較他人為少。甚感之一日。余之內監告余曰。彼曾見某內監竊余雞疇中之卵。以移置他人之雞疇中。俾其主人得獲首選。余始恍然。

太后對於宮眷。絕不准其奢侈。某日余開拆一包。余方擬剪斷包外之繩。太后見而止。余命余解之。余以是頗費困難。始竣此事。太后繼命將包物之紙摺疊整齊。與繩一併安放某抽屜之內。俾需用時。知其處也。太后嘗以款授余等。作個人之零用。荷余等欲購鮮花手帕絲帶等物。可向宮中使女購之。惟太后給余等各人小冊一本。用出之款。必一一登載其上。每至月底。太后則檢察之。若見有用款

之多者。加譴責至嚴。其用省而出入相符者。亦必褒獎。余等以時時聆其謔訓。乃漸知克勤克儉。為居家之良規矣。

光陰荏苒。今又因外交團春日遊園會矣。曩例必於其前一日。招請各國公使參贊。及其餘之使館人員。次日則招請各公使及參贊之夫人。是年亦若是。惟到會之外賓無多。且有數人。從未到過者。日本使館來外賓五六人。由日本公使內田夫人率之。太后對於內田夫人。歡迎甚摯。且因該夫人謙遜甚。太后尤時加稱道。各外賓觀見後。余等導之至於別殿。款以茶點。並導遊宮內一周。遊畢。外賓一一與辭而去。余等乃以各事告之太后。太后於此。亦必有所詢問。一如恆昔。此次諸賓中。有一婦。以余斷之必英人也。衣一種粗重之旅行服。其袋極大。時時探手其中。一若甚寒然者。其帽之質。與其衣同。太后詢余。曾見一婦而以米袋布為衣者歟。並詢作此裝束。以來宮中。非異事歟。余答使館婦女。無不熟識。此人必不之屬。太后謂姑不究其為誰。然必非上等社會。所可決也。且可必作此服裝者。決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零九

不能現身歐洲宮廷間。太后曰。凡此諸人。其實表崇敬於余者。或卑余為不足受之者。余一見知之矣。此輩外人。類以中人愚甚。遂疏於禮貌。如其在歐洲社會中。也。余思此後。宮中有事。外人應著何服。必先告知之。即有所邀請。亦必審慎。如此則信徒與余所不願見者。可一律屏除矣。余於顯著之外人。而來遊中國者。極願接見。惟其平民。殊不欲之來宮中耳。余當進言。日人通行之例。可援用之。即發請東時。將外賓應服之衣。註明東末也。太后甚然此說。決計照行。

每值晴朗之日。太后輒至庭外。以監察內監之栽植花木。宮內荷花。每年早春。必移植一次。太后甚注重之。老藕必截去。而取其嫩者。以植之新土中。種荷之地。雖為湖之西濱最淺之處。然內監種植之際。湖水時有與膠齊者。太后則費數小時之久。坐玉帶橋上。以監察之。而時以種植之法。訓導之。為此舉常歷三四日始畢。此數日間。各宮眷則侍其側。製作種種繆綵。備太后各種椅榻之裝飾品。其實余等終日碌碌。淺無事不為也。

是年春。袁世凱復入宮。陛見太后。與討論者。為日俄戰爭等事。袁告太后曰。此項戰爭之關係。日益重大。恐最後蒙莫大之影響者。厥惟中國。太后聞袁之言。甚煩悶。謂某御史曾請以大宗食米。贈與日本。彼未之允也。袁世凱極然太后之言。此時。余每日仍將西報中戰電。譯呈太后。一日余見報上。載有新開一則。謂康有為已由巴達維亞行抵新加坡云云。余以為此必能致太后之注意。遂一併譯之。詎太后見此。勃然大怒。旋告余。謂此人實致中國紛亂之禍首。皇帝未遇康氏前。於列祖列宗之遺訓。遵守惟謹。莫敢或違。惟自引進以後。遂思變政。且欲汲引耶教於中國。太后繼言曰。康氏曾請皇帝以軍隊圍困頤和園。將余禁居其中。俾彼得實行新政。幸彼時軍機大臣榮祿。與直督袁世凱。均效忠於余。始得破壞其計畫。當是時也。余謂榮之言。即趨至皇帝所居之內城。詢以此事之真相。皇帝答稱。自知其過。遂請余垂廉聽政也。

時太后曾立降諭。捕康有為及其黨徒。惟康已設法出奔。而太后亦遂不知其消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一十

息。迨余譯呈。不免舊事重提矣。繼太后以得知康之所在地。似覺釋然。且欲知其何所事焉。乃旋又盛怒。詢余外國政府。必以何故而保護中國之國事犯。又何故不於其己國。是稍加之。第俾中國得以治理其臣庶也。乃余時時留意康氏之消息。有則立即譯呈之。惟余則立意無論如何決不再提及此人。而太后亦漸漸忘之矣。

某日遊三海時。太后指其中之曠地告余等。謂此處本為朝殿。而焚於拳匪之亂者也。惟此殿之被焚。實意外事。非西兵意欲毀之。又謂每見此地。輒為心酸。且現用之朝殿太隘。不足以容留新年朝賀之外賓。故決計於被焚處。築新殿焉。太后遂命工部依其意見。製新殿之模型。製成呈覽。前此宮內各殿。蓋中國式。惟現造之殿。則參用西制。旋工部製成模型。呈之太后閱看。模型以木為之。容積甚小。而窗櫺畢具。然余觀太后於此。無一可當其意者。非曰此室大。即曰彼室小。故復將模型發還。命工部重造之。迨二次呈進。宮內各人。皆謂較第一次為勝。雖太后亦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百十一

極形滿意。模型既定。太后乃思所以名之者。籌思者久。始定海晏堂三字。而立與土木矣。太后於建築之進行。甚為注意。並決定其中之陳設。悉用西式。僅御座仍舊制。余等由法返國時。曾攜有器具樣本數種。太后細加參攷。乃擇定路易十五世之式樣。但各物必塗黃色。以崇體制。其簾幕地毯。稱是。太后既定各件器具後。余母乃進言。謂願以此項器具相獻。太后允之。余母遂向巴黎著名之某公司訂購。新殿告成。器具亦至。因即一一安置其中。太后親臨察看。仍覺不富。其狀似不滿意於新殿之結構也。謂今後始知中國之宮殿。優美無倫。以其形式之莊嚴。實優於西式之宮殿。然既築成。無可更改。亦不必過事吹求矣。

是年之夏。余頗有閒晷。乃日以一小時。教皇上之英文。皇上天資穎悟。憶力納強。故進步甚速。惟發音不甚清晰耳。誦習未久。即能讀普通教科書中之短篇故事。且能默書。亦無差誤。皇上之英文書法。異常秀麗。臨摹古體。與裝飾品用之英字。尤稱佳妙。太后聞此。似甚欣悅。謂彼亦願學之。以其自信。苟從事於此。進益必非

常迅速也。詎太后學習兩課後。即不能耐。此後亦絕不道及之矣。余於授課時。遂得乘機與帝縱談各務。一日帝忽然語余。謂余於改革事。曾不能移化太后。稍事進行也。余答自來宮中。與辦者已復不少。海晏堂其一也。然帝狀似卑此為不足道者。帝謂時機果至。或有利用余處。惟於此舉。帝狀頗呈疑慮色。旋又詢余父病狀。余答父病若不見瘳。余等無論如何。必暫離宮闈去也。帝答余等此去。雖覺淒感。然終以去此為佳。並謂余旅歐多年。宮中歲月。萬難久耐。苟願去。此彼必不加禁阻也。

太后准余月以兩次往探余父。而余居宮中。各事亦靡不安適。惟某日太后之使女告余。謂太后又復為余籌議婚事。初聞之。殊不介意。旋太后告余。謂諸事已佈置有緒。將嫁余於所擇定之某親王。觀其狀。似欲探余作何言者。余告以父病憂慮正殷。乞其暫緩置議。此言使太后甚怒。謂彼之待余甚厚。殊覺不知感戴。余默然未答。太后亦無所言。遂勉自抑制。不復憶及之矣。迨余學事時。乃將詳情告知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雜二年記

百十二

余父。余父始終不以此婚事為然。命余返宮。為內監總管李蓮英詳述此事。並向李說明余所處之地位。蓋宮內諸人。能左右太后者。唯李一人而已。故余遂乘機向李述之。其始似不願干涉此事。謂余終應遵太后之意而行。迨余告以實無適人之念。而願奉職宮中也。始允為余竭力設法。此後余遂不聞太后道余之婚事。李亦從未述及。始知彼已為余收有成效矣。

夏季中。並無要事。時在八月。乃伐宮內之竹。而命宮眷從事於此。余等乃取竹雕刻之作花卉文字形。太后在旁。為之指導。繼將此竹。製成檯椅。俾太后茶室之用。秋夜冗長。太后乃教余等以中國之歷史歌賦。間十日攷試一次。以視學業之有無進益也。其優美者。必有獎賞。年幼內監。亦共余等學習。中有數人。答語絕可發噱。值太后暢樂時。聞此則付之一笑。有時則命內監扑撲之。以懲其愚頑。惟彼等常被扑責。視之若慣。而旋亦忘之矣。

皇帝以將屆太后七旬萬壽。擬以極大規模。舉行慶典。惟太后因日俄戰事方殷。

不允其請。蓋恐人民有所贊議也。故此大萬壽與前此所異者。惟太后受宮內諸人朝賀後。賞資甚衆。且錫以銜位。增其俸給。並酌予陞擢焉。余妹與余。均得賞都主銜。此種銜位。祇限於宮闈。由太后特賞。至宮外諸臣之陞擢。則由皇上預諭行之。向例然也。慶祝以內城爲宜。故擬於此中行之。惟太后不以此說。諭令宮闈於十月十日（太后萬壽日）前二日。方得移往。以此故。願相聞之與內城也。均須鋪張諸事。極形匆促。慶之前數日。雪至。大各事益形阻滯。惟太后於此。悅其以某喜雪景也。並欲於宮中。傍山攝影。遂命余兄以攝影器入宮。攝影數張。無不佳美。十月七日。宮闈始遷入禁城。慶祝於是始矣。凡百鋪張。極形美麗。庭院中搭以玻璃棚。俾雪不得入。宜每日演劇焉。初十日慶祝禮。與夙昔無異。諸事已畢。宮闈復回三海。

余等既回三海。聞余父又以病勢增劇。上書乞休。太后遣內監數人往探病狀。知其果然。始允其請。且於吾父滬上之行。亦頗贊同。謂此行或可已其疾。而視西醫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十三

之能否奏效也。又謂余母似必隨往。惟余妹與余大可不必與之偕。余乃一再進言。謂余之偕行。乃其天職。誠恐余父萬一不測。余將永無再見之日矣。余苦求太后俯允所請。而彼仍多方阻難。繼見余去志已決。乃謂余曰。彼爲爾父。爾既堅欲偕行。余知不便阻留。惟須記取諸事畢後。當速返宮中也。太后既准余等赴滬。復欲爲余等備製衣服。以及途中應用各物。故遲至十一月中旬。始克出宮。太后之意如此。余等惟有靜待而已。

各物既備。太后乃取歷書。爲余等擇一啓行之吉日。所擇定者。爲十一月十三日。余等遂於十二日出宮返家。先向太后叩頭告別。並謝其種種優待。是時無人不哭。太后亦然。余等復向皇上皇后告別。皇上僅與余等握手。而操英語曰。Good-bye。不佳運之意也。其他諸人。亦以余等之去。無不黯然。太后矜視良久。謂余等周旋不已。徒費時間。於事無濟。莫若就此啟行也。內監總管候宮門。亦向余等珍重道別。余等遂驅車至余父處。至則諸事已預備就緒。翌晨乘火車至天津。適得未

班商輪赴滬。舟抵大沽口。因水淺停擱若干時。

既抵滬濱。余父即赴西醫處就診。其病。經此番跋涉。似有瘳勢。而余轉憶宮中之生涯不已。雖滬上舊友至衆。且時承相邀。赴飲宴跳舞等會。然終覺不快。蓋滬濱事事物物。均與余京中所習見者。殊頗望。有時重返宮中以侍太后。抵滬後約兩星期。太后特遣人來探詢余等之近狀。此人攜來太后所賜之珍物至多。及所賞余父之藥器。余等以得見此人。無不歡欣。彼謂宮人相念甚殷。並以速返宮闈相勸。且以余父之病。日漸有瘳。彼謂余無庸再囑滬上。莫若返京。以服務宮中也。故余寓滬度新年後。即北上矣。此時海水未釋。余遣海先至秦皇島。後乘火車入都。此行備極艱辛。抵京後。爲之大快。時太后已遣余之內監。迎於車站。余旋即入宮。一見太后。歡欣逾恆。而相向哭矣。余告太后。父病漸瘳。極盼常侍其左右也。

余在宮中之職務。與前無殊。惟無余妹相伴。又無余母相與話語。頓覺歲月之全非矣。太后待余加恆。且視昔爲優渥。余終覺不樂。極願得重返滬濱也。宮中所

滿清野史四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十四

事無異。昔。至二月間。接上海來電。謂余父病日篤。急欲見余。余遂以電呈之太后。而俟其後命。太后見電。謂父年已老邁。病勢如此。恐難速痊。及其既也。乃告余可即東裝赴滬。余復向宮內諸人。一一道別。滿擬不久而歸。而此次竟不能如願矣。蓋余重抵滬上時。父病已危。復經數日。遽爾長逝。按其日期。即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余等服孝百日。以此遂不能返宮矣。

余在滬時。得新交多人。始覺宮中之生涯。終不能勝過余在歐洲時所身經之狀。化力也。余雖爲滿人。然服膺西人已久。且在外國受有教育者。故與余夫見後。婚事旋即議定。余則以是爲美國之國民矣。然余在宮中之二年。以來。作茲禧太后者。實余年幼時最安樂之日。故余對此二年之光陰。遂念念不忘也。

余於改革一事。雖不能多所循誘。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見中國有日。醒悟。以儆於世界列強之林也。

滿清野史續編第十九種終

克復諒 山大畧

克復諒山大略 此軍由兩廣督辦出保據各防電在報軍報家信來往自
舟聞遠近皆奉考防的榮而或真可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也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匪數萬餘大舉攻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
所谷松爲中路距諒百二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 桂軍多
湘軍少 觀音橋爲西路距諒

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升諸軍九營守之 桂軍
湘軍 車里內接那陽爲東路距諒百八

十里王德榜十營守之 湘軍 餘淮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軍八營

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

二十日全軍改向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破猛傷亡多廿二日先鋒營陳嘉

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

進扼諒山前三十五里之威坡廿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卻總兵葉家祥 此人勇多
膽氣不服

所統淮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軍董履高中砲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秉諒

入鎮南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

援一日之閒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

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噉刃各軍星散蘇元春出龍巖襲

克復諒山大略

敵不克法擾至幕府而還 幕府在
內二十里 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即退幕府旋退憑祥

在關內 在關內百里距
五十里 又退海村 龍州四十里 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吐岸夜駐船

法既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准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管官乘亂搜餉還

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軍破江

而下關內大震沿江自南甯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兵南甯

戒嚴先是西泉李乘銜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

廣東規越之軍也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 軍
軍 由欽出師時留入營別東路思陵待

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 軍
軍 因中途滋

事遣兩營到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出關而軍已潰

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乘銜馮子材二人在龍乘銜素有清望靜鎮

不搖維持補直撫慰將士方阻前敵潰軍子材夙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素

著得桂越人心衆情粗安馮因留一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

萃中路乃調東路入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由隘 由隘在關外東路三
十里路入關城路

不允其請。蓋恐人民有所贊議也。故此大萬壽與前此所異者。惟太后受宮內諸人朝賀後。賞資甚衆。且錫以銜位。增其俸給。並酌予陞擢焉。余妹與余均得賞。主銜。此種銜位。祇限於宮中。由太后特賞。至宮外諸臣之陞擢。則由皇上頒諭行之。向例然也。慶祝以內城爲宜。故擬於此中行之。惟太后不然。此說。諭令宮閣於十月十日(太后萬壽日)前三日。方得移往。以此故。頤和園之與內城也。均須鋪張。諸事極形匆促。兼之前數日。雪至大。各事益形阻滯。惟太后於此。悅其以某喜雪景也。並欲於宮中。傍山攝影。遂命余兄以攝影器入宮。攝影數張。無不佳美。十月七日。宮閣始遷入禁城。慶祝於是始矣。凡百鋪張。極形美觀。庭院中搭以玻璃棚。俾雪不得入。宜每日演劇焉。初十日慶祝禮。與夙昔無異。諸事已畢。宮閣復回三海。

余等既回三海。聞余父又以病勢增劇。上書乞休。太后遣內監數人。往探病狀。知其果然。始允其請。且於晉父廬上之行。亦頗贊同。謂此行或可已其疾。而視西醫之能否奏效也。又謂余母似必隨往。惟余妹與余大可不必與之。余乃一再進言。謂余之偕行。乃其天職。誠恐余父萬一不測。余將永無再見之日矣。余苦求太后俯允所請。而彼仍多方阻難。繼見余去志已決。乃謂余曰。彼爲爾父。爾既堅欲偕行。余知不便阻留。惟須記取諸事。事後當速返宮中也。太后既准余等赴滬。復欲爲余等備製衣服。以及途中應用各物。故遲至十一月中旬。始克出宮。太后之意如此。余等惟有靜待而已。

各物既備。太后乃取歷書。爲余等擇一啓行之吉日。所擇定者。爲十一月十三日。余等遂於十二日出宮返家。先向太后叩頭告別。並謝其種種優待。是時無人不哭。太后亦然。余等復向皇上皇后告別。皇上僅與余等握手。而操英語曰。Good-bye。(佳運之意也)其他諸人。亦以余等之去。無不黯然。太后矚視良久。謂余等周旋不已。徒費時間。於事無濟。莫若就此取行也。內監總管候宮門。亦向余等珍重道別。余等遂驅車至余父處。至則諸事已預備就緒。翌晨乘火車至天津。適得末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十三

班商輪赴滬。舟抵大沽口。因水淺停擱若干時。

既抵滬濱。余父即赴西醫處就診。其病經此番跋涉。似有瘳勢。而余轉憶宮中之生涯不已。雖滬上舊友至衆。且時承相邀。赴飲宴跳舞等會。然終覺不快。蓋滬濱事物。均與余京中所習見者殊。頗望有時重返宮中。以待太后。抵滬後。約兩星期。太后特遣人來探詢余等之近狀。此人攜來太后所賜之珍物至多。及所賞余父之藥器。余等以得見此人。無不歡欣。彼謂宮人相念其殷。並以速返宮閣相勸。且以余父之病。日漸有瘳。彼謂余無庸再囑滬上。莫若返京。以服務宮中也。故余萬慮度新年後。即北上矣。此時海水未釋。余遣海先至秦皇島。後乘火車入都。此行備極艱辛。抵京後。爲之大快。時太后已遣余之內監。巡於車站。余旋即入宮。一見太后。歡欣逾恆。而相向哭矣。余告太后。父病漸瘳。極盼常侍其左右也。余在宮中之職務。與前無殊。惟無余妹相伴。又無余母相與話語。頓覺歲月之全非矣。太后待余加恆。且視昔爲優渥。余終覺不樂。極願得重返滬濱也。宮中所

滿清野史四編

第十九種 清宮禁二年記

百十四

事無異昔。至二月間。接上海來電。謂余父病日篤。愈欲見余。余遂以電呈之太后。而俟其後命。太后見電。謂父年已老邁。病勢如此。恐難速痊。及其既也。乃告余可即東裝赴滬。余復向宮內諸人。一一道別。滿擬不久而歸。而此次竟不能如願矣。蓋余重抵滬上時。父病已危。復經數日。遽爾長逝。按其日期。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余等服孝百日。以此遂不能返宮矣。

余在滬時。得新交多人。始覺宮中之生涯。終不能勝過余在歐洲時所身經之。默化力也。余雖爲滿人。然服膺西人已久。且在外國受有教育者。故與余夫見後。婚事旋即議定。余則以是爲美國之國民矣。然余在宮中之二年。以未作慈禧太后者。實余年幼時最安樂之日。故余對此二年之光陰。遂念念不能忘也。

余於改革一事。雖不能多所循誘。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見中國有日醒悟。以濟於世界列強之林也。

滿清野史續編第十九種終

克復諒 山大畧

克復諒山大略 此軍由兩廣督劉坤一保羅名廷電位督陳鳳閣來往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利西夷客匪數萬餘大舉攻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所谷松爲中路距諒百二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 桂軍多海軍少 觀音橋爲西路距諒

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升諸軍九營守之 桂軍少 車里內接那陽爲東路距諒百八十里王德榜十營守之 桂軍少 餘准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軍八營

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二十日全軍改向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破猛傷亡多廿二日先鋒營陳嘉

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進扼諒山前三十五里之威坡廿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卻總兵葉家祥 此人勇於戰膽不脫

所統准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軍董履高中破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乘諒入鎮南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

援一日之閒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礮引各軍星散蘇元春出隴黨襲

敵不克法操至幕府而還 幕府在關內十里 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即退幕府旋退恐詳 在關內又退海村在關內百十里 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

法既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准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官軍乘亂搜餉還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軍蔽江

而下關內大震沿江自南甯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兵南甯戒嚴先是西泉李乘銜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

廣東規越之軍也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 由欽出師時留八營到東路思陵待 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特械辦糧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 中途中途滋

事遣兩營到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出關而軍已潰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乘銜馮子材二人在龍乘銜素有清望靜鎮

不搖維持補首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子材饒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衆情粗安馮因留一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萃中路乃調東路入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某關外由隘 由隘在關外東路三十里路入關後路

至正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護于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

掘壕拒守獨常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距諒後於文淵州前築墩台據

守 文淵在關內 中路三十里 關外西路 六十里 攻丸葑 和波之西 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兩軍來往

之路 高平省一名攸州 距關二 六十里在關南西北 繞出南關之背越人報馮廿七日馮遣營趙扣波蘇軍趙丸

對法至關軍已在營走遂逐法回文淵獲象一法怒長定知府會某以為誘已立

殺其子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回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八入關馮倡

議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恐山築壘三面施砲攻擊竟

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

前隘馮營法謂客救越民皆與馮通以真法兵居前西貢鬼次之救匪客匪在後馮

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嶺先鋒三壘為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

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入晨復戰賊以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砲大隊

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蔭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

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勳士賊砲聲震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

克復諒山大略 二 兵符堂集

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

各隘設卡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

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淮軍為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

死孝祺馬中礙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薄衝擊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

亦敗退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間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何隙遊擊賊後隊為王德

榜截擊斃法數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駱馬無數賊被殺槍砲彈盡遂大潰陣斬三壘

二壘一壘數十級殲真法兵千餘救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初

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偽文淵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攻諒十

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驢驢城城有王德榜

所築壘甚固為潘撫昔日駐軍之所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

傷孝祺都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辰刻馮軍克復諒山午刻諸軍俱入賊悉

衆通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蔭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

有斬獲擒三壘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並復長慶麻生擒五壘一斬

一壘一馮前軍進紮拉木以攻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馮定議借孝祺軍進規

北南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利北南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

號自願挑柴餵作嚮導隨軍助勦或分道進攻李楊材之弟在北南城內與馮約俟

郎甲破即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救民許以官賞皆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

軍攻郎甲分兵襲北南而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 旨到乃止廿九日馮前軍尚攻

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 旨三月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

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與化驅舟中賊入

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松由牧馬進規太原越高太勦獲使象俊秀率

衆助勦游勇頭目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議已定三

月二十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

西電言法提督尼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撫三月初

三日去官回籍軍民沿河追罵以叛石逾擊舟中三十里

克復諒山大略 三 兵符堂集

右克復諒山大略僅... 數葉鈔自張文襄軍幕中按甲申中法之役爲吾國第一
 次與外人宣戰雖彼時兵備之虛敗尤甚於今然各國軍事亦尚不如今之精嚴且
 於我內情未熟惟時我海軍雖撥於馬江然孤拔死焉假使議和我亦可有辭於法
 且法軍震於南波其他口岸又未能得志而桂邊諸將支柱頗力假使吾國能審敵
 情復內外相接洽堅持數月而俟其倦時徐與商訂和約或託歐洲外交中有勞力
 之國與爲回旋雖仍出於和而條款或不如此後來之失算而當軸內怯亟於求成遂
 使萬一之希冀亦同泡幻不特示弱各國且以見吾外交之絕無能力焉時張文襄
 督兩廣意氣甚盛指揮將弁厚儲餉源客軍及桂中諸軍咸資接濟且旁及臺灣使
 有士飽馬騰之象文襄之意蓋欲借此以振國威爲積漸自強計豈知政府訖不與
 謀遽爾議款文襄於是蓋不勝憤慨焉此數紙雖甚簡短然文襄旨寓目茲刊於此
 使後人同此慨想也辛亥仲夏汪康年跋

跋

張文襄軍幕中

右克復諒山大略僅... 數葉鈔自張文襄軍幕中按甲申中法之役爲吾國第一
 次與外人宣戰雖彼時兵備之虛敗尤甚於今然各國軍事亦尚不如今之精嚴且
 於我內情未熟惟時我海軍雖撥於馬江然孤拔死焉假使議和我亦可有辭於法
 且法軍震於南波其他口岸又未能得志而桂邊諸將支柱頗力假使吾國能審敵
 情復內外相接洽堅持數月而俟其倦時徐與商訂和約或託歐洲外交中有勞力
 之國與爲回旋雖仍出於和而條款或不如此後來之失算而當軸內怯亟於求成遂
 使萬一之希冀亦同泡幻不特示弱各國且以見吾外交之絕無能力焉時張文襄
 督兩廣意氣甚盛指揮將弁厚儲餉源客軍及桂中諸軍咸資接濟且旁及臺灣使
 有士飽馬騰之象文襄之意蓋欲借此以振國威爲積漸自強計豈知政府訖不與
 謀遽爾議款文襄於是蓋不勝憤慨焉此數紙雖甚簡短然文襄旨寓目茲刊於此
 使後人同此慨想也辛亥仲夏汪康年跋

右克復諒山大略僅... 數葉鈔自張文襄軍幕中按甲申中法之役爲吾國第一
 次與外人宣戰雖彼時兵備之虛敗尤甚於今然各國軍事亦尚不如今之精嚴且
 於我內情未熟惟時我海軍雖撥於馬江然孤拔死焉假使議和我亦可有辭於法
 且法軍震於南波其他口岸又未能得志而桂邊諸將支柱頗力假使吾國能審敵
 情復內外相接洽堅持數月而俟其倦時徐與商訂和約或託歐洲外交中有勞力
 之國與爲回旋雖仍出於和而條款或不如此後來之失算而當軸內怯亟於求成遂
 使萬一之希冀亦同泡幻不特示弱各國且以見吾外交之絕無能力焉時張文襄
 督兩廣意氣甚盛指揮將弁厚儲餉源客軍及桂中諸軍咸資接濟且旁及臺灣使
 有士飽馬騰之象文襄之意蓋欲借此以振國威爲積漸自強計豈知政府訖不與
 謀遽爾議款文襄於是蓋不勝憤慨焉此數紙雖甚簡短然文襄旨寓目茲刊於此
 使後人同此慨想也辛亥仲夏汪康年跋

浙東防錄

光緒丙戌
仲冬開彫

浙東籌防錄四卷。吾友薛君叔耘備法時公牘文字也。光緒十年法人侵奪我越南屬地。挾兵船蹕入東南洋面。牽綴援軍。旁撓虛喝。眩沮我謀。其時若闔若臺。若滇若兩粵。皆別遣重臣宿將。聯翩持節。以往度要。駐扼獨浙。無有杭城。雖名會垣。而錢塘天險。阻鬩子門。海艘不能直達。防務實在甯波。其轄下之鎮海。定海。懸隔一隅。孤注與雞籠等道。光年間前車之轍未遠也。叔耘奉命備兵甯紹。台涖任甫數月。卽遭此變。中丞廬江劉公駐省垣。提挈綱維。稔知叔耘賢。防務事悉委成之。又令盡護諸將。凡前敵築臺增礮釘椿沈船塞口。以及遷教

浙東籌防錄序

士杜引水。明賞罰。固民心。皆不憚煩勞。百計營度。與諸將協規同力。一混異同。故備禦嚴而折衷當。部署嚴定。馬江之敗。耗已聞。自是法益肆。其慄疾勁悍之氣。伺瑕抵隙。游目北窺。明年正月。遂犯鎮海口。門卒兩次被創。斂旗而退。相持四月之久。浙防無恙。豈非任得其人哉。叔耘忠信。醕篤。惻惻無華。嘗佐曾文正公。暨傅相合肥。李公幕府有年。閱天下之義理多。故能措注咸宜。若此也。今觀其處事之詳審。持議之明通。不專己。不徇人。庶冒自愧。弗如遠甚。宇宙至大。世變無窮。然則是錄也。其卽未雨綢繆。海防前事之師邪。神而明之。存乎人。若以

爲既往之陳迹而忽諸是非能善讀吾叔耘書者光緒十四年三月遵義黎庶昌敘於日本東京使署

浙東籌防錄

序

二

光緒十年法蘭西攻越南克之與我廣西防邊諸軍遇倉卒受創惘然不靖遣其巨酋作言恫喝要求無藝不應則以兵船逼至海上驚恐吏民鯨吐豨突不戢益張於是

詔下瀕海諸行省戒嚴而福成適奉分巡浙東之

命巡道職雖主察吏然備兵防海實其專責又監督兩海關爲巨饒所自出凡與遠人交接事剛柔緩急稍失其宜往往納侮而爲他日患竊用此爲兢兢既受事寇警益迫籌防益棘撫院廬江劉公不以福成不敏檄令綜理營務盡護諸軍當是時浙江提督祁陽歐陽公駐

浙東籌防錄

序

鎮海之金雞山以本標練兵千暨楚勇二千五百人防南岸統領撫標親兵記名提督壽州楊公岐珍駐招寶山以淮勇二千五百人防北岸統領撫標小隊記名總兵壽州錢公玉興以衢標處標練兵千暨淮勇二千五百人分扼甯波至梅墟及育王嶺牆下潭等隘並備有事時策應南北岸兩路又有威遠靖遠鎮遠三礮臺礮兵以守備吳杰領之元凱超武兩輪船在海口而紅單師船五六往來不常兩統領之軍及礮臺兵輪仍總統於提督而皆遙受節度於中丞中丞傳宣號令籌議大計悉下營務處凡戰守機宜無鉅細一埤遺之其佐理

營務處者。則有知甯波府上元宗君源瀚。治行焯著。識略頗周。試用同知太平杜君冠英。抗談經濟。多得要領。二君皆銳敏喜任事。每有所建白。未嘗不中吾志也。既倚之如左右手矣。歐陽公練戎機。有雅量。二統領亦精心兵事。奮欲有所樹立。皆與福成交久。契合無間。言福成時與商推。必盡心乃止。未嘗有不同之見。顧中丞既不駐甯波。將吏不甚相統攝。巡道位稍下。權力輕。所與共事者皆等夷。若稍顧己自用。則必有所齟齬。而志不壹。志不壹。則勢不完。而防不密。竊嘗自念所居之地。尤以聯上下。化異同為職。吾職稍有不舉。輒廩廩然懼之。

浙東籌防錄

二

恃其鏘銳。突進無前。我艦我臺。縱礮拒之。毀壞敵船。偃旂轉輪。僅能出險。再進再卻。折北夷傷。悍酋噉哨。既惶且驚。毒技險謀。鬱不得深。屢肆桀黠。魚雷舢板。乘宵入襲。以遺我禽。彼乃久居狂風怒濤。顛頓振撼之中。飽嘗潮汐。與我相持四五十日。欲蹈瑕伺間。以圖一逞。卒不可得。迨和議成。復逗遛三閱月。乃退去。是役也。法水師將孤拔。乘中國海軍未成。以鐵木戰艦十餘。縱橫南洋。齟我海疆。其別將統陸師。由越南進窺廣西邊境。中國將吏分道禦之。馬江之戰。以不設備而大敗。然法用詭道。取勝諸國。咸羞稱之。臺北之戰。迭勝迭敗。以法人全力所注。受圍最久。戰守亦最苦。鎮南關之戰。先大敗。後大勝。窮迫出關。遂復諒山。非此一戰。法尚未肯就款也。惟廣東以重臣宿將。絡繹布置。先聲所震。敵氣自懾。遂不敢犯。鎮海一口。本非敵所必犯。以迫南洋。援臺兵輪。船至此。又因浙防聲勢弱。有輕我心。我乃出其不意。逆摧兇鋒。彼既敗之後。復稍務持重。不敢浪戰。故法船在浙洋四月有餘。而民不受兵。其完固清謐之效。殆與廣東相並云。茲輯當時文牘。書檄電報。稍有關係者。釐為四卷。時時取以自鏡。並付劄牘。以質當世達時務者。夫武備日新。事變無窮。此詹詹者。本不足道。然存其梗概。

浙東籌防錄

三

用爲防海之嚆矢焉。亦以鳴安不忘危之意云爾。時十有三年歲次丁亥。秋七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分巡甯紹台道衙齋。

浙東籌防錄

序

四

浙東籌防錄凡例

一 是錄凡九類。分爲四卷。曰稟。曰詳。爲一卷。曰書牘。爲一卷。曰咨。曰移。曰札。曰照會。曰告示。爲一卷。曰電報。爲一卷。九類中各以歲月之先後爲次第。

一 是錄凡詳稟書牘咨札照會告示電報。所有稱謂格式。悉依原本。

一 詳稟督撫院等件。大抵照准者居多。例不重錄。原批間有一二。刊附院批於後者。或與原稟稍有出入。或別有關係之事。可備後來參攷。

一 稟牘。凡紅白稟。皆印發。皆寫事由。惟夾單稟不用印。

浙東籌防錄凡例

一 則不寫事由。亦有夾單仍用印。寫事由者。以其事關機要也。茲錄悉照原本。用存公牘格式。

一 凡一事而並稟督撫院及南北洋大臣者。間有一二不同之句。則於所敘稟中。雙行夾寫。以免另敘。此各衙門辦理公牘通例也。茲錄亦照原本。以存格式。

一 凡並稟之事。其關涉防務者。皆先稟撫院。繼稟督院。及南北洋大臣。則題亦先列督撫院。其關涉洋務者。皆先稟南洋大臣。繼稟北洋及督撫院。則題亦先列南北洋大臣。大抵事有專屬。非意爲先後也。月日則本無甚先後。即相去亦不過一二日。但憑先發者之

月日自足備查。

一辦事之體要稟詳之外莫切於書牘。稟詳所不能盡之意皆以書牘達之。當防務緊急時。撫院手書往返一句之內必有數起。茲就所上撫院書。選存十之三四。而措注之要端皆在其中。移領事數書所以折服教士使之帖然就範。關係非淺。又有數件因與防務相涉。並錄存之。

一電報爲從前所無。今則數千里外。機要之事皆用電傳。儘有憑電籌商。剖決而不復見於公牘者。若但錄公牘而不錄電報。則於事之顛末。挂漏必多。故就常浙東籌防錄凡例

時電報之有關係者。選存十分之一。別爲一卷。

一凡錄凡稟詳咨札照會告示。皆大書年月日於後。書牘則側注於結尾之下。電報則以月日時刻冠於所遞之地之上。均依原式。

一凡稟詳書牘咨移照會。照公牘格式原擡之處。自應悉如其舊。惟尙有應擡字樣。若統作平擡。體例恐致混淆。茲於公牘原擡之處。皆空一格。於應擡字樣。無論單擡雙擡三擡。統作平擡。以歸簡易。而示區別。

一凡打電均用號碼。故遇應擡之字。皆不擡。稱名處亦不側寫。茲錄悉仍其舊。以存電報格式。

一凡電報道府聯名同發者。今悉仍其舊。

一目錄例不注月日。惟書牘一門。上劉中丞書爲較多。故注月日於下。以別先後。電報則以某月日時遞某處爲題。目錄亦依之。

一書以稟咨書牘等九類爲綱。間有無類可入。而關係海防要務者。則緣本書體例而述類及之。附錄於稟咨等件之後。用備後來參攷。

一錄所登一篇有一篇之用。或尙恐原文義蘊未宣。則附識數語以暢其旨。又有一二要端。關係最鉅。而稟咨等九類中無可見者。亦詳記於附識之中。以備將來防海程式。

浙東籌防錄凡例

將來防海程式。

一凡篇後附錄附識之文。尤限於地位。不能不與原錄體例稍有變通。今除譯錄洋文中英條約照原式外。凡有應單擡雙擡三擡字樣。皆空一格。二格三格以誌之。其餘概不空格。

一凡他處來電。例不入錄。然有與原遞之電。互相發明者。特附錄於原電之下。以昭區別。

浙東籌防錄目錄

無錫薛福成叔耘纂輯
江甯李圭小池
山陰陳昉晴峰參訂

無錫楊楷仁山

卷一上

稟牘

稟撫院劉

鎮海釘樁濠備堵口辦理情形由

稟撫院劉

遵飭暗阻海口引水密行辦理情形由

稟撫院劉

夾單

稟北洋大臣

為英國有保護定海書約請轉咨酌奪由

浙東籌防錄目錄

稟撫院劉

飭令甯郡天主教堂遷徙江北岸辦理情形由

稟撫院劉

防備法船冒混進口先後辦理情形由

稟撫院劉

虎蹲山設立暗號並於游山派弁迎詢來船辦理情形由

稟撫院劉

請於鎮海添設電線以捷軍報由

稟撫院劉

夾單

卷一下

稟牘 詳文

稟撫院劉

報赴定海閱勘礮臺防營並請抽調營勇赴定海防守由

再稟撫院劉

夾單

再稟撫院劉

夾單

稟撫院劉

定海法教士業已遷去照錄函件呈請察核由

稟撫院劉

遵飭勘辦梅墟釘樁事宜由

稟南洋大臣兩江督院曾

澄馭兩船在石浦沈沒開探瑞三船應如何進止請飭遵

稟撫院劉

法船在口米船不到請招商運米免收釐稅由

稟北洋大臣

夾單

稟北洋大臣

為在上海禁阻法船領港人給酬銀兩由

稟撫院劉

陳明鎮海敵防後宜添築壘臺並購置礮由

稟撫院劉

勘定鎮海口門築臺添設事宜由

再稟撫院劉

夾單

浙東籌防錄目錄

詳院

法國商民致土暫令不准進口辦理情形由

卷二

書牘

上劉中丞書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上劉中丞書

七月初七日

答英國領事官兼辦法事固威林書

答英國領事官兼辦法事固威林書

上劉中丞書

八月初七日

移英國領事官兼辦法事固威林書

移英國領事官兼辦法事固威林書

上劉中丞書 八月二十三日

上劉中丞書 九月初五日

上閩中堂書

與統領撫標親兵等營楊軍門書

與統領親兵小隊等營錢總領書

答總辦省城防軍支應局唐吳觀察書

移英國領事官固威林書

上劉中丞書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上劉中丞書 二月初十日

上劉中丞書 二月二十日

浙東籌防錄 目錄

三

答伯兄書

上劉中丞書 二月二十八日

卷三

咨 移 札 照會 告示

咨浙江提督軍門歐陽

咨統領援臺兵輪提督銜記名總兵吳

移管帶象石練軍劉副將

移署石浦營都司鄭游擊

札定海廳同知陳

札甯波府 札填海縣

札石浦廳同知黃 札象山縣知縣鄒

照會英國領事官固威林

照會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

照會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

照會英國領事官固威林美國領事官司提文

照會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

照會英國領事官固威林美國領事官兼署德國

領事司提文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

照會英國領事官固威林

照會美國領事官司提文

浙東籌防錄 目錄

四

會同浙江提督歐陽曉諭中外商船以海口釘椿

出入須認旂燈示

勸諭居民各安生業毋得造言煽惑示

繪明各國旂式示

會同浙江提督歐陽禁止兵輪弁勇登岸示

法船臨境勸居民各安生業示

會同浙江提督歐陽招諭法船脅從諸人示

勸募毀沈敵艦明設賞格示

驅逐游勇並嚴禁結黨拜盟示

卷四

電報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三日遞杭垣

七月初十日亥刻遞杭垣

十二日遞總理衙門

十三日遞杭垣

十二月二十六日遞杭垣

除夕遞金陵

同日遞杭垣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夜遞福州

初三日申刻遞金陵

浙東籌防錄 目錄

五

初四日申刻遞杭垣

初六日酉刻遞福州

初七日申刻遞金陵

初八日巳刻遞鎮海

初十日午刻遞金陵

十一日申刻遞天津

十四日巳刻遞鎮海 速

未刻遞鎮海

酉刻遞上海

十五日巳刻遞金陵 急

同刻遞鎮海

遞梅墟

遞鎮海

遞杭垣

申刻遞鎮海 急

同刻遞鎮海 急

戌刻遞福州

亥刻遞鎮海

同刻遞杭垣 甚急

十六日午刻遞杭垣

浙東籌防錄 目錄

六

未刻遞天津

申刻遞鎮海

酉刻遞上海

戌刻遞梅墟

十七日辰刻遞鎮海

未刻遞鎮海

申刻遞杭垣

酉刻遞鎮海

戌刻遞杭垣

亥刻遞杭垣 急

同刻遞福州

十八日午刻遞鎮海 甚急

申刻遞杭垣

戌刻遞鎮海 速

二十日午刻遞上海 速

亥刻遞鎮海

同刻遞杭垣

二十二日巳刻遞杭垣

同刻遞上海

酉刻遞上海 急

浙東籌防錄 目錄

二十三日未刻遞廈門

申刻遞杭垣 速

二十四日午刻遞鎮海

未刻遞杭垣

二十七日午刻遞鎮海

申刻遞鎮海

二十八日未刻遞鎮海

戌刻遞杭垣

亥刻遞鎮海

同刻遞鎮海

七

二十九日巳刻遞鎮海

未刻遞鎮海

亥刻遞天津

三十日巳刻遞鎮海

二月初二日亥刻遞杭垣

初五日亥刻遞杭垣

十二日申刻遞京都

十五日戌刻遞鎮海

二十日戌刻遞杭垣

二十一日戌刻遞鎮海

二十四日申刻遞鎮海

三月初一日申刻遞杭垣

初二日午刻遞杭垣

酉刻遞鎮海

戌刻遞鎮海 急

亥刻遞天津

初六日戌刻遞天津

初十日酉刻遞鎮海

二十九日申刻遞鎮海

三十日午刻遞鎮海

八